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詞臣部 二

詞學 才敏 器識

詞學

自漢氏之後代言潤色之任歸於省闈非夫學窮物表識通治體藻翰英發可以丹青帝載文辭雅奧可以揚導天律亦何能憲章古昔發揮號令使溫純郁

穆有上世之風烈哉乃有練識舊典博通經術鋒氣
宏拔章彩彬蔚典暢情理率循軌度祖述前訓綽有
遺妍約束機務洞臻體要以至藹稱職之譽增時又
之美或屢蒙嘉獎或專以委任布於佳話良以躋敷
魏劉放初爲太祖記室文帝明帝時爲中書令善爲
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諭多放所爲

吳胡綜爲大帝書部與是儀徐詳俱典軍國密事凡
自文帝統事諸文誥策命鄰國書符畧皆綜之所造
也

晉孔演爲中書侍郎于時中興肇建庶事草創演經
學博通又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爵是元明
二帝竝親愛之

范甯爲中書侍郎專掌西省康帝雅好文學而甯明
習五經甚見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

南齊丘靈鞠宋末爲正員外郎兼中書郎時方禪讓
高帝使靈鞠參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郎勅知東
宮手筆靈鞠宋時文名甚盛

王融爲中書郎世祖永明九年幸芳林園禊宴朝臣
詔融爲曲水詩序文藻富麗當世稱之

梁任孝恭爲中書通事舍人勅遣製建陵寺刹下銘

又啓撰高祖集序文竝富麗自是專公家筆翰
朱异爲尚書儀曹郎兼中書通事舍人自周捨卒後
异代掌機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勅書竝兼掌
之

丘遲爲中書郎待詔文德殿武帝著連珠詔群臣繼
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

陳徐陵初仕梁爲吏部郎掌詔誥有陳創業文檄軍
書及禪授詔策皆陵所製而九錫尤美爲一代文宗
亦不以此矜物未嘗詆訶作者其於後進文徒接引
無倦世祖高宗之世國家大手筆皆陵草之

姚察爲中書侍郎歷嘉德宣明二殿及東宮三學士
每有制述多用新奇專志著書白首不倦徐陵名高
一代每見察述作尤所推重嘗謂子儉曰姚學士德
學無前汝可師之也

後魏趙逸爲中書侍郎太武神麌三年三月上巳帝
幸白虎殿命百僚賦詩逸製詩序時稱爲善

崔光本名孝伯歷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甚爲孝
文所知待嘗曰孝伯之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
之文宗也

高闕爲中書侍郎軍國書檄詔令碑頌銘贊百有餘

篇其文亦高允之流世稱二高

北齊魏收初仕後魏爲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
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收後爲散騎嘗侍兼中書
侍郎神武入朝靜帝授以相國固令收爲啓啓成上
王文襄時侍側神武指收曰此人當復爲崔光又季
秋大射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新折簡召長
安文襄壯之顧諸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
彩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使子才子昇時有所短
至於詞氣竝不及之吾有志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
未及收呈草皆已周悉此亦難有又侯景旣陷梁土

鄱陽王範時爲合州刺史文襄勅收以書諭之範得
書仍率部伍西上刺史崔聖念入據其城文襄謂收
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猶恨尺書徵建鄴未效耳廢
帝卽位於晉陽驛召收及中山太守楊休之參政議
吉凶之禮并掌詔詰文宣謚及廟號陵各皆收議也
及孝昭居家宰事命收禁中爲諸詔文積日不出轉
中書監

邢劭字子才爲中書侍郎所作詔文體容麗累遷中
書監文宣幸晉陽路中頻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
露頌尚書附令劭爲之序

崔陵爲侍中歷覽羣書兼有詞藻自中興之後迄於武帝詔誥表檄多陵所爲

荀士遜爲中書舍人以文辭見重累遷中書侍郎號爲稱職

顏之推爲中書舍人帝有取索嘗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誥館中皆受進止所進文章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爲稱職

後周劉祥字休徵爲內史上士高祖北征休徵陪侍帷幄平齊露布卽休徵之文也

隋薛道衡爲內史侍郎上儀同三司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相與交高潁楊素雅相推重聲名籍甚無兢一時

牛弘爲納言上士伐專掌文翰甚有美稱

唐徐齊聃高宗時爲西臺舍人齊聃善於文詞甚爲當時所稱高宗愛其文令侍周王等屬文以職在樞極仍勅間日往來

郭正一爲中書舍人後爲中書侍郎在中書累年明習舊事兼有詞學制勅多其手出當時號爲稱職劉憲字玄度則天時爲鳳閣舍人文詞爲世所稱

李嶠爲鳳閣舍人則天深加禮待朝廷每有大文詞令嶠爲之

崔融爲司理少卿知制誥時張易之兄弟頗招集文學之士融與納言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麟臺少監王紹宗等俱以文才降節事之

賈會開元初爲中書舍人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詞學見知時人稱爲蘇賈

許景先開元中爲中書舍人與齊澣王丘韓休張九齡掌知制誥以文翰見稱中書令張說常稱曰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峯激流斬絕之勢然屬辭豐美得中和之氣亦一時之秀也

席豫爲中書舍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相次掌制誥皆有能名

齊澣爲中書舍人潤色王言皆以古義謨誥爲準的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竝重之

孫逖爲中書舍人逖掌誥八年制勅所出爲時流歎服議者以爲自開元以來蘇頲齊澣蘇晉賈會韓休許景先及逖爲王言之最逖尤苦思文理精練加之謙退不伐人多稱之

韋陟爲吏部郎中張九齡一代詞宗爲中書令引陟

為中書舍人與梁述對掌綸誥時人以為美談
常袞代宗永泰中為中書舍人袞文章俊拔當時推
重與楊炎同掌制誥時稱為常楊

崔元瀚德宗時為禮部員外郎竇參為相舉知制誥
詔令溫雅合於典訓

令狐楚為職方員外知制誥善於牋表制誥每為一
詞纔成眾立傳寫憲宗聞其名召見擢為翰林學士
王仲舒元和中為職方郎中知制誥文思溫雅制誥
即出人皆傳寫

元稹穆宗長慶初為禮部郎中知制誥詞誥所出變
然與古為侔遂盛傳於代繇是極承恩顧稹嘗為長
慶宮詞數十篇京師競相傳唱

柳公權為翰林學士文宗嘗因夏日與學士聯句帝
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從南來

殿閣生微涼時丁亥五學士皆屬繼

臣欽若等曰時
丁居晦袁郁並

為學帝獨諷公權兩句曰辭清不可多得乃令公權

題於殿壁

梁杜曉開平初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居兩制之重
祖述前載甚得王言之體

後唐李琪初仕梁專掌文翰下必稱旨寵遇踰倫是

時琪之名播於海內

趙光逢為禮部郎中歷內外兩制俱有能名轉尚書左丞翰林承旨

周申文炳太祖廣順初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為文典雅有訓誥之風

才敏

仲尼曰我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傳曰敏則有功又曰敏於事蓋敏之時義遠矣故若乃祗率官次躬膺明詔國典有稽緩之禁公家有疊委之命至於奉聞宴陪豫游授簡為文無容宿構於坐立奏煥然成章非英氣積中天機俊發又安能翰動若飛筆不停綴措辭令於俄頃獻嘉頌於行在夫如是則持橐簪筆端神束帶竝集龍鳳之署待詔承明之廷斯謂無曠其職者也若乃不野不史有德有言然後親日月之光潤金玉之度始可以無媿矣

漢枚臯武帝時為郎武帝春秋二十九迺得皇子羣臣喜枚臯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禰祀

禮月令祀於高禰高禰求子之神也武帝晚得太子喜而立此禰祠而令臯作祭祀之文也文詔

所為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初衛皇后立臯奏賦以戒終令慎終臯為賦善於朔也從行至其泉雍河東

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
弋獵射馭狗馬楚鞠刻鏤

楚足楚之也鞠以韋為之中實以物楚蹋為戲樂也

帝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
吳薛綜為尚書僕射大帝勅綜祝祖不得用常文綜
承詔卒造文義信辭粲爛大帝曰復為兩頭

謂更添一頭更

祝之

使滿三也綜復再祝辭令皆新眾咸善

晉鍾會為中書侍郎時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
表再呈輒不可意命松更定以經時松思竭不能改
心存之形於顏色會察其有憂問松松以實答會取
視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下王曰不當爾邪誰所

定也松曰鍾會向亦欲啓之會公見問不敢饗其能

王曰如此可大用可令來會問松王所能松曰博學

明識無所不貫會乃絕賓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見至

二鼓乃出後王獨拊手歎息曰此真王佐林也

南齊劉係宗為中書通事舍人太祖廢蒼梧明日呼

正直舍人虞整醉不能起係宗歡喜奉命太祖曰今

天地重開是卿盡力之日使寫諸處分勅令及四方

書疏使主書七人書吏二十人配之事皆稱旨

梁裴子野掌中書詔誥高祖普通七年王師北伐勅

子野為諭魏文受詔立成高祖以其事體大召尚書

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
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時竝歎服高祖日子野而言
曰其文甚壯俄又勅爲書諭魏相元乂其夜受旨子
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爲也及五鼓勅催令開齋速
上子野徐起操筆昧爽便就奏之高祖深嘉焉自是
凡諸符檄皆令草創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尙華靡之
詞其制作多法古與今文體異時或有詆訶者及末
皆翕然重之或問有爲文速者子野答云人皆成於
手我獨成於心雖有見否之異其於刊改一也俄遷
中書侍郎

朱异普通中爲散騎嘗侍异容貌魁梧能舉正雖出
自諸生甚閑軍國故實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密其
軍旅謀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勅書竝掌典之
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議詳斷填委於前屬辭落
紙覽事下議縱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之間諸事便
了武帝太子捨異異辭文辭學士皆仰高祖精華
任孝恭爲中書通事舍人爲文敏速受詔立成若下
留思每奏高祖輒稱善累賜金帛章封異異嘗飲
蕭介博涉經史善屬文初高祖招延後進二十餘人
置酒賦詩賦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

變目若介染翰便成文不加點高祖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卽席之美也

劉孺爲太子中書舍人孺少好文章性敏速嘗於御坐爲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高祖甚稱賞之

到沆爲太子洗馬通籍文德殿學士省時高祖譙華光殿命羣臣賦詩獨詔沆爲二百字三刻便成沆於坐立奏其文甚美

謝徵爲鴻臚卿時後魏中山王元晷還北高祖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三刻成徵二刻便就其辭甚美高祖稱監焉

謝監爲吏部郎嘗侍高祖坐勅與侍中王暕爲詩答贈其文甚工高祖善之仍使重作復合旨

王規爲黃門侍郎高祖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援筆立奏其文又美高祖嘉焉卽日詔爲侍中

褚翔爲太子舍人宣城王主簿高祖宴羣臣樂遊苑別詔翔與王訓爲五十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高祖異焉卽日轉宣城王文學

陳蔡景歷高祖初爲中書通使舍人掌詔誥景歷屬文不尙雕靡而長於敘事應機敏速爲當世所稱

顏晃文帝天嘉初爲中書舍人掌制誥其表奏詔書下筆立成便得事理而雅有氣質

陰鏗幼聰慧天嘉中爲始興王府中錄事叅軍世祖嘗讌羣臣賦詩徐陵言之於世祖卽日召鏗預讌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世祖甚歎賞之

傅綽爲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綽爲文典麗性又敏速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沉思者亦無以加焉甚爲後王所重

後魏徐紇字武伯少好學有明理頗以文詞見稱靈太后臨朝紇爲中書舍人摠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誥命莫不繇之時有急速令數吏執筆或行或臥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雖無雅裁亦不通情時黃門侍郎太原王遵業琅邪王誦竝稱文學亦不免爲紇秉筆永其指授文筆駁論數十卷多有遺落時或有存於世

高恭之字道穆爲中書舍人元顥逼虎牢道穆勸莊帝北渡循河東下徵大將軍元天穆於滎陽別徵爾朱王赴河內以犄角之臣竊謂萬全之計不過於此帝曰高舍人語是其夜到河內郡北未有城守可依帝命道穆秉燭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近於是四方

知乘與所在

北齊魏收初仕後魏爲主客郎中節閔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爲封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藁草文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黃門郎賈思同侍立深竒之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時年二十六孝武初又詔收攝大職文誥填積事咸稱旨侯景叛入寇梁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收爲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紙文襄善之帝曾遊東山勅收作詔宣揚威德譬諭關西俄頃而花同理宏壯帝對百寮大嗟賞之收自東魏孝靜武定二年已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下筆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溫所不逮也其叅議典禮與邢相將杜弼爲大行臺郎中從武帝破西魏於邛山命爲露布弼手卽書絹曾不起草

盧詢祖有學術文章華靡爲後生之俊舉秀才入京李祖勳嘗宴文士文宣使小黃門勅祖勳母曰茹既破何故無賀表使者佇立待之諸賓皆爲表詢祖俄頃便成後朝廷大遷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於東上車門外爲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辭理可觀

後周呂思禮沙苑之捷命爲露布食頃復成太祖歎其工而且速

隋楊素初仕周爲車騎大將軍武帝命素爲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應聲答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

唐顏師古武德初爲中書舍人專掌機密于時軍國多務奏請填委師古性旣明敏達於從政凡有詔誥皆成其手

岑文本爲中書舍人武德中詔誥及軍國大文皆出於顏師古至是文本所草詔誥或衆務繁湊卽命書僮六七人隨口便寫須臾悉成亦殆盡其妙

張昌齡弱冠以文詞知名舉進士及第翠微宮成詣闕獻頌太宗召見試作息兵詔俄頃而就帝甚悅

楊師道爲侍中時太宗好五言詩見師道所製咸稱善嘗宴近臣謂師道曰卿善篇什工毫翰如聞酣賞之際援筆直疏有如宿構今可試爲之師道拜伏奉詔造次便成畧無點竄仍令再三吟諷舉坐莫不嗟賞

許敬宗爲太子左庶子兼修國史貞觀十九年從太

宗征遼敬宗與高士廉等共知機要及岑文本卒于
行所驛召敬宗令草駐蹕山破賊詔書敬宗立於馬
前俄頃而就詞甚典麗深見嗟賞自是專知制誥
韋承慶爲鳳閣舍人屬文敏捷雖軍國大事下筆輒
成未嘗起草後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中宗神龍初
坐附推張易之弟昌宗失實配流時易之等伏誅承
慶去巾解帶而待罪欲草赦書衆議以爲無如承慶
者乃詔承慶爲之承慶神色不擾援筆而成詞甚典
美當時咸歎服之

劉禕之字希美則天臨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三品時軍國多事所有詔勅獨出禕之構思敏速皆
可立待

王勳長壽中爲太子典膳兼知鳳閣舍人事時壽春
王成器衡陽王成義等五王初出閣同日受冊有司
撰儀注不載冊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臣相顧
失色勳乃召小吏五人各執筆口授分寫一時俱畢
詞理典贍時人歎服之

劉幽求爲朝邑尉夜從玄宗平韋庶人是夜所下詔
勅百餘道皆出於幽求
蘇頲爲中書舍人景龍四年玄宗初定內難屬機事

填委文誥萬計頰在太極殿後手操口對無毫釐差
誤主書韓禮談子陽傳書草詔屢謂頰曰乞明公稍
遲禮等書不及恐手腕將廢中書令李嶠歎曰舍人
思如漏泉嶠所不及也

李白天寶初待詔翰林白與飲徒醉於酒肆玄宗度
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臥於肆矣召入以水
洒面卽令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帝頗嘉之
徐浩肅宗初爲中書舍人時天下事殷詔令多出於
浩浩屬詞贍給又工楷隸肅宗悅其能加兼尚書右

丞

韓臯字仲文父澆檢校左僕射平章事臯爲考工員
外郎丁父艱德宗遣中人就第慰問仍宣令誤澆之
事業臯號泣承命立草數千言德宗嘉之
陸贄爲翰林學士建中四年朱泚謀逆從駕幸奉天
時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徵發指縱千端萬緒一日之
內詔書數百贄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
旣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日吏應答不暇
同舍皆服其能其於議論應對明練理體敷陳剖判
下筆如神當時名流無不推挹
韋處厚穆宗時爲中書舍人侍講學士敬宗嗣位詔

以本官充翰林承旨學士每草詔立就愜會帝旨
 柳公權文宗時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從幸未央宮
 苑中駐輦謂公權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衣物久不及
 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訖公權輦前奉賀上曰單賀未
 了卿可賀我以詩宮人迫其口進公權應聲曰去歲
 雖無戰今春未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月得春衣上悅
 激賞久之
 封敖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構思敏速語近而理勝
 不務奇澁武宗深重之
 陸扆昭宗時為中書舍人文思敏速初無思慮揮翰

如飛文理俱愜同舍服其能天子顧待特異

後唐劉岳昭宗未為殿中侍御史召入翰林為學士

岳為文敏速好詼諧秉筆無滯

李琪初仕梁為翰林學士累遷戶部侍郎翰林承旨

梁祖西抗邠岐北攻潞出師燕趙經畧四方暫無寧

歲而琪以學士居帳中專掌文翰下筆稱旨寵遇踰

倫是時琪之名播於海內

器識

夫天地粹和之氣賢者稟之而生故蘊而為器識發
 而為事業乃有踐禁掖之地居文翰之職沉默以遠

勢謙讓以鎮俗敷陳嘉誥聿沮於羣議罄竭明誠克清於大慙或見事於未兆或形言於必中或應機立斷或守正不回斯皆國家之光生民之秀咸用論次垂諸不朽者也

齊傳昭明帝時爲中書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干預

唐楊綰爲起居舍人知制誥歷司勳員外郎職方郎中掌誥如故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故事舍人年深者謂之閣老公廨雜料歸閣老者五之四綰以爲品秩同列給受宐均悉平分之甚爲時論歸美

崔祐甫爲中書舍人大曆十三年六月隴州汧源縣河西軍都虞侯趙貴莊營田有貓鼠同乳不爲害隴右節度使朱泚籠而獻之代宗遣內常侍吳承倩出示百寮宰臣常袞等及文武百寮蹈舞稱賀祐甫獨不賀曰貓者猛鷲之類本合食鼠貓鼠不相傷是反天性違物理也不宐稱瑞對百寮白于袞袞愕貽久之謂曰國家祥瑞舍人獨執異見聽舍人自奏祐甫將附中使口奏承倩不受乃抗疏曰今日中使吳承倩宣進止以籠盛貓鼠示百寮者臣知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訓作則禮記郊特牲篇曰迎貓

爲其食田鼠也然則猫之食鼠載在祀典以其除害
利人雖微必錄今此猫鼠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其
性乎鼠之爲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
而無禮又曰石鼠石鼠無食我黍其序曰貪而畏人
若大鼠也臣旋觀之雖云動物異於麋鹿麋兔彼皆
以時殺獲爲國家用此之有害亦何愛而曲全之猫
受人養棄職不脩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疆吏不
勤扞敵又接部式具列三瑞無猫不食鼠之文以茲
稱賀臣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洽理平天符海至紛綸
雜沓史不絕書若以劉向五行論此恐須申命憲司
察視貪吏誠諸邊候無失徼巡則猫能致功鼠不爲
害輒塵宸旒伏勝戰越宰臣常袞以爲和同之象上
表陳賀及祐甫疏入帝甚嘉之不復省常袞之表
陸贄德宗時爲翰林學士贄性忠盡旣居近密感人
王重知思有効報故政或有缺巨細必陳繇是顧待
益厚建中四年朱泚謀逆從駕幸奉天贄嘗啓帝曰
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安痛自引咎以感動人
心昔湯武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
不愆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忌臣雖愚陋可
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帝然之故奉

天所下書詔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多贊所爲也

姜公輔爲翰林學士建中四年十月涇師犯闕德宗蒼黃自苑北便門出幸公輔馬前諫曰朱泚嘗爲涇原帥得士心昨以朱滔叛坐奪兵權泚嘗憂憤不得志不如使人捕之使陪鑾駕忽羣兇立之必貽國患臣頃曾奏陛下若不能坦懷待之則必殺之養獸自貽其患悔無所及帝曰已無及矣

李昭初自尚書郎出爲蘇州刺史朞月以中書舍人召還不拜謂宰輔曰省郎拜舍人以知制誥爲次序便繇刺史玷綸闈非敢聞命乃以兵部郎中知制誥

密歲拜舍人受之
崔羣爲翰林學士元和七年惠昭太子薨穆宗時爲遂王憲宗以澧王居長又多內助將建儲貳命羣與澧王作讓表羣上言大凡已合當之而不爲則有陳讓之儀理不合當因何遽有讓表今遂王嫡長所宜正位青宮竟從其奏
韋處厚爲翰林學士敬宗寶歷二年十二月中官劉克明作難是時變起宮闈事生倉卒處厚博通古今雅有體識其夕制置皆處厚詳定旣行無不得禮爲

時所伏時詔命將降未有所定處厚聞難奔赴昌言曰春秋之法大義滅親內惡必書以明逆順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更事恥諱遂奉藩教行焉後唐盧導明宗長興末爲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明年春潞王自鳳翔擁大軍赴關閔帝奔于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宮寺將出迎潞王時軍衆離潰人情奔駭百官移時未有至者導與舍人張昭先至馮道請導草勸進牋導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若勸進之事安可造次且潞王與主上皆太后之子或廢或立當從教令安得不稟母后率爾而行馮道曰事要務實勸進其可已乎導曰今主上蒙塵在外遽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道修睦以忠義見責未審何辭以對不如率羣臣詔宮門取太后進止卽去就善矣道未及對會京地巡檢安從進報曰潞王至矣安得百寮無班卽紛然而去是日潞王未至馮道等止于上陽門外又令導草勸進牋導執之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信罪人矣導之守正也如是

晉李暉初仕後唐天成初爲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在職轉戶部侍郎右丞充承旨時常侍張文寶知貢舉中書奏落進士數人仍請詔翰林學士作一詩一

賦下貢部為舉人格樣學士竇夢徵張礪輩撰格詩
 格賦各一送中書宰相未以為允夢徵等請擇為之
 擇笑而答曰李擇識字有數頃歲因人偶得及第敢
 與後生髦俊為標格假令今却業進士就春官求試
 落第必矣格詩不敢應詔君子多其識大體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詞臣部 三

獻替第一

夫獻可替否弼違箴闕竭慮以盡規犯顏而無隱者
 真邇臣之任也若乃典司命令發揮帝載列位高闈
 備問清宴而能蘊直方之節勵忠藎之誠罄其智慮
 思有云補或削牘為奏極於敷陳或乘間以言冀其

册府元龜

詞臣部

感悟嘉話溢於前籍英風聳乎來裔自非秉彝有守
持正無撓以謬諤爲己任靡循嘿而取容不苟貪於
寵靈期有利於社稷者又孰能批逆鱗之威進苦口
之說哉

唐裴灌爲中書舍人睿宗太極初炎旱寺觀興役灌
上疏曰臣謹按禮經春令曰無聚大衆無起大役不
可以興土工恐妨農事若號令乖度役使不時則人
加疾疫之危國有水旱之變此五行之應也今自春
將夏時雨愆期下人憂心莫知所出陛下雖降哀矜
之旨兩都仍有寺觀之作時旱之應實此之繇近日
已來雨雖不多僅得下種若不勸以農桑恐棄本者
多故書云雖有鎡基不如逢時言在乎時不可失也
今春告期東作方始正是丁壯就工之日而土木方
興臣恐所妨尤多所益尤少耕夫桑妾飢寒之源故
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爲是歲三築
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不時作南門
勞人興役陛下每以萬方爲念睿旨殷勤安國濟人
防深慮遠伏願下明制發德音順天時副人望兩京
公私營造及諸處和市木等竝請且停則蒼生幸甚
若農桑失時戶口流散縱寺觀營構豈假黎元飢寒

之弊哉帝覽而善之

蘇源明爲考功郎中知制誥時肅宗乾元二年十月
詔以十七日幸東京又以殿中監李輔國爲行營兵
馬使以御史大夫賀蘭進明爲中京留守時公卿皆
獻書進帝以制命已行不納源明及給舍等上言諫
曰臣等今月四日及七日上言車駕幸東京不便籲
天而訴稽首而祈竭誠不精留中不下臣等自咎自
毒若惛若狂以爲雨淫孟冬霖積季秋道路且泥甚
不可一也從春大旱方始秋苗田農之間十已耗半
方且歛穫猶未收入先之以清道之役申之以祗頓
之苦水欲澄而撓之人欲靜而勞之甚不可二也臣
等每立廊下竊見旌旗之下盡是餓夫執殳仆于行
門者日見一二市井之中半是餒人或求食死於路
傍者日見四五甚不可三也姦人連牆盜兒接棟磨
礪以須陛下出爾前麾凌于灞上兇人肆于城中御
史大夫必不能幅而禦之甚不可四也臣等伏料之
殷鑒不遠近在天寶十五載季夏爾聖皇巡蜀後大
都內府財貨朝臣富民資產盡在道路之手有乘馬
馱驢入宣政紫宸殿者擾亂如此一至於此是况陛下
復二都有四海日淺錢穀滿蓄不及曩時者必爲利

而行此賊臣作計誘掖給陛下而已詩曰三星在罍
音柳臣不勝嗚咽爲陛下痛之宐速下詔書罷東幸不
然窮隸樂禍已扼腕爾甚不可五也方今犯王畿者
河洛釋騷侮侯服者江湖叛換詩曰中原有菽庶人
采之彼思明康楚元者采菽之庶人也陛下何遽輕
萬乘而媒孽速成之邪甚不可六也自河南北盡爲
盜境淮東江西又見修阻王公已下未給廩祿將士
已來且支日月陛下中官冗食不減往年梨園雜伎
有盛今日陛下未得穆然高枕用此奚爲中官指使
太常正樂外一切放歸仍給長牒勿事侍郎五六年
後隨事進退今聚而仰給甚不可七也司空李光弼
能拔河陽尙書王思禮應下晉原中丞衛伯玉勁卒
接焉耆過析支不日且至大夫王玄志壓巫閭臨幽
都汝州刺史田南金乘闕口過二室揚州長史鄧景
山凌長淮餽梁汴然而狂賊失身蹙于緱氏山北不
敢逾孟津東不敢過鬻子只待反接耳陛下不坐而
受之而欲親征徇一朝之怒甚不可八也王者於天
地神祇第付之有司享之牲幣則已夫何求哉記曰
不祈土地今方士蠢愚巫祝淫瀆妄有閑說甚不可
九也天子順動人皆幸之之謂幸人皆病之之謂不

幸不幸之謂虐臣等見陛下否而弗聽聯伏赤墀之下頓顙流涕而出陛下或容而免之或毀而罪之凡百之臣如昌言于朝有萬之口必錯謗于外甚不可十也臣聞子不諫於父且焉得爲孝乎臣不諫於君又焉得爲忠乎不孝不忠而苟榮冒祿圈牢之物不若也臣等至賤不能委身圈牢之中使樵夫共指而笑之不勝大願願陛下留神玄微養和淡泊天下幸甚帝省表遂不東幸

常袞代宗永泰中爲中書舍人時內侍魚朝恩恃權寵兼領國子監事袞上疏以爲不可時朝廷多事西邊北邊連爲寇盜侵逼袞累上表章陳其利害代宗甚顧遇之

令狐峘爲中書舍人德宗初卽位將厚奉元陵峘上疏諫曰臣聞傳曰近臣盡規禮記曰事君有犯而無隱臣幸遇昌運謬參近列敢竭狂愚庶裨分寸伏惟陛下詳察焉臣嘗讀漢書見劉向抗疏論王者山陵之式良史稱歎萬古芬芳何者聖賢之心勤儉是務必求諸道不作無益故舜葬蒼梧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於畢陌無丘隴之處漢文葬於霸陵因山谷之制禹非不忠也啓非不順也周公非

不友也景帝非不孝也其葬君親皆守微薄至宋文
公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其臣華元樂舉春秋書爲
不臣秦始皇葬於驪山魚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珍
寶之藏不可勝計千載非之故桓魋爲石椁夫子曰
不如速朽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有無張釋之對
孝文曰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是以漢
脩霸陵皆以瓦器不以金銀爲飾繇是觀之有德者
葬逾薄無德者葬逾厚昭然可覩矣陛下自臨御天
下聖政日新進忠去邪減膳節用不珍雲物之瑞不
近鷹犬之娛有司給物悉依元佑利於人也四方底
貢唯供祀事薄於已也故澤州奏慶雲詔曰以時和
爲嘉祥邕州奏金坑詔曰以不貪爲寶恭惟聖慮無
非至理而獨六月一日制度節文云應緣山陵制度
務取優厚當竭帑藏以供費用者此緣仁孝之德切
於聖衷伏以尊親之義貴於合禮陛下每下明詔發
德音皆比蹤唐虞超邁周漢豈取悅凡常之目有違
賢哲之心與失德之君競其奢侈者也臣又伏讀遺
詔曰其喪儀制度務從儉約不得以金銀爲緣飾陛
下恭順先帝動無違者若制度優厚豈顧命之意邪
伏惟陛下遠鑒虞夏周漢之儀深惟夫子釋之之戒

虔奉先旨俯遵禮經爲萬代法天下幸甚今赦書雖頒行諸條猶未出因之奉遺制敷聖理固其時也伏望速詔有司悉從古禮臣聞愚夫之言聖主擇焉况臣忝職史官親述睿德恥同華元樂舉之爲臣也願以禹舜之理紀聖猷也夙夜懇迫不敢不言祇犯聰明實憂罪譴言行身黜雖死猶生詔答曰朕頃議山陵心方迷謬忘遵先旨遂有優厚之文卿聞見該通識達弘遠深知不可切以爲言引古援今依經據理非唯中朕之病兼亦成朕之身今所以令朕免不予之名不遺君親於患者皆卿之力也敢不聞義而從收之桑榆奉以始終期無失墜嗟乎古之遺直何以加卿

姜公輔建中初爲京兆府戶曹叅軍翰林學士特承恩顧才高有器識每對見言事德宗多從之四年涇原兵反帝將出自苑便門公輔俯諫曰朱泚嘗總涇原兵以朱滔故坐奪其兵權常憂憤不得志不如使人捕之陪鑾駕忽羣兇立以爲帥恐必爲後害臣昔嘗陳奏云陛下不能寬懷待之當殺之養猛獸自爲患悔且無及帝卒愕不遑聽且曰已無及矣

陸贄建中初爲祠部員外郎充翰林學士性忠蓋旣

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思有以效報政或有缺巨細必陳四年涇原兵叛從幸奉天其年冬議欲以新歲改元而卜祝之流皆以國家數鍾百六凡事宐有變革以應時數德宗謂贊曰往年羣臣請上尊號聖神文武四字今緣寇難諸事竝宐改更衆欲於朕舊號之中更加兩字其事如何贊奏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鑾輿播越未復宮闈宗祏震驚尙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慙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宐深自懲勵收攬羣心痛自貶損以識靈譴不可近從未議重益美名帝曰卿所奏陳雖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卿更思量贊曰古之人君稱謂或稱皇或稱帝或稱王但一字而已至暴秦乃兼皇帝二字後代因之及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自稱崇其號無補於微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况今時運屯否事屬艱危尤宐恐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符人旣好謙天

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煥發德音引咎降名深
示刻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帝納焉但改興
元年號而已初德宗倉皇出幸府藏委棄凝冽之際
士衆多寒服御之外無尺縑文帛及賊泚解圍諸藩
貢奉繼至乃於奉天行在貯貢物於廊下仍題曰瓊
林大盈二庫名費諫曰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
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
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區分賦稅當委於有司以給經
費貢獻宜歸於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
蕩心侈欲萌禍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
而出豈其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儉約
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典獻不入
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近以寇逆亂常鑿與外幸
旣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厲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
行殿忽覩右廊下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
以何者天衢尙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
息忠勤戰守之効賞賚未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
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缺望或急形謗讟
或配肆謠言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毗
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頌

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捍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
息迨將五旬凍餒夾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
難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欲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
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
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譁
方興軍情稍沮豈不以勇夫常性嗜貨矜功其患難
旣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
吝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豈其效歟
陛下天資英聖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爲銜恩反過
差爲至當促殄遺寇永垂鴻名大聖應機固當不俟
終日帝嘉納之令去其題署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
夫依前充學士先是鳳翔衙將李楚琳乘涇師之亂
殺節度使張鎰歸款朱泚及奉天解圍楚琳遣使貢
奉時方艱阻不獲已命爲鳳翔節度使帝忿其弒逆
心不能容旣至漢中楚琳使來絕不召對贊諫曰楚
琳之罪固不容誅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
師悉在畿內急宜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
駱谷復爲賊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
艱南北便成隔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
中恟恟群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間事

機不容差跌儻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
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病哉帝釋
然開悟乃善待楚琳使優詔安慰其心時帝又欲以
谷口已北從臣賜號曰奉天定難功臣谷口以南隨
扈者曰元從功臣不選朝官內官一例俱賜贄奏曰
破賊扞難武臣之效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員僚但馳
走從行而已恐與介冑奮命之士俱號功臣伏恐武
臣憤惋乃止李晟旣收京城遣中使宣付翰林院具
錄先散失宮人名字令草詔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
以得爲限仍量與資裝送赴行在贄不時奉詔進狀
論之曰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薦鍾陛下思咎懼災裕
人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
憤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壤於絕
岸收版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繇陛下至
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
德不如此自古何嘗有捐棄宮闕失守宗祧繼逆于
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
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瀛百
役疲瘵之毗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聳肩
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

列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爲戒以居上爲危以務理爲憂以復言爲急損之又損尙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尤恐戒懼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爲號蓋是中壺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少翦除元惡曾未浹旬奔賀往來道途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宐先輕者宐後故武王尅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宐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宐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黎蒸優問耆耄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獎忠直宐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宐後不可先也且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旣當離亂之際必爲將士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

尚繁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於何
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
蓋知爲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爲天下固多
藝人何必獨在於此所令撰賜渾瑊詔書未敢順旨
帝遂不降詔但遣使而已自車駕播遷贊奏云方今
詔書宐痛自引過罪已以感動人心昔湯武罪已致
興後代推以爲聖人楚昭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
其國至今稱爲賢君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
下臣雖愚陋爲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
迴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夫
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爲帝之尅復寇難旋
復天邑不唯神武之功瓜牙寘力蓋亦文德廣被腹
心有助焉貞元初李抱真來朝因前賀曰陛下之幸
奉天山南時赦書至山東士卒無不感泣思奮者臣
時見之卽知諸賊不足平也

衛次公貞元末爲左補闕充翰林學士順宗在諒闇
外有王叔文輩操權樹黨無復經制次公與鄭絪同
處內庭多所規正

李吉甫憲宗元和初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時中書
小吏滑渙與知樞密劉光琦暱善頗竊朝權吉甫請

去之及劉闢反憲宗誅討之計未決吉甫密贊其謀兼請廣徵江淮之師繇三峽路入以分蜀寇之力事皆允從繇是甚見親信

李絳元和初爲主客員外郎充翰林學士以孜孜規諫爲已任憲宗初卽位叛臣李錡阻兵于浙右錡旣誅朝廷將輦歸其家私財帛絳上言曰李錡兇狡叛戾僭侈誅求刻剝六州之人積成一道之苦聖恩本以叛亂致討蘇息一方今輦運錢帛播聞四海非所謂式遏亂畧惠綏困窮也伏望天慈竝以賜本道百姓今年租賦則百姓欣戴四海歌詠也帝覽狀嘉之時中官吐突承璀自藩邸承恩寵旣爲神策軍護軍中尉嘗欲於安國佛寺建立聖德碑大興工作且上聞令翰林爲之文加之厚貺絳卽上言曰陛下布惟新之政剗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日望德音今忽立聖德碑以示天下不廣大易稱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執契垂拱勵精求治豈可以文字而盡聖德又安可以碑表而贊皇猷若可敘述是有分限乃反虧損盛德豈謂敷揚至道哉故自堯舜禹湯文武竝無建碑之事至秦始皇荒逸之君煩酷之政然後有之興嶧山之碑揚誅伐之功紀巡幸之跡適足爲百

姓所笑萬代所譏至今爲失道亡國之主豈可擬議於此陛下嗣高祖太宗之業舉貞觀開元之政思理不遑食從諫如順流固可與堯舜禹湯文武方駕而行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經之事而損聖政近者聞巨源請立紀聖德碑嚴勵請立紀聖功碑陛下詳盡事宐皆不允許今忽令立此與前事頗乖此碑旣在安國寺卽不得不敘載遊觀崇飾之事述遊觀且乖理要敘崇飾又匪政經固非哲王所宐行也其碑伏乞聖恩特令寢罷帝覽狀卽時不令建立先是軍中已建碑樓猶延候帝旨不令毀去帝知之令以牛數十拽倒絳又嘗因浴堂北廊奏對違忤帝旨指切時病及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事宐帝怒甚厲聲曰卿所論事何太過耶絳前論不已曰臣所陳豈臣身之利是國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聖德致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顧患禍盡誠奏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與內官素不相識又無嫌隙祇是恐威福大盛上損聖朝臣所以不敢不論爾使臣緘默非社稷之福也帝見其誠切不廻怒色卻散稍慰諭曰卿盡節於朕人所不言者卿悉言

之使朕聞所不聞真忠正誠節之臣也他日南面亦
須如今日絳拜恩而退遽宣宰臣命與改官授中書
舍人依前翰林學士翌日面賜金紫帝親為絳擇良
笏前後朝臣裴武柳公綽白居易等或為姦人所排
陷將加貶黜絳每以密疏申論得獲寬宥及鎮州節
度使王士真死朝廷將用兵討除絳深陳以為未可
絳既盡心規益憲宗每有詢訪多叶事機

崔群元和中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常以謹言正論
聞於時憲宗嘉賞降宣旨云自今後學士進狀並取
崔群連署然後進來群以禁密之司動為故事自爾
學士或惡直醜正則其下學士無繇上言群堅不奉
詔三疏論奏方允時吐突承璀恩寵特異惠昭太子
薨議立儲副承瓘獨排群議屬意澧王欲以威權自
樹賴憲宗明斷不惑及將冊拜太子

即穆宗也 詔群代澧

王作讓表群奏曰凡事已合當而不為則有退讓澧
王非嫡不當立復何讓焉憲宗深納之又魏博節度
使田季安進絹五千疋充助修開業寺群以為事實
無名體尤不可請止絕所進群前後所論率多聽納
白居易元和中為左拾遺充翰林學士時監察御史
元稹謫為江陵府士曹掾翰林學士李絳崔群於憲

宗前抗論稹無罪居易累疏切諫曰臣昨緣元稹左降頻已奏聞臣內察事情外聽衆議元稹左降有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已來舉奏不避權勢祇如奏李公佐等事多是朝廷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報私嫌遂使誣謗之聲上聞天聽臣恐元稹左降已後凡在位者每欲舉職必先以元稹爲誠無人肯爲陛下當官守法無人肯爲陛下嫉惡繩愆內外權貴親黨縱有大過大罪者必相容隱陛下從此無繇得知此其不可者一也昨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雖徇公事稍過當旣從重罰足以懲違况經謝恩旋又左降雖引前事以爲責辭然外議喧喧皆以爲元稹與中使劉士元爭廳因此獲罪至於爭廳事理已具前狀奏陳况聞士元蹋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官承前已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卻先貶官遠近聞知寔損聖德臣恐從今以後中官出使縱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縱有被凌辱毆打者亦以元稹爲戒但吞聲而已陛下從此無繇得聞此其不可者二也臣又訪聞元稹自去年已來舉奏嚴礪在東川日枉法沒入平人資產八十餘家又奏

王綱違法給券令監軍神樞及家口入驛又奏裴玢違勅徵百姓草又奏韓臯改軍將封杖打殺縣令如此之事前後甚多屬朝廷法行恐有懲罰計天下方鎮皆怒元稹守官今貶爲江陵判司卽是送與方鎮從此方便報怨朝廷何繇得知臣伏聞德宗時有崔善貞者告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送與李錡錡掘坑熾火燒殺善貞曾未數年李錡果反至今天下爲之痛心臣恐元稹貶官方鎮有過無人敢言陛下無繇得知不法之事此其不可者三也若無此三不可假如朝廷誤左降一御史蓋是小事臣安敢煩瀆聖聽至于再三誠以所損者深所關者大以此思慮敢不極言疏入不報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進絹爲魏徵子孫贖宅居易諫曰徵是陛下先朝宰相太宗賞賜殿材成其正宅尤與諸家第宅不同子孫典貼其錢不多自可官中爲之收贖而令師道掠美事實非宐憲宗深然之帝又欲加河東王鐔平章事居易諫曰宰相是陛下輔臣非賢良不可當此位鐔誅剝民財以市恩澤不可使四方之人謂陛下得王鐔進奉而與之宰相深無益於聖朝乃止王承宗拒命帝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瓘爲招討使諫官上章者七十人居易面

論詞情切至既而又請罷河北用兵凡數千百言皆人之難言者帝多聽納

李德裕穆宗長慶初爲屯田員外郎充翰林學士時穆宗不持政道多所恩貸戚里諸親邪謀請謁傳道中人之旨與權臣往來德裕上疏曰臣伏見國朝故事駙馬緣係親密竝不合與朝廷要官往來玄宗開元中禁止尤切訪聞近日駙馬等輒至宰相及要官宅此輩無他才可以延接唯是漏洩禁密交通中外羣情所知以爲甚弊其朝官素是雜流則不妨來往若職在清列豈可知聞伏望宣示宰臣其駙馬自今已後有公事任至中書見宰相此外更不得至宰相及臺省要官宅帝欣納焉

詞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臣曹鼎臣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詞臣部

四

獻替第二

唐韋處厚穆宗時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時張平叔

以便佞諛諧他門捷進自京兆尹為鴻臚卿判度支

不數月宣授戶部侍郎平叔以征利中穆宗意欲希

冊府元龜

大任以推鹽舊法爲弊年深欲官自糶鹽可富國彊
兵勸農積貨疏利害十八條詔下其奏令公卿議處
厚抗論不可以平叔條奏不周經慮未盡以爲利者
反害以爲簡者至煩乃取其條目尤不可者發十難
以詰之時平叔傾巧有恩自謂言無不允及處厚條
件駁奏穆宗稱善令示平叔平叔詞屈無以答其事
遂寢處厚以幼主荒怠不親政務既居納誨之地安
有以啓道性靈乃銓擇經義雅言以類相從爲二十
卷謂之六經法言獻之錫以繒帛銀器仍賜金紫以
憲宗實錄未成詔處厚與路隨兼充史館脩撰實錄
未成許二人分日入內仍放常參處厚俄又權兵部
尙書敬宗卽位李逢吉用事素惡李紳乃構成其罪
禍將不測處厚與紳皆以孤進同年進士心頗傷之
乃上疏曰臣竊聞朋黨議論以李紳貶黜尙輕臣受
恩至深職備顧問事關聖德不合不言紳先朝獎用
擢在翰林無過可書無罪可戮今羣黨得志讒嫉大
興詢於人情皆甚歎駭詩云萋兮菲兮成是貝錦彼
譖人者亦已太甚又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自古帝
王未有遠君子近小人而致太平者又古人云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李紳是前朝任吏縱有罪

愆陛下尤宜洗彘滌瑕念舊忘過以成無改之美今
逢吉門下故吏遍滿朝行侵毀加誣何詞不有所貶
如此猶謂太輕蓋曾參有投杼之疑先師有拾塵之
戒伏望陛下斷自聖慮不惑姦邪則天下幸甚建中
之初山東向化只緣宰相朋黨上負朝廷楊炎爲元
載復讎盧杞爲劉晏報怨兵連禍結天下不平伏乞
聖明察臣愚懇帝悟其事紳得減死貶端州司馬處
厚正拜兵部侍郎謝恩於思政殿時昭愍狂恣屢出
改遊每月坐朝不三四日處厚因謝恩從容奏曰臣
有大罪伏乞面首帝曰何也處厚對曰臣前爲諫官
不能先朝死諫縱先聖好畋及色以至不壽臣合當
誅然所以不死諫者亦爲陛下此時在春宮年已十
五今則陛下皇太子始一歲矣臣安得更避死亡之
誅帝深感悟其意又山南東道節度牛元翼家悉爲
鎮州節度王庭湊所害敬宗旣聞元翼一家無辜併
命深歎宰輔之無才致使姦兇久未率化處厚因上
疏曰臣聞汲黯在相淮南不敢謀反干木在魏諸侯
不敢加兵王霸之理皆以一士而止百億之師以一
賢而制千里之難伏以裴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庭
湊克融皆憚其用吐蕃迴鶻悉服其名今若置之巖

廊委其叅決西夷北虜未測中華河北山東必稟廟
筭况幽鎮未靜尤資重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
合而聽之則聖理亂之本非有佗術順人則理違人
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尙
不留驅策此所以馮唐感悟漢文雖有廉頗李牧不
能用也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効
於國無勞則置之散寮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者不
敢不勵將進者不敢苟求陛下存終始之分但不永
棄則君臣之厚也今進皆負四海責望退亦不失六
曹尙書不肖者無因而勸臣與逢吉素無私嫌臣被
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答群議披肝
感激伏地涕流伏乞鑒臣愛君矜臣體國則天下幸
甚初度爲逢吉所排至是復兼相任皆處厚與李程
內以公議贊成寶曆元年四月册尊號禮畢大赦天
下是時幸臣李逢吉與端州司馬李紳不叶所撰赦
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空與量移不言未量移
者蓋欲使紳不霑恩例也處厚上疏曰伏見赦文節
目中新左降官不該恩澤大宥之體有所不弘臣竊
聞物議皆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若如此
則應是近來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事體

至大豈敢不言李紳先朝獎任曾在內庭自經敗官未蒙恩宥古人云人君當記人之功忘人之過管仲拘囚齊桓舉為國相治長繆綬仲尼選為密親有罪宐猶蕩滌無辜豈可終累况鴻名大號冊禮盛儀天地百靈之所鑒臨億兆入紘之所瞻戴恩澤不廣實非所宐臣與逢吉素無讎嫌與李紳且非親黨所論者全大體所陳者存至公伏乞聖恩察臣肝膈儻蒙允許仍望宣付宰臣應近年左降官竝編入赦條令准舊例得量移近處帝覽奏深悟其事乃追赦文令添改繇是紳得移為江州長史

高鉞為翰林學士敬宗初遷中書舍人學士如故謝恩於思政殿因諫帝以求治莫若躬親用示憂勤之旨也帝嘉深納其言

柳公權文宗太和中為中書舍人翰林書詔學士文宗因便殿對六學士語及漢文恭儉帝舉袂曰此澣澣者三矣學士皆贊詠儉德唯公權無言帝留而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良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乃小節耳時周墀同對為之股慄公權詞氣不可奪累遷諫議大夫工部侍郎學士如故開成中嘗入對帝謂之曰近日外議如何公權對曰自郭敗

除授邠寧物議頗有臧否帝曰收是尙父之從子太
皇太后之季父在官無過自金吾大將軍投邠寧小
鎮何事議論耶公權曰以收勳德除鎮攸宜人情議
論者言收進二女入宮致此除拜此事信乎帝曰二
女入宮參太后非獻也公權曰瓜李之嫌何以戶曉
因引王珪諫太宗出廬江王妃故事即令南內使張
日華送二女還收公權忠言裨益皆此類也

韋澳大中中為翰林學士承旨與同僚蕭寘深為宣
宗所遇二人同直無不召見詢訪時事每有邦國刑
政大事中使傳宣草詞澳心欲論諫即曰此一事須
降御札方敢施行遲留至旦必論其可否帝多從之
李蔚為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懿宗咸通十二年
賜安國寺講唱僧重謙僧承澈沉檀木講經唱經座
各一仍設萬人齋蔚以帝造寺捨施不已上疏曰臣
聞孔丘聖者歟言則引周任之言符融賢者也諫必
憑王猛之諫事求師古詞貴達情臣伏覩陛下自纂
帝圖克崇佛事止當脩外未堪得中今歷採本朝名
臣有忠直裨于上者輒思陳敘以補聖明臣聞天后
時曾營大像功踰百萬狄仁傑上疏云夫寶鉸殫于
綴飾環材竭于輪奐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

皆從地出非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則有時用之則無度臣每思惟實所悲痛其如往在江表像法盛典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至二淮沸浪五嶺騰煙列剎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况近年以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必若多費官錢又苦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之此切當之言一也中宗時公主外戚皆奏度僧姚崇奏曰佛不在外求之於心佛圖澄最賢無益於趙羅什多藝不救于秦何充符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但發慈悲行利益事使蒼生安樂卽是佛身此切當之言二也

睿宗爲金仙玉真公主造大觀辛替否諫曰自夏已來淫雨不解穀荒不壟麥爛于場入秋已來亢旱成災苗而不實霜損蟲暴草萊枯黃下人各嗟未知賜賑今陛下愛兩女爲造兩觀燒磚運木載土填沙道路流言皆云計用錢百萬餘貫伏惟陛下聖人也遠無所不知陛下明君也細無所不見旣知且見知倉有幾年之儲庫有幾年之帛知百姓之間可存活乎三邊之士可轉輸乎當今發一卒以禦邊陲遣一兵以衛社稷多無衣食皆帶飢寒賞賜之間迴無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繇斯而乃以百萬貫錢造無用之觀

以賈六合之怨以違萬人之心乎此切當之言三也
又諫造寺曰夫釋教以清淨爲基以慈悲爲主故嘗
體道以濟物不利欲以損人每去已以全真不營身
以害教今三時之月築山穿池損命也殫府虛帑損
人也廣殿長廊營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
物營身則不清淨豈大聖至神之心乎經曰一切有
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臣以爲減瑯琢之費
以賑貧人是有如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
有如天之仁罷營葺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之功
迴不急之祿以購清廉是有唐虞之理陛下緩其所
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疎見在失真實而真虛無重
俗人之所爲而輕天子之功業臣實痛之此切當之
言四也臣觀仁傑天后高宗朝上公也元崇先天開
元中賢哲也替否中宗睿宗時直臣也每覽斯文則
未嘗不廢卷長歎而感慕之臣幸居近侍叨職貳卿
習臆之間雖寡秋毫之智肺腸之內厚涵春露之濡
既自昧讜言又不稽故事覩顏順旨其何以安願迴
日月之明少鑒芻蕘之效帝循省加歎竟未能罷其
事

後唐趙鳳同光中爲翰林學士莊宗命劉皇后拜張

全義爲養父后傳教令草謝全義書鳳以國后無拜人臣爲父之禮乃密上疏陳其失曰臣叨被睿慈獲親密勿在可言之地居掌誥之司其或事異嘗規禮關草創程式先謀於國輔封章然貢於天聰庶顯公忠免貽錯失今月九日中宮傳命令修張全義書題柴行父事之儀有玷君臨之道旣行文翰難決否臧奉行則罔叶國經違命則恐虧臣節遂修記事取則宰臣貴動合於楷模期永垂爲規範以茲奉職庶顯致君臣聞覆萬物者天載萬物者地非聖主無以體乾道非賢后無以法坤儀百代攸同二儀無改伏惟陛下恢張九五統馭玄黃外設明廷內崇陰教言動而華夷知仰弛張而幽顯欽承張全義雖位極於王公而名不離於臣技承陛下曲旨受皇后重儀致紊彝章不防輿議臣又聞纂洪基者真主行直道者忠臣不可務一時之緘藏失久長之體制得不恭陳手疏罄露血誠庶裨益於神聰免隳弛於王度伏乞皇帝陛下俯容狂瞽動畏簡書時開睿敏之懷永守文明之訓使聖后式全其內則元臣可保於今圖永揚日月之光載理乾坤之體臣職叨侍從名忝論司儻避事以不言是偷安而冒寵疏奏帝雖嘉其直誠而

劉后已拜全義追改無及

劉贊爲北部郎中知制誥明宗天成二年八月贊上言曰臣聞信者使民不惑義者使民知禁非信無以彰明德非義無以顯聖猷此乃三代英風百王令則伏惟陛下恭臨寶位虔紹鴻圖握金鏡而炤萬方運璇璣而調四序遐敷至德廣納忠言凡列周行許陳封事雖皆聽覽而尙寡依行縱所依行亦未遵守自此或有益國利人之術除姦去弊之謀可以擇其所長便爲永制仍乞特頒詔令峻立條章豈唯示信義於域中抑亦振威風於海內旣遵法度必致治平又

張文寶爲中書舍人天成二年十一月文寶上言曰

巡符省方唐虞之舊典弔民伐罪湯武之前功陛下親統貔貅盡除梟獍刷盪瑕穢殄息氛埃天威已震於華夷濡澤又沾於幽顯動植蘇秦遐邇歡康所宜旋軫神都凝旒紫禁居中土而表正來萬國以均輸允叶億兆之心共樂雍熙之化
于嶠爲戶部員外郎知制誥天成二年嶠上言請邊上兵士起置營田數趙充國諸葛亮之術庶令且戰且耕望致輕徭三年嶠又上言曰有國有家旣定君臨之位無偏無黨方明王者之心苟少虧於同軌同

文則微損于盡美盡善竊知河朔令錄須俟本道薦揚朝廷就加其命况今萬國諸侯猶請行而貢職豈使一方令長獨端坐以邀官未敢革故之風深缺維新之化覩茲闕政敢貢直言乞宣付中書委於銓管此後竝從常調七月嶠上言曰協和萬邦明主所以安社稷平章百姓哲后所以懷黎民將延七百載之洪基須安億兆衆之黔首臣幸遇聖明之代敢傾愚直之誠伏以朝廷先有指揮今年不更通括苗畝宣從特旨頒作溥恩且屬夏秋已來霜雨頻降在山川高土則必有豐年想藪墨下田非無水沴脫或已作潢汗行潦猶微青苗地頭不唯損邦國風化兼恐傷天地和氣儻或皇帝陛下念茲在直哀彼災祥特於淹浸之田別示優隆之澤重委鄉村父老通括不令州縣節級下鄉如或檢驗不虛卽日蠲減租稅或有司以軍糧未濟兵食是虞卽請却於山川之田豐熟之地或於麻畦稗草蠶鹽地頭據其本分價錢折納諸色斛斛所謂公私俱濟若樂皆均捨其短以從其長將有餘而補不足臣每因急務方敢上言前後所奏十件有司未行一件伏乞陛下念臣苦思察臣盡心或可施行不令停滯

晉程遜初仕後唐爲中書舍人上言以民間機織多有假僞虛費絲縷不堪爲衣請下禁止庶歸朴素後爲翰林學士與學士和凝張厲等上十三事其一前代帝王親觀風俗訊民利病其後不暇親行亦遣使巡行風俗唐朝於十道置採訪使一員請如舊制亦冀民病蘇舒其二天成已來久不括田自水旱累年民戶疾苦不均今歲夏秋或稔於嘗歲請行檢括庶獲均輸其三中原邊上率多閒田可令近下軍都興起屯田舊時銅冶鐵冶亦令軍人興置不費于民其四人君求理欲廣視聽須群臣上言然則人才有短長智略有能否其於聽用之間乞留睿鑒伏恐失人其五朝野官吏人數衆多若不行黜陟之科何以察其能否望准考課令凡中外官歲終較考以行進退其六古人得位相讓所冀不掩賢能得其髦俊請依建中故事群官受命後舉人自代其七治道旣知損益務實去華伏見自中興以來或於邊境權立州縣名目戶口不多虛張吏員枉費祿食其權置名目望一切停省以賑邊軍臣伏見徐宿州管內有泗濱院徐山院市丘院白土務所管人戶共數千家請罷廢名額其戶稅請還州縣其八請止游惰勸農桑減冗

食之員停不急之務其九君上置諫諍之官此期間
過况聞官給諫紙虛佇讜言時政有所不便請諫官
陳論詔書有所依違請給事中封駁其十國朝承平
時諸監鑄錢不輟尚不能給今國家所鑄絕少而市
人銷錢貴賣銅器累行止絕尚未知禁伏乞嚴下條
法其銅除鏡鞍轡帶外不許市賣銅器犯者以贓
論其十一沿邊鎮戍請明斥堠習戰陣謹烽候令夷
狄知懼戰必有功其十二每年給散蠶鹽不敷斤兩
雜之以硝土請給散之時命清強官止絕其十三伏
聞關西河東人民飢饉殍殍者多其城市鄉村積粟
之家望令官司通指姓名俾令出糶以濟飢民中書
門下覆奏程遜等十三事其置採訪使難擇公清之
吏却生僥倖之門問疾苦則未能勞供須則轉費况
刺史廉使自合訪求不勞別置其累年水旱欲與檢
田以均勞逸今年夏苗已多災旱秋稼今未及時請
下三司可否聞奏其屯田治務興造之初所費不少
今國力未辦可俟佗時其受官舉代劉鼎近已上聞
其餘九件竝可施行擇良善爲心腹群官書考併省
州縣止游惰勸耕桑諫官論事給事封奏斷用銅器
邊城習武備差官散蠶鹽均糶以濟飢民等事詔曰

程遜等所陳時務竝關王道兼雜霸圖益國利民無所不至成仁去害悉在其間救時病以良多比忠言之更切封駁詔勅尤可施行餘據事條下所司周張昭遠初仕後唐爲都官員外郎知制誥明宗長興元年昭遠奏古者聖帝明王愛民恤物先要察其利病愍其凶災旣蠲癘以垂旒難家至而戶曉其間疾苦安測細微臣每見諸處奏報今春已來穀價絕賤如聞梁益抱聊生之歎登萊有餓殍之人方當盛明深不宐稱臣必恐下民疾苦埋道未周長吏旣不上聞百姓無繇自訴藏姦積弊威福臨人僻郡遠藩慘舒自我苟無廉問何表雍熙竊觀本朝二十聖之規模三百年之基構事皆師古政在安民一歲不登則命輶軒之使三農或匿則覃蠲賑之恩所以國祚延長生靈推戴上布穆清之化下無愁難之聲詢於舊章其道猶在唯聖主行之臣請依本朝舊事選擇郎官御史清強幹事者每歲分行天下宣問風俗求瘼懲違凡人間疾苦巨細盡許上聞朝廷詳其利害則皇風遠洽貪吏革心庶幾明時盡除弊政疏奏不報

和凝初仕後唐末帝清泰二年爲翰林學士上言當

貞觀之朝則廣開醫學及開元之代則親制方書爰
在明朝宐遵故事方今暄熯在近疫癘是虞言念軍
民宐加軫閱其邊遠戍卒及貧下農人旣難息於苦
辛或偶縈於疾疹地僻旣無藥物家貧難召醫師遂
致疾深多罹物故荷戈執耒皆展力於當年問疾賜
醫宐覃恩於此日其諸處屯戍兵士令太醫署修合
傷寒時氣瘧痢等藥量事給付大軍主掌以給有病
士卒之家百姓亦准醫疾令合和藥物救其貧戶兼
請依本朝州置醫博士令考尋醫方合和藥物以濟
部人其御制廣濟廣利等方書亦請翰林醫官重校
定頒行天下

王易簡仕晉爲中書舍人天福二年易簡進漸治論
曰臣聞天地之道起於漸夫天之高畜雷霆之威雨
露之惠覆於萬物必從漸而生以地之厚負江海之
滋淮濟之潤載於萬物亦從漸而長况人者無天之
功乏地之力勞方寸之心豈可急速而治天下也惟
我后膺圖履運握鏡臨人蘊勤儉之風秉弘厚之德
內無耽翫外絕奢華信任股肱委仗將帥自有仰成
之化固多定亂之功今者所以尙橈聖懷親勞御札
者何直以庫藏稍虛士卒微情使天威之莫震令王

化之未敷此則非臣下之無謀豈君上之有過蓋承
僞延之困弊遇數歲之亂離今國家安靜以圖功不
可躁而取失或欲急徵暴斂則百姓愈逃或以峻法
嚴刑則三軍益叛莫若制治於未亂求安於未危者
也凡止亂危者應上玄則以好生惡殺爲心接諸侯
則以舍垢匿瑕爲念夫如是卽水旱無繇而興干戈
何門而動也考諸政教則禮樂咸在刑賞具存任四
輔提其綱遣百司舉其目必見梯航常貢士馬日精
所謂強其幹而弱其枝深其根而固其蒂於是天地
有清和之氣星辰無謫見之災可以薄賦恤萬民足
以虛懷馭群后或思正名于中夏問罪于殊方人皆
同心兵必戮力寮區既定帝道自隆躋元首爲睿聖
之君列四輔作賢明之相主則社稷無患臣則子孫
永安此則顯漸之功見治之驗矣勅王易簡手演王
言心資帝業當開創之運以遠大而論天不能感變
四時地不能躁成萬物况當革夏盡巳從周化未可
以驟行事只宜於漸治不疾而速其在茲乎所貢論
宜付史館

竇貞固仕晉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天福三年貞固
奏曰臣伏觀先降御札令文武百僚各進封事臣聞

舉善爲明知人則哲聖君在位藪澤莫有於隱淪昭
代用才政理自無於紊亂求賢若渴從諫如流鄭所
以譽子皮魯所以譏文仲爲國之要進賢是先庶遵
理治之風左舉仁人之器臣今欲請降勅命指揮文
武百寮每一司之內共集議商推一士奏薦述其人
有某能某解堪爲某官某職便請朝廷據奏薦任用
若能符薦果爲當才卽請量加獎賞或有乖共舉兼
涉徇私亦請量加殿罰所貴官繇德序位以才昇三
人同行尙聞擇善十日所視必不濫知臣職在論思
位參近侍每謝匪躬之節常慙濡翼之譏將贖貪功

聊陳狂狷勅曰進賢受賞備有前文得士則昌斯爲
急務實貞固名參閏籍職在禁庭貢章疏以傾心請
班行而薦士于可否之際分賞罰之科所貴當人無
或曠職今後宐許文武百寮于縉紳之內草澤之中
知灼然有才器者列名以奏納其章疏記彼姓名否
臧盡達於予懷用捨免私於公議仍付所司

李詳爲中書舍人上疏曰臣聞除舊布新故順天而
設教惟名與器不假人以樹恩所以示寓縣之至公
所以仰朝廷之大柄今則旣逢英主未革前蹤是敢
聊舉一端輕塵四遠酌其損益幸補涓埃伏覩南衙

兩班內庭諸局或有不文不武非舊非勳論伎術則罔有所長語才行則罕聞其異但思月限以冒官常俾五細以在庭使四方而何則有虛華級仍蔭私門忝營更及於子孫祿利徒銷于府庫况今方興戎事久困生民顧無用之官寮具員無闕計有限之財力帑藏正虛若不去留定成耗蠹伏望略加澄汰稍辨幽明則支分或減于殷憂內外庶成于通濟又觀十年已來肆赦頻降諸道職掌一例獎酬藩方不守於規程奏薦罔論其高下僕隸則動逾數百絲綸則皆示特恩所以倉場管鑰之微人曹局簡札之小吏至於伶倫賤類洒掃庸奴初命便假於貴階銀章青綬拜賜遽披於法服牙笏紫袍乃致貴賤不分寵榮濫被雖雷雨作解渥澤恐遺於萬物而衣裳在笥貞規何法於百王此後或有溥恩應諸道職員主兵將校外其衙前職列伏乞明示條章俾循事體節度州只許奏都押衙都虞侯教練使客將孔目官及有朱記大將十人仍取上名友郡則只許薦都押衙都虞侯孔目官其諸色人竝委本道量轉職次則得之者感恩有異受之者與衆稍殊寰區仰天子之尊藩后知王澤之貴名器之重治亂是資伏惟陛下俯迴宸覽

略炤愚衷勿爲小善不行勿謂舊弊難改失之在漸
謀之在初儻或因此留神自可觸類而長宰臣奏李
詳才光鳳閣志奉能圖聰明有作誥之方名器無假
人之理以茲留意爰具上章乃是大綱且非小善旣
叶聖人之教可嘉君子之言所奏節度刺史州衙前
職員等事望賜施行從之
竇儼世宗顯德末爲翰林學士上疏曰臣伏觀御札
應內外臣寮有所見所聞竝許上章議論者臣菲才
寡識備位曠官仰承綸綍之言聊貢芻蕘之說其一
曰伏以設官分職授政任功欲爲政之有倫在命官
之無曠今朝廷多士省寺華資無事有員十乃六七
止於計月待奉計年待遷其中廉幹之人不無愧恥
之意如非歷試何展公才伏請改兩畿諸縣令及外
州府五千戶上至縣令爲縣大夫昇爲從五品下畿
大夫見府尹亦如令之儀其諸州府縣大夫見本部
長官如賓從之禮郎中員外郎起居補闕拾遺侍御
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光祿少卿以下四品太嘗
丞以下五品等竝得衣朱紫爲之滿日當在朝一任
約舊官遷二等自拾遺監察除授迴日卽爲起居侍
御史中行員外郎若前官不是三署卽罷後一年方

得求事如此則士大夫足以陳力賢不肖無以駕肩
各繫否臧明行黜陟利民益國斯實良規其二曰爲
國爲家之方守穀守帛而已二者不出於國而出於
民其道在天其利在地得其理者蕃阜增積失其理
者耗嗇燹勞民之顛蒙宐有勸教伏請於齊民要術
及四時纂要韋氏月錄之中采其關於田蠶園圃之
事集爲一卷下三司彫木版廣印頒下諸州流布民
間疏奏雖不卽行物議躓之

並外傳謬誤

夫履赤墀之塗居青瑣之署掌惟行之令代如絲之
言必須兼資才識精練典故極其思慮以奉攸司乃
有失稽古之意違詳審之理或敘述漏略或高下非
宜旣不切於事機且有辱于綸命四禁之制斯爲重
焉至於黜免亦自述爾

後魏道武天興初姚興侵晉襄陽戍戍將郗恢馳使
乞師於常山王遵遵以聞帝詔御史中丞崔暹與裴
袞爲遵書以答初恢與遵書云賢兄虎步中原帝以
言悖君臣之體勅暹袞亦貶其主號以報之暹袞乃
云貴主帝怒曰汝貶其主答乃稱貴何若賢兄也遂
賜死

孝文時歸國有喪帝遣中書監高閭為書與之不
叙凶事帝謂曰卿為中書監職典文詞所造音書不
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
謝所任閭遂引愆免冠謝罪

唐德宗興元元年杜佑自饒州刺史除嶺南節度使
時帝在山南朝廷故事報政往往遺脫舊嶺南節度
常兼五管經略使佑獨不兼故五管不屬嶺南自佑
始也

貞元三年二月謚大行皇后王后為昭德皇后詔兵
部侍郎李紆為謚冊文既進帝以紆之文謂皇后為
大行皇后非也留中不出復詔翰林學士吳通玄為
之通玄文云咨后王氏議者亦以為非案貞觀中岑
文本撰文德皇后謚冊曰皇后長孫氏斯得之矣

十一年五月以宣武軍節度支度營田汴宋亳穎觀
察留後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李萬榮為宣武軍節
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穎觀
察使依前兼御史大夫又以招義軍節度支度營田
澤潞州大都督府左司馬知府事兼御史大夫王虔
休為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
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澤潞磁邢洛觀察使依前兼御

冊府元龜 卷之五百五十三 謬誤

史大夫以朔方留後李樂為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靈鹽豐受降城定遠城天德軍節度支度營田觀察押蕃落使依前兼御史中丞初詔下萬榮虔休樂等各除本府司馬及內出告身始為長史然後追制改焉
十五年八月贈故四鎮北庭涇原節度使田希鑿陝州大都督希鑿自涇原已改尚書衛尉此贈誤官銜也
本朝文獻皇以舊號曰皇天孫天孫孫孫也
十六年九月贈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郭駿工部尚書駿大曆十四年授左常侍建中二年以憂罷興元元年二月授太常卿同正以至於終今詔書言嘗侍誤也

憲宗元和八年十月戊戌以左神策軍普潤鎮使蘇光榮為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四鎮北庭行軍兼涇原等州觀察使翰林學士司門員外郎韋弘景草制漏敘勳勞是月辛丑詔弘景守本官落職

十二年七月丙辰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裴度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充彰義軍節度由光蔡等州觀察淮西宣慰處置等使其制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令狐楚所草也度以是行兼招撫請改其辭中未翦其類為未

韓其志又以韓弘爲都統請改更張琴瑟爲近輟樞
軸又改頌我台席爲授以成筭憲宗皆從之乃罷楚
學士

十二月詔刑部侍郎韓愈撰平淮西碑文旣成而淮
西節度使李愬姻聯戚里其妻上言愈敘愬之功不
平後有詔刊磨愈文別命段文昌撰述

梁太祖開平三年四月翰林學士鄭珏盧文度以書
詔漏略王言罰兩月俸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十一月壬申詔太宗朝左僕射
李靖可册贈太保鄭州僕射陂可改爲太保陂時議
者以僕射陂者後魏孝文帝賜僕射李冲故因以爲
名及是命之降以爲李靖蓋誤也

四年八月太子太傅李琪奉命撰故青州節度使霍
彥威神道碑初琪仕梁至平章事而私懷感遇之意
舊之工碑版者奉勅撰碑皆始敘君上獎功之道承
詔撰述之旨每於立意皆稱臣彥威仕梁位至方面
及茲敘其揚歷必須指名幾任是僞幾任是朝命琪
不欲指斥僞梁所撰碑文自初不稱臣中書覆奏云
李琪所撰霍彥威神道碑文旣不分真僞是混功名
望令改撰從之

稽緩

夫居代言之職處備問之地文有工拙性分利鈍或持橐而從遊或簪筆而赴召乃有思靡流通情惟底滯含毫而若失授簡而後成不能厝詞或懼奏免布之朝聽徒負醜顏如其吐詞雖妍移晷乃就是謂晚成可以塞責斯則庶幾矣

漢司馬相如武帝時與枚臯俱為郎從行至甘泉音行

下孟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

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楚鞞刻鏤楚千六切足楚之

鞞巨六切以幸為之中帝有所感輒使賦之臯為又

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者少而善於臯

魏和道高貴鄉公時為侍中甘露二年幸辟雍會命

羣臣賦詩道與尚書陳騫等作稽留有司奏免官詔

曰吾以闇昧愛好文雅廣延文賦以知得失乃爾紛

紘良用惻然其原道等

宋謝靈運文帝時為侍中與顏延之俱以詞彩齊名

而遲速懸絕帝嘗勅各擬樂府比上篇延之受詔輒

成靈運久之乃就

梁張率高祖時為司徒掾直文德待詔省侍宴壽光

殿帝詔羣臣賦詩率與太子中舍人劉儒竝醉未及成帝取儒手板戲題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儒維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廻

北齊李愔爲中書郎文宣在宴席口勅以魏收爲中書監命愔於樹下造詔愔以收一代盛才難於率爾久而未訖比成帝已醉醒遂不重言愔仍不奏事竟寢

隋薛道衡爲內史侍郎每至構文必隱空齋踴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

唐陸餘慶則天時爲中書舍人常引入草詔餘慶惶感至晚竟不能厝一詞責授左司郎中

李建穆宗長慶元年除兵部郎中知制誥自以草詔思遲不願當其任旋改京兆少尹

後唐崔沂初仕唐昭宗時累遷員外郎知制誥性抗厲守道而文藻非優嘗與同舍顏蕘錢珣俱秉筆見蕘珣贍速草制數十無妨談笑而沂自愧翌日謁國相訴曰沂疎淺不足以供詞翰之職相輔然之移爲諫議大夫

封舜卿唐末爲禮部侍郎知貢舉梁開平中與門生鄭致雍同受命入翰林爲學士致雍有俊才舜卿雖

有文辭才思拙澁及試五題不勝困弊因託致雍秉筆當時譏者以為座主辱門生

周劉溫叟初仕晉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北虜犯關溫叟恐備其行與承旨張允上章求免所職及漢祖至汴宮久而來見執政援引欲置於兩制溫叟堅求散秩言稍詆訐蓋溫叟在翰苑日遇詞目繁委常難其才之不迫有退倦之志遂除駕部郎中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 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 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參閱

知 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國史部

總序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書法不隱所以慎言行示勸戒也自伏羲始造書契神農之世民風尚樸官設未備黃軒之臣曰倉頡取象鳥跡以作文字記諸言行竹冊而藏之史官之作蓋自此始

一云黃帝得圖書於

河洛史皇倉頡狀焉又夏商皆有太史古之太史雖以著述為宗云沮誦倉頡為左右史而兼掌曆象夏太史終吉當桀之暴知其將亡乃執其圖法奔於商商太史高勢知紂之亂載其圖法奔

周于周監二代竝建眾職春官宗伯之屬有太史掌建

邦之六典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掌邦國之志

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內史掌王之八柄之法以

詔王治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

人下士十有六人外史掌書外令四方之志及三皇

五帝之書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皆有

府史胥徒之屬文武之時有史佚穆王有內史作穆陽一云老子為柱下史惠王有諸侯亦各有國史

齊有內史過襄王有內史叔興父

南史子余史囂晉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亦以其圖法歸周又有太史趙太史董狐史墨史蘇衛有史華

龍滑魯有太史克左丘明楚有左史倚相及史老秦穆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魯又有外史鄭有太史

而無名者而晉大夫趙鞅亦有書過之臣乃陪臣之僭也戰國之世咸有史官秦趙

會澠池各命侍史書事齊田文每對賓客令紀於屏風皆其事也秦并天下有太史

令御史之名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章御史張蒼掌柱下方書之類是也漢武帝

始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馬談為之天下文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談卒

子遷宣帝改為太史令行太史公文書其修撰之職

以官領之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又有禁中起居注注宮中起居

之王莽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旁記其言行此又起居之職也漢

氏中興圖籍多在東觀故使名儒著作其中有其名

而尚未有官明帝時班固傳毅為蘭臺令史與雒陽令陳宗等四人著作東觀皆他官兼著作之名終漢之世又有起居注馬皇后撰禁中起居之類是魏明

帝太和中詔置著作郎一人佐郎一人並隸中書省衛覬以侍中充著作是也其後增佐郎為三人中

專掌國史亦有他官兼領書著作郎專修國史而起居注無聞焉吳蜀分據亦各有史職蜀有王崇補東觀吳有左國史薛瑩右國史華覈太史令丁孚韋曜等參撰國書

晉因魏制而中書著作郎雖掌史注亦為兼官著作郎俗謂之大著作荀勗以中書監孫盛以秘書監孫綽以散騎常侍並領著作惠帝元康二年

改中書著作為秘書著作專掌史任隸秘書省後雖署而所隸如故佐郎八人秘書監自哀帝興寧二年省四人

孝武康寧元年復置八人晉制佐著作郎始到必撰名臣入傳僭偽諸國亦有史職前趙劉聰有左國史撰其國君臣紀傳前涼張駿亦令史臣撰國書於東苑後

蜀西涼紀事委之門下南涼置國紀祭酒使撰錄時事自餘僞主多置著作官前趙和苞後燕董統之類是也

宋因晉制改佐著作郎為著作佐郎掌國史兼集起居注宋室初建以未有名臣可作傳其制遂廢齊太祖建元二年初置

史官歷梁陳國史起居之任多以他官兼領齊以散騎常侍檀超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侍中王思遠掌起居注梁周捨為尚書吏部郎掌國史裴子野為著作郎仍

兼掌國史及起居注之名自齊梁至陳佐郎多為令僕子起家之選史職率以他官領之後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會則在御左右記錄帝言及賓客訓答後又別置修起居注二人以他官領之而隸

於集書省北齊別置起居省後周六官之建春官府
置外史掌王言及作動之事以為國誌即起居之職

也又有著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即佐郎之在皆掌
綴國錄起居著作之任自此分矣而著作不參史氏

隋復置著作郎一人佐郎八人隸秘書省掌國史集

注起居場帝置起居舍人二員隸內史省以古有內史外史今

著作如外史遂置起居官以掌其內焉唐高祖武德初因舊制史官隸

秘書省著作局置郎二人佐郎四人太宗貞觀初省

起居舍人改置起居郎二人隸門下省省中每日仗退後帝與幸

臣參議政事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三年別置史館於禁中專掌國

史以他官兼領卑品有才亦以直館命宰臣監修隸

門下省著作局始罷領史職是年又於中書置秘書

內省以脩五代史高宗顯慶二年置起居舍人二員

隸中書省分掌左右龍朔二年改郎為左史舍人為

右史咸亨元年復舊武后天授二年又為左右史長

壽二年始修時政紀自永徽以後左右史唯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聞是年

宰相姚璈上言以為帝王謨訓不可遂無紀述若不

宣自宰相史官疎遠無得而書之遂請仗下後所言

軍國政要宰相一人神龍初復以左右史為起居郎舍人

人每皇帝御殿對立於殿下左郎右舍人有命臨陛聽退而書之以為起居注凡册命啓奏封拜薨免

悉載之以明皇開元二十五年移史館於中書省北

以其地切樞密記事附近也憲宗元和四年令登朝
官入館者竝為修撰不過三員官高者一人為判官非登朝者

竝為直館其宰相常以一人監修國史亦有只監修

國史

景龍中以侍中紀處訥中書令楊再思兵部侍郎宋楚客中書侍郎蕭志忠竝修國史頓置四

人代宗朝宰相元載憲宗朝宰相齊抗竝兼修國史史官受任于外亦或兼領

史職就治所修撰及有許在家修史者

開元入年以并州大都督

府長史燕國公張說兼修國史齋史本就并州隨軍修撰其後詔說致仕在家修史吳兢遷荊州司馬令

就治所修唐書沈傳師湖南觀察使齋憲宗實錄就領修撰五代官局因循無改

原夫史氏之職肇於上世所以記人君之言動載邦

國之美惡著為典式垂之來裔申褒貶之微旨為懲

勸之大法故其司筆削之任慎良直之選歷代審官

莫斯為重今之所紀者凡推擇簡任之尤異討論撰

述之始末家世職業之嗣掌揚摧讐對之裁議冲識

方正以無忒恩遇寵待而隆厚咸用標次以彰厥善

其有疎畧差戾受嗤於作者構虛失實有紊乎書法

乃至以鄙淺之識貽叨據之誦亦用參紀申儆于後

其有注錄之部次譜籍之名學方志之辨析世績之

敷述皆司籍之事資博聞之益咸用綴緝以成倫要

凡國史部十有三門

選任

公正

恩獎

選任

自軒轅之世卽置史官蒼頡沮誦實居其職爾後夏終商摯周任佚籀秦胡毋氏漢司馬遷皆司記事之任竝有良史之目逮于後漢乃命鴻碩入直東觀撰述國史謂之著作歷代而下其選彌重或以文學爲時主之稱或以才識因名臣之薦至有成書於外郡終老於册府其所寄任亦可知也然則胡母而上不聞司馬父子是謂私作今之論著以班固爲之首

後漢班固明帝時爲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冀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紀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

劉珍安帝時爲謁者僕射永寧元年詔珍與校書劉駒駮作建武以來名臣傳

李尤爲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

劉駒駮臨邑侯復子也駒駮及從兄平望侯毅竝有才學永寧中鄧太后召毅及駒駮入東觀與謁者僕射劉珍著中興以下名臣烈士傳

張衡字平子南陽人少善屬文安帝雅聞衡善術學

選任

自軒轅之世卽置史官蒼頡沮誦實居其職爾後夏終商摯周任佚籀秦胡毋氏漢司馬遷皆司記事之任竝有良史之目逮于後漢乃命鴻碩入直東觀撰述國史謂之著作歷代而下其選彌重或以文學爲時主之稱或以才識因名臣之薦至有成書於外郡終老於冊府其所寄任亦可知也然則胡母而上不聞司馬父子是謂私作今之論著以班固爲之首後漢班固明帝時爲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冀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紀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劉珍安帝時爲謁者僕射永寧元年詔珍與校書劉駒駘作建武以來名臣傳

李尤爲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

劉駒駘臨邑侯復子也駒駘及從兄平望侯毅竝有才學永寧中鄧太后召毅及駒駘入東觀與謁者僕射劉珍著中興以下名臣烈士傳

張衡字平子南陽人少善屬文安帝雅聞衡善術學

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為太史令順帝初再轉復為太史令自去史職五載復還先是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駒駘等著作東觀撰著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病卒

馬融桓帝時為南郡太守免官復拜議郎在東觀著述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以文學知名桓帝時為臨潁侯相徵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

伏無忌為侍中屯騎校尉元嘉中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

崔寔為大將軍梁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

延篤傳又載篤為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

楊彪靈帝嘉平中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與馬日磾盧植蔡邕等著作東觀

荀悅為黃門侍郎獻帝好典籍嘗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

吳章曜為黃門侍郎廢帝即位諸葛恪輔政表曜為太史令撰吳書

華覈為左國史後主時覈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

立史官敘錄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下孚郎中項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負恩蹈罪瑩出爲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才劣適可爲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襲孚峻之跡懼墜大皇帝之元功損當時之盛美瑩涉學旣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爲冠首今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悽悽爲國惜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填溝壑無所復恨後主遂召瑩還爲左國史

晉傅玄魏末爲郎中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

華嶠惠帝元康初爲尚書後以嶠博聞多識屬書典實有良史之志轉秘書監中書散騎著作及治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統之華暢嶠少子也嶠漢書十典未成秘書監繆徵奏暢爲著作佐郎卒成十典

虞預爲著作郎除散騎嘗侍仍領著作著晉書四十

餘卷

于寶爲著作郎時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遵上疏曰夫帝王之迹莫不秘書著爲令典垂之無窮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禪于魏至德大勳等蹤上聖而紀傳不存於王府德音未被乎管絃陛下聖明當中興之盛宐建立國史撰集帝紀上敷祖宗之烈下紀佐命之勳務以實錄爲後代之準厭率土之望悅人神之心斯誠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基也宐備史官勅佐著作郎于寶等漸就撰集元帝納焉寶於是始領國史

王隱字處叔陳郡人建興中過江太興初元帝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百史

朱鳳晉陵人吳震吳人單族有史才秘書監華譚薦二人擢補著作佐郎竝皆稱職

謝沉除尚書度支郎何充庾冰竝稱沉有史才遷著作郎撰晉書三十餘卷

徐廣東莞人孝武時爲員外散騎嘗侍領著作尚書奏曰左史述言右官書事秉志顯於晉鄭春秋著乎魯文自聖代有造中興記者道風帝典煥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三朝玄風聖迹儵爲疇古臣等參詳

刑房元龜 選任

卷之五百五十四

宏勅著作郎徐廣撰成國史於是勅廣撰集焉遷驍騎將軍領徐州大中正轉正員嘗侍大司農仍領著作如故勒成晉紀上之因乞解史任不許
宋王韶之琅邪臨沂人私撰晉陽秋成時人謂之空居史職卽除著作郎使續後事

裴松之爲尚書部郎仁威記室參軍出爲諸暨令元嘉中受詔續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

何承天元嘉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國史

荀伯子少好學博覽經傳爲員外散騎侍郎著作郎

徐廣重其才學舉伯子及王韶之並爲佐郎助撰晉

史

南齊丘巨源少舉丹陽郡孝廉爲宋武所知大明五年勅助徐爰撰國史

檀超爲散騎嘗侍司徒右長史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

王思遠高宗時爲侍中掌優策及起居注

梁任孝恭以外祖丘它與高祖有舊高祖聞其有才學召入西省撰史

裴子野撰宋畧成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於高祖以爲著作郎掌國史及起居注除通直正員外郎著作如

故勅使撰方國使圖

周興嗣天監中爲員外散騎侍郎佐撰國史十二年遷給事中撰史如故

劉沓天監初爲太學博士佐周捨撰國史至大通初爲東宮通事舍人勅代裴子野知著作郎

陸雲公爲尚書儀曹郎頃之卽入直壽光省以本官知著作郎事俄除著作郎累遷中書黃門郎竝掌著作

沈峻爲五經博士時中書舍人賀琛奉勅撰梁史乃

啓峻及孔子祛補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入兼中書通事舍人

後魏鄧穎爲中書侍郎太武詔太嘗崔浩集諸文學撰述國書穎與浩弟覽等俱參著作事

崔浩爲光祿大夫太武詔浩曰昔皇祚之興世隆北土積德累仁多歷年載澤流蒼生義聞四海我太祖道武皇帝協順天人以征不服應期撥亂奄有區夏太宗承統光隆前緒釐正刑典大業維新然荒域之外猶未賓服此祖宗之遺志而貽功于後也朕以眇年獲奉宗廟戰戰兢兢如臨深谷故卽位之初不遑寧處揚威朔裔掃定赫連逮于神麇始命史職注集

前功以成一代之典自爾以來戎旗仍舉秦隴尅定徐兗無塵平遁寇於龍川討孽豎於涼域豈朕一人獲濟於此賴宗廟之靈群公卿士宣力之効也而史闕其職篇籍不著每懼斯事之墜焉公德冠朝列言爲世範小大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留臺綜理史務述成此書務從實錄浩於是監秘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衷潤色浩所摠焉

高允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以本官領著作郎陰仲達武威姑臧人少以文學知名司徒崔浩啓仲達與段承根云二人俱涼土才華同修國史除秘書著作郎

段承根好學機辯有文思而性疎薄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以爲才堪著述言之太武請爲著作郎引以同事

高讜爲游擊將軍與崔浩共參著作遷中書侍郎程駿爲著作郎獻文皇帝中除密郡太守尚書李敷奏曰夫君之使臣必須終効駿實史才方申直筆千里之任十室可有請留之數載以成前籍後授方伯愚以爲允書奏從之

李輔字伯尙少有重名孝文每云此李氏之千里駒
勅撰太宗起居注尋遷秘書丞

韓顯宗爲著作郎孝文曾謂顯宗及程靈虬曰著作
之任國言是司卿等之才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
所聞若取之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遼闊若求當代文
學之能卿等應推崔孝伯

袁翻少以才學擅美一時宣武景明初李彪在東觀
翻爲徐紇所薦彪引兼著作佐郎以參史事
游雅字伯度爲東雍州刺史徵爲秘書監委以國史
之任

崔光本名孝信字長仁爲著作郎與秘書丞李彪參
撰國書宣武初爲侍郎初光與李彪共撰國書太和
之末彪改著作專以史事任光彪尋以罪廢宣武居
諒闇彪上表求成魏書詔許之彪遂以白衣於秘書
省著述光雖領史官以彪意在專功表解侍中著作
以讓彪宣武不許

李彪字道固爲秘書丞分領著作事

于忠爲衛尉卿詔與吏部尙書元暉度支尙書元康
河南尹元萇等推定歷代姓族

李琰之爲彭城王勰行臺參軍尋爲侍中李彪啓著

作郎修國史累轉黃門郎修國史

房景先爲員外郎侍中穆紹啓景先撰世宗起居注陽休之莊宗時爲輕車將軍李神雋監起居注休之與河東裴伯茂范陽盧元明河間邢子明等俱入撰次後爲太保長孫稚府屬尋勅與魏收李同軌等修國史

北齊杜臺卿字少山文筆尤工見稱當世以中書黃門侍郎兼大著作修國史

魏收字伯起後魏節閔時爲散騎侍郎尋勅典起居注并修國史後爲神武府屬崔暹言於文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載非收不可文襄啓收兼散騎常侍修國史武定二年除正當侍領兼中書侍郎仍修史神武謂收曰卿勿見陳元康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爲勤勞我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尋加兼著作郎天祐元年除中書令兼著作郎二年詔撰魏史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署名而已帝勅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

孫搴字彥舉少厲志勤學爲國子助教太保崔光引修國史

權會文義該洽兼明風角玄象被尚書符追著作修國史監知太史局事

後周柳虬為秘書丞時秘書雖領著作不參史事自虬為丞始令監掌焉

隋姚察仕陳累遷戎昭將軍知撰梁史事後主纂業勅兼東宮通事舍人將軍知撰史如故高祖開皇九年詔授秘書丞別勅成梁陳二代史

薛德音道衡之從子有雋才起家為游騎尉佐魏澹修魏史成遷著作郎

劉炫河間人少以聰敏見稱為郡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奉勅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

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為內史侍郎李元操所奉帝怒遣使收其書覽而悅之於是起為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

劉焯以儒學知名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

潘徽為晉王楊州博士煬帝嗣位詔徽與著作佐郎陸從典太常博士褚亮歐陽詢等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

唐蕭瑀為中書令武德五年十二月詔曰司典序言史官記事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

冊

勸善多識前古貽鑒將來伏羲以降周秦斯及兩漢相傳三國竝命迄于晉宋載籍備焉自有魏南徙乘機撫運周隋禪代歷世相仍梁氏稱邦跨據淮海齊遷龜鼎陳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縣歷歲祀各殊徽號刪定禮儀至於發跡開基受終告代嘉謀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績無乏於時然簡牘未編紀傳咸闕炎涼已積謠俗遷訛餘烈遺風泯焉將墜朕握圖馭宇長世字民方立典謨永垂憲則顧彼湮落用深軫悼有懷揆次實資良直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可修魏史侍中陳叔達秘書丞令狐德棻太史庾儉可修周史兼中書令封德彝中書舍人顏師古可修隋史大理卿崔善爲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可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孫前秘書監魏徵可修齊史秘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秦王文學姚思廉可修陳史務加詳覈博採舊文義在不刊書法無隱

房玄齡爲司空貞觀二十年詔宐令修國史所更換晉書詮次舊文裁成義類俾夫湮落之誥咸使發明其有所須可依修五代史故事若少學士亦量追取於是房玄齡與中書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許敬宗

掌其事又召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
守主客郎中盧承基太史令李淳風太子舍人李義
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主客員外郎崔行功刑部
員外郎辛亥馭著作佐郎劉喬之光祿主簿楊仁卿
御史主簿李延壽校書郎張文恭竝當時屬文士分
功撰錄

許敬宗爲中書令敬宗先受詔與中書侍郎許圜師
太史令李淳風著作佐郎楊仁卿著作郎顧喬等撰
貞觀二十三年已後至顯慶三年實錄顯慶四年二
月撰成二十卷

劉仁軌爲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咸亨四年三月
詔仁軌與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敬玄中書
侍郎郝處俊黃門侍郎高如周等竝修國史仁軌等
於是引左史李仁實專掌其事

武三思爲特進則天長安三年正月勅宐令三思與
納言李嶠正諫大夫朱敬則司農少卿徐彥伯鳳閣
舍人魏知古崔融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直史
館吳兢修唐史採四方之志成一家之言長懸楷則
以貽勸誡

魏元忠爲中書令神龍元年十二月制左散騎嘗侍

靜德郡王武三思與元忠及禮部尚書祝欽明及史官太嘗少卿徐彥伯秘書少監柳冲國子司業崔融中書舍人岑羲徐堅等修則天實錄之官吳兢所撰吳兢勵志強學博通經史魏元忠朱敬則居相輔薦兢有史才堪居近侍因令直史館修國史累遷右補闕與韋承慶崔融劉子玄撰則天實錄三思與張說爲并州大都督府長史開元八年詔曰肇有書契是興簡冊所以彰平得失示以懲勸非夫詳而有體辨而不華合陽秋之蘊摠墳誥之贖豈能光我司典崇其立言右羽林軍將軍攝御史大夫權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持節天平軍節度大使燕國公張說多識前志學于舊史文成微婉詞潤金石諒可以昭振風雅光揚軌訓可兼修國史仍齋史本就并州修撰

柳芳肅宗朝爲史官與同職韋述受詔添修吳兢所撰國史未竟而亡

于休烈爲工部侍郎修國史宰臣李揆嫉之改爲國子祭酒休烈性本淳謹怡然自適代宗卽位甄別名品宰臣元載稱之乃拜右散騎常侍依前兼修國史令狐暉博貫群書有口辯楊綰爲禮部侍郎修史引

入史館自華原尉拜拾遺累遷禮部侍郎貶衡州別駕貞元初李泌爲相名拜右庶子史館修撰又貶吉州別駕監修國史奏峘所換代宗實錄一分請於貶所畢功

張薦字孝舉少精史傳大曆中浙西觀察使李涵表薦其才可掌史任乃詔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旣至關下以母老疾不拜命母喪闋禮部侍郎于劬舉前事以聞召充史館修撰兼陽翟尉累遷工部侍郎卒薦聰明強記無不通貫自始命至嘗兼史館修撰在史館二十餘年

蔣乂初名武貞元九年自前河南府王屋縣尉爲右拾遺史館修撰德宗重難其職制未下前召見於延英殿方命官元和四年爲秘書少監兼史館修撰奉詔與獨孤郁韋處厚同修德宗實錄

路隨爲翰林侍講學士諫議大夫韋處厚爲中書舍人長慶二年十月勅隨處厚嘗在史館才行可稱伏以憲宗實錄未修灼資論撰空兼充史館修撰仍分日入史館修實錄未畢之間且許不入內署仍放朝參

沈傅師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史館修撰預修憲宗

實錄長慶三年出爲湖南觀察使中書侍郎平章事
監修國史杜元穎奏臣自去年奉詔命各據見在史
官分修憲宗實錄今緣沈傅師改官若更求人選擇
非易其沈傅師當分雖搜羅未周條目絕綱已粗有
緒竊以班固居鄉里而繼成漢書陳壽處私家而專
精國志玄宗國史張說在本鎮兼修代宗編年令狐
暉自外郡奏上遠考前代近參本朝皆可明徵實有
成例其沈傅師一分伏望勅就湖南修畢先送史館
與諸史官參詳然後聞奏庶使官業責成有終始之
効傳聞摭實無同異之差制可

蔣係乂子也太和二年爲右拾遺史館修撰與同職
沈傅師鄭瀚陳夷行李漢等奉詔撰憲宗實錄四年
書成奏御轉尙書工部員外郎遷本司郎中皆兼史
職

宇文籍以咸陽尉直史館與韓愈同成順宗實錄遷
監察御史後又爲駕部員外郎史職與韋處厚路隨
沈傅師同修憲宗實錄

王彥威爲諫議大夫太和六年二月以彥威及戶部
郎中楊漢公祠部員外郎蘇滌右補闕裴休並以本

官充史館修撰

故事史官不過三員少或止於兩
員至是四人竝命時論深以爲非

李讓夷爲諫議大夫開成元年四月以讓夷竝權知起居舍人事先是宰臣於閣內奏起居舍人李襄有痼疾請替帝曰朕聞褚遂良爲諫議大夫嘗兼此官卿可盡言今諫議大夫姓名宰臣李石遂奏李讓夷馮定孫簡蕭叔帝曰讓夷可也

孟穆爲戶部郎中大中八年七月監修鄭郎奏當館修撰直館共四員准故事以通籍者爲直館伏以修史重事合選廷臣秩序或卑筆削不稱其直館伏請停廢更添修撰二員從之其舊直館萬年尉張範涇陽尉李節勒守本官以穆及駕部員外郎李渙竝充修撰通舊爲四員分修四季之事

蔣偕有史才爲補闕史館修撰咸通中與同職盧耽牛藜等受詔修文宗實錄

柳玘爲吏部侍郎昭宗大順中宰相監修國史杜讓能以宣宗懿宗僖宗三朝實錄未修乃奏玘及右補闕裴廷裕左拾遺孫泰駕部員外郎李商太嘗博士鄭光庭等十五人分修之

後唐張昭長興四年七月以前都官員外郎知制誥史館修撰復爲尙書職方員外郎依前知制誥著作郎直史館張守吉爲右補闕竝充史館修撰著作佐

郎尹拙爲左拾遺王慎微爲右拾遺並依前直史館
國朝舊事以本官直館者皆爲畿縣尉今以諫官直
史館自拙等始從監修國史李愚奏也

晉趙瑩爲相監修國史天福六年二月勅曰有唐遠
自高祖下暨明宗紀傳未分書志或闕今耳目相接
尙可詢求若歲月更深何由尋訪宜令戶部侍郎張
昭起居郎賈緯秘書少監趙熙吏部侍郎鄭受益左
司員外郎李爲光等修撰唐史仍令宰臣趙瑩監修
其年四月瑩奏所修唐史首尾二十一朝縣歷三百
餘載其於筆削斯實難辦必藉群才司分事任張昭
等五人奉勅同撰內起居郎賈緯丁憂去官竊以刑
部侍郎呂琦侍御史尹拙皆富典墳嘗親簡牘勸善
懲惡雅符班馬之規廣記備言必稱董南之職上所
聖鑒俾共編修詔從之以琦爲戶部侍郎以拙爲倉
部員外郎與張昭等同修唐史

漢賈緯爲諫議大夫乾祐二年二月勅曰載唐虞之
盛傳彼古文明得失之由存乎信史恭惟高祖皇帝
受天曆數續漢基圖戎虜蠻夷懾靈旗而內附禮樂
征伐建王道於大中功格於上玄化行乎率土將欲
示其軌範約彼春秋接高光紀聖之書續班馬紀言

之典廢而不舉闕孰甚焉左諫議大夫賈緯左拾遺
 竇儼右拾遺王紳等才學淵深論辯蜂起分職方提
 於直筆編年允屬於鴻儒宐令緯等同修高祖實錄
 呈進仍令宰臣蘇逢吉監修

周張昭為兵部尚書顯德三年十二月勅太祖聖皇
 帝實錄并梁均帝唐清泰二主實錄宐差張昭修宐
 同修官委張昭定名奏請四年正月昭上言奉勅編
 修太祖實錄及唐梁二末主實錄今請國子祭酒尹
 拙太子詹事劉溫叟同於史館編修

公正

夫簡牘之興得失攸紀善惡無隱曲直遂分是故勸
 沮於斯人見信於來裔其或紀言動之任舉春秋之
 旨雖微婉之斯在亦繼介之必書故使苛矣之言足
 徵於龜鑑直哉之筆若列於日星斯蓋得執簡之餘
 芳書法之遺懿者已

董狐為晉太史晉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

虞翻曰而園各也

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知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為弑
 君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
 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正卿而亡不出境
 及不能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

史書法不隱

不隱盾之罪

宣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

聞義則服

杜預曰言其為法受屈也

惜也出疆乃免

齊太史

失姓名

崔杼弑其君莊公光立景公而相之太

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

人

嗣續也并前人有三人死

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

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傳言齊有史崔杼之罪所以聞

吳韋曜為孫皓侍中領任國史皓欲為父和作紀曜

執以和不登帝位宐名為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

晉孫盛歷著作郎秘書監著晉陽秋詞直理正稱良

史焉既而大司馬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

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

戶事其子遽拜謝因請刪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

嚴有軌憲雖子孫斑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

號泣稽顙請為百口切計盛大怒諸子遂爾改之盛

寫兩定本寄于慕容雋大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

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焉

趙泉車敬俱為符堅著作郎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

辟陽之寵史官載之堅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

之見其事慙怒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泉

敬等已死乃止

宋王韶之為黃門侍郎領著作韶之為晉史序王詢
貨殖王欽作亂詢子弘欽子華竝貴韶之懼為所陷
深結徐羨之傅亮南齊劉祥為長沙王鎮軍權諮議
叅軍撰宋書譏斥禪代尚書令王儉密以啓聞帝銜
而不問

後周柳虬為西魏秘書監修起居注太祖既廢魏帝
立恭帝大饗群臣虬執簡書於朝曰廢帝文皇帝之
嗣子年七歲文帝言於安定公即周太祖曰是子才繇于

公不才亦繇于公宐勉之公既受茲重寄居元輔之
任又納女為皇后遂不能訓誨有成致令廢黜負文
皇帝付囑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誰太祖乃令太嘗

盧辨作誥諭公卿曰嗚呼我群后暨衆士維文皇帝
以襁褓之嗣托於予訓之誨之庶厥有成而予罔能
弗變厥心庸此乎廢墜我文皇帝之志嗚呼茲咎予
其焉避予實知之矧爾衆人之心哉惟予之顏豈惟
今厚將恐來世以予為口實

唐杜正倫太宗貞觀二年為給事中兼知起居注太
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
百姓有利益不所以不敢多言正倫進曰君舉必書
言存左史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

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有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太宗大悅賜綵絹二百疋

褚遂良爲諫議大夫知起居注貞觀十六年四月太宗謂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書何等事大抵人君得見否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爲鑒誠庶幾人主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黃門侍郎劉洎曰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太宗曰然七月太宗又謂遂良曰爾知起居比來記我行事善惡遂良曰今四海太平爲行事耳然史官之設君舉必書善旣必書過亦無隱

吳兢開元中爲著作郎兼修史時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說因至史館讀則天實錄見論證對

魏元忠事乃謂兢曰劉五修實錄

劉五卽子玄也

論齊魏公

事殊不相饒假與說毒手當時說驗知是兢書之所以假託於劉子玄兢從容對曰是兢書之非劉公修述草本猶在其人已亡不可誣在於幽魂令相公有怪耳同修史官蘇宋等見兢此對深驚異之乃歎曰若取人情何名爲直筆

于休烈爲太嘗少卿修國史至德二年肅宗謂休烈曰君舉必書朕有過卿書之否休烈對曰臣聞禹湯罪已其興勃焉有德之君不忘書過臣不勝大慶鄭朗爲起居郎太和九年十二月文宗御紫宸殿與宰臣鄭覃李石等議政宰臣旣退帝命朗等適所記錄者將來一觀朗對曰臣執筆所記便目爲史臣聞自古帝王不合觀史帝曰故事何在朗曰臣不敢遠徵故實嘗聞太宗皇帝欲親覽國史用知得失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表云史官所述義歸盡善若至曾玄已後或非上智忠主庸君飾非護短見極陳善惡恐致史官何地逃刑又聞褚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帝又謂朗曰適來所記是且直書未有否臧一見無爽朗乃進所紀帝略覽曰卿宦門外重寫錄進來其日晚內出詔宣示宰臣曰適來鄭朗等奏朝來所紀之事擬不進本人君之言良史善惡必書或有平生之閑話不關理道之體要垂諸將來實爲愧恥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見戒醜言

魏謩爲起居舍人開成四年十月文宗於紫宸殿對

百寮遣閣門使就暮取注記暮奏曰臣以自古置此以爲聖王鑒戒陛下但爲善事勿冀臣不書如陛下所行錯誤臣不書之天下之人皆得書之臣以陛下爲太宗文皇帝乞陛下許臣比職褚遂良帝曰我向來亦曾取看暮曰自是向前起居不詳故事臣今豈得陷陛下爲非若陛下一覽之後自此文字須有迴避如此則善惡不直非史也遣後代何取信遂止

恩獎

軒后以史名官晉卿因籍命氏文籍旣興官守攸重其所繇來遠矣逮乎漢氏之世則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其後列鴻都藏室之署分東觀秘府之局典司著撰裁正編簡鼎國江左以迄于五代未嘗不建官分職克慎其選焉蓋髦士俊民乘時間作而當世之君莫不隆其禮命形於詔獎或蕃錫加等或崇進異數以至推恩而延賞追美以飾終發乎嘆想形於悼惜蓋夫鴻碩之老良直之士所任重而其才難不可以不欽尚者

後漢高彪除郎中校書東觀遷內黃令帝勅同僚臨送祖于上東門詔東觀畫彪形像以勸學者

吳華覈遷東觀令領右國史覈上疏辭讓後主答曰

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乞更選英賢聞之以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敦詩書者也當飛翰騁藻光贊時事以越楊班張蔡之疇怪乃謙光厚自菲薄宐勉修所職以邁先賢勿復紛紛

梁蕭子雲爲太子舍人撰東宮新記奏之勅賜束帛陳杜之偉爲大匠卿遷太中大夫仍勅撰梁史永定三年卒高祖甚悼惜之詔贈通直散騎嘗侍賻錢五萬布五十疋棺一具尅日舉哀

後魏韓顯宗爲著作佐郎孝文曾謂顯宗及程靈虬

曰著作之任國書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欲取况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遼闊若求之當世文學之能卿等庶推崔孝伯又謂顯宗曰見卿所撰燕志及在齊詠大勝比來之文

北齊魏收散騎嘗侍修國史武定三年除正嘗侍領兼中書侍郎仍修史神武謂收曰卿勿見陳元康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爲勤勞我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尋加兼著作郎

隋郎茂大業中爲尚書左丞撰州都圖經一百卷奏之賜帛三百段

裴矩爲吏部尙書大業初西域諸蕃塞與中國互市
煬帝遣矩監其事矩撰西域圖三卷入朝奏之帝大
悅賜物五百段

唐房玄齡爲左僕射貞觀十年正月與侍中魏徵散
騎嘗侍姚思廉太子右庶子李百藥孔穎達守禮部
侍郎令狐德棻守中書侍郎岑文本中書舍人許敬
宗等撰成周隋陳齊梁等五代史詣闕上之太宗勞
之曰朕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爲將來之戒秦始
皇奢淫無度志存隱惡焚書坑儒用緘談者之口隋
煬帝雖好文儒尤疾學者前世史籍竟無所成數代
之事殆將泯絕朕意則不然將欲覽前王之得失爲
在身之龜鏡公輩以數年之間勒成五代之史深副
朕懷極可嘉尙於是進級班賜各有差

高士廉爲吏部尙書貞觀十二年與黃門侍郎韋挺
禮部侍郎令狐德棻兼中書侍郎岑文本撰氏族百
卷太宗稱善頒賜進級各有差

敬播爲著作郎與司空房玄齡給事中許敬宗貞觀
十七年上所撰高祖今上實錄各二十卷玄齡以下
班賜進級各有差

褚遂良爲中書令貞觀二十年詔修晉書以司空房

玄齡及遂良太子左庶子許敬宗掌其事又詔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守主客郎中盧承基太史李淳風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主客員外郎崔行功刑部員外郎辛亥馭著作佐郎劉喬之光祿主簿楊仁卿御史主簿李延壽拔書郎張文恭竝當時屬文之士分功撰錄莫不博考前文傍求遺逸芟夷繁雜舉其精要又令前雅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司議郎敬播主客員外郎李懷安屯田員外郎李懷儼詳其條例重加考正以臧榮緒晉書爲本摭摭諸家傳記而附益之數載而書就頒賜加級各有差

長孫無忌爲太尉受詔與史官同續修貞觀實錄永徽五年閏五月畢功詣闕表上之起貞觀十五年至二十三年五月勒成二十卷帝覽而歎歎無忌等賜爵加級布帛各有差

于志寧爲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先詔太尉長孫無忌與志寧及中書令兼太子詹事崔敦禮與禮官國子祭酒崇賢館文士令狐德棻中書侍郎兼檢校右庶子弘文館學士李義府著作郎崇賢館學士劉喬之著作郎楊仁卿起居郎弘文館直學士顧喬符璽

郎李延壽兼秘書郎弘文館直學士張文恭等修撰國史依紀傳之體凡八十一卷顯慶元年七月勒成無忌等詣闕上之詔無忌已下加爵賜布有差許敬宗爲中書令與中書侍郎許圜師著作郎楊仁卿等受詔撰貞觀二十三年以後至顯慶三年至公凡成二十卷顯慶四年二月畢功奏上之封敬宗子曰爲新城縣男國子祭酒令狐德棻進封彭陽縣公中書侍郎許圜師封平恩縣公太史令李淳風封昌樂縣男著作郎北平縣男楊仁卿著作郎餘杭縣男顧喬竝加朝議大夫竝賞修實錄之功也

李延壽爲符璽郎撰南北史一百八十卷卒高宗詔曰故符璽郎李延壽藝文該洽材兼良史撰政典一部詞殫直筆雖其人已亡功有可錄宐賜其家絹五十疋仍令詳正所寫兩本付秘書一本賜皇太子武三思爲左散騎嘗侍靜德郡王與中書令齊國公魏元忠禮部尚書魯郡公祝欽明及史官太嘗少卿徐彥伯秘書少監柳冲韋承慶國子司業崔融中書舍人岑羲徐堅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爲三十卷編次文集一百二十卷神龍二年五月奏之帝稱善降璽書勞問三思賜物二千段魏元忠賜物千段仍封

其子衛王諮議參軍昇爲任城縣男祝欽明進爵魯國公賜物八百段徐彥伯等各賜爵二等賚物五百段

竇懷貞爲左僕射與侍中魏知古中書令蕭至忠崔湜中書侍郎陸象先左散騎常侍柳冲太子詹事徐堅左庶子劉子玄先天二年三月奏上所修姓族系錄二百卷懷貞已下加爵賜物各有差

劉子玄爲左散騎嘗侍修國史開元四年與吳兢撰則天實錄四十卷成以聞又引古義白於執政宰相姚崇奏曰伏見貞觀十七年監修國史房玄齡與史

官給事中許敬宗著作佐郎敬播修高祖實錄二十卷成制封玄齡一子爲縣男賜物一千段敬宗一子爲高陽縣男賜物七百段敬播改授太子司議郎賜物五百段仍竝降璽書褒美又神龍二年五月監修國史中書令魏元忠與史官太常少卿徐彥伯國子司業崔融等修則天實錄三十卷成制封元忠一子爲縣男賜物一千段彥伯等各賜爵二等物五百段自餘卑官加兩階物段准處分仍竝降璽書褒美今史官劉子玄吳兢等撰睿宗實錄又重修則天中宗實錄竝成進訖准撰太宗實錄例益修官已下加爵

及賜命子玄等經臣援引古今欲臣聞奏臣謹尋故事例有恩賞事屬當時不可為准子玄等始末修撰誠亦勤勞敘事紀言所緣雖重承恩賞賜固不在多子玄吳兢望各賜物一百段許之

一云子玄以修則天實錄封言巢縣

子
吳兢神龍中與韋承慶劉子玄等撰則天實錄成轉起居郎俄遷水部郎中丁憂還鄉里開元三年服闋抗疏言曰臣先修史已成數十卷自停職家貧無紙札乞終餘功乃拜諫議大夫依前修史開元六年七月表乞典郡曰臣自掌史東觀十有七年歲序徒淹

勤勞莫著不能勒成大典垂誠將來顧省微躬久妨賢路乞罷今職別就他官至於治人之政在兢尤所詳曉望令試典一郡刺舉外臺必當効績循良不負朝寄又兢父致仕已來俸料斯絕所冀祿秩稍厚甘脆有資烏鳥之誠幸垂矜察帝親札報曰天子臨書是為盛業史官秉筆必佇良才著作彊記洽聞時議咸許牧州典郡此類何求豈轉要以從閑乃迴難而就易私願或愜公道若何八年詔其父鄭州長史處敬為鳳州刺史仍聽致仕以兢修國史故也
賈耽為宰相貞元十四年耽獻九州圖并別錄通錄

十卷德宗賜內厩馬一匹錦綵二百疋銀餅盤各一十七事
 就又上海內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德宗覽而善之賜錦綵二百疋袍段六錦帳二銀餅盤各一銀榼二馬一匹

令狐峒為起居舍人撰玄宗代宗實錄順宗初卒元和三年以修實錄功追贈工部尚書

裴垯監修國史元和五年十二月與諸史官進德宗實錄五十卷憲宗覽而稱善乃賜垯繒錦三百疋及銀器等以秘書少監史館修撰蔣武後名為諫議大夫直史館密縣尉樊紳為左拾遺內供奉咸陽縣尉

韋處厚為右拾遺內供奉苗四年縣丞林寶為太常博士並仍舊職

李吉甫為宰相元和八年二月進所撰元和州郡圖三十卷賜錦綵二百疋銀碗盤各一

路隨為翰林侍講學士諫議大夫韋處厚為中書舍人長慶二年十月勅隨等嘗在史館才行可稱伏以憲宗實錄未修切資論撰宜兼史館修撰其學士如故又勅路隨韋處厚且止後分日入史館修實錄未畢之間且許不入內署仍放朝參至太和四年三月隨以宰相監修國史表上憲宗實錄賜隨及見在史

史官司封郎中蘇景喬起居舍人陳夷行屯田員外郎李漢右拾遺蔣係各錦綵銀器有差

王彥威為戶部侍郎判度支撰唐典自武德終永貞成一部七十卷文宗嘉之賜以錦綵銀器

李紳為宰相監修國史會昌三年與修撰官鄭亞等再修憲宗實錄畢進上賜銀器錦綵有差

魏謩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大中八年修文宗實錄四十卷上之史官給事中盧耽太常少卿蔣

偕司勳員外郎王諷右補闕盧告膳部員外牛藁皆頒賜銀器錦綵序遷職秩

後唐趙鳳為宰相監修國史天成四年上新修懿祖獻祖太祖紀年錄共二十卷莊宗實錄三十卷鳳及

修撰張昭遠呂咸休各賜繒綵銀器等

晉姚顛後唐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清泰三年上明宗實錄三十卷同修撰官中書舍人充史館修

撰張昭遠授尚書禮部侍郎中書舍人充史館修撰李詳加中大夫上柱國竝依前充職戶部郎中充史

館修撰程渥授右諫議大夫左拾遺充史館修撰吳承範授左補闕充職右拾遺直史館楊昭儉授殿中侍御史各頒賜有差

漢賈緯仕晉爲起居郎天福六年奏曰伏覩史館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紀傳德宗至文宗亦存實錄武宗至陰濟廢帝凡六代唯有武宗實錄一卷餘皆闕落臣今采訪遺文及耆舊傳說編成六十五卷目爲唐年補遺錄以備將來史官修述臣聞裴子野之修宋略爰在梁時姚思廉之纂陳書乃於唐世咸因喪墜景有研尋皇帝陛下與日齊明固天縱聖華山歸馬崇文之道已行虎殿延儒質疑之論斯啓一昨聿宣綸誥精擇史官以李氏受終想唐年遺事雖追名上號其制相沿而創法定儀於文或異恐謠俗之訛變致信實以湮沉將緝亡書以修墜典臣久居職分深恥闕遺今錄淺聞別陳短序伏冀特廻睿鑒俯念愚衷芸閣蓬山誠莫禪於良直蹄涔掬土願少助於高深請下有司用當取證帝覽之嘉歎賜器皿幣帛

趙熙爲兵部郎中天福六年與吏部侍郎張昭受詔修唐史開運中竟畢其功熙授右諫議大夫昭加金

紫光祿大夫進封開國子增食邑二百戶賞筆削之

功也

一云開運二年史館上新修前朝李氏書賜監修宰臣劉昫修史官張昭直館王仲等繒絲銀

器各有差

周張昭爲兵部尚書與太子詹事劉溫叟等顯德五

年撰太祖實錄三十卷上之賜物有差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國史部 二

採撰

史氏之職舊矣自周衰失官舊章隳紊仲尼因魯史記之文考其真偽刊而正之以勸戒蓋諸侯之國史也逮司馬遷承重世之業受成書之託繇三五已來上下數千載論次其事為一家之言班范繼踵述遵

無廢信乎得良史之體為作者之雄也爾後或被詔著誤或私為記述乃有特出新意裁成義類追法春秋繫以時月皆研精極慮各自名家至若煥然垂法著為國典藏在冊府是謂信史者咸不越子長之矩矱矣其有述雋賢者舊之美詮高逸貞烈之行第職官之儀秩摺記載之遺逸敘天官五行之占候紀輶軒木鐸之方言著為紀傳參於志錄者亦史臣之一體也咸附出焉

周孔子明王道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譏刺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述子貢撰越絕書十六卷

尹喜為函關令撰高士老君內傳三卷

鬼谷先生撰老子傳一卷關令尹喜傳一卷 已上並傳記

漢陸賈為大中大夫撰楚漢春秋五卷

司馬遷生龍門 龍門山其東則在今秦州龍門縣北其西則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西河從

其中耕牧河山之陽 河之北山年十歲則誦古文二

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

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鄒縣名也嶧山

也於此行困陀蕃薛彭城蕃縣名也過梁楚以歸反為太

史令以為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

廢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櫃玉板圖籍散

亂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

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自曹參

薦蓋公言黃老而賈誼晁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

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

繼纂其職曰於戲於戲嘆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

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欽

念哉欽敬也用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

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紀軒轅下

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竝時異世年差不

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

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

一轂運行無窮言衆星共繞北辰諸輻咸歸車轂若文武之臣尊輔天子也輔弼

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

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

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

以拾遺補闕藝成一家言 藝六藝也 協六經異傳齊百家

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 藏于山者備亡失也其副二本乃留京師也 以

埃後聖君子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

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 又按史記司馬遷自敘云遷父談且卒執

遷手而泣曰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余甚懼焉汝其念哉談卒

三歲而遷為太史令故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作史記

東方朔為侍郎撰十洲記一卷神異經一卷

劉向為中壘校尉撰戰國策三十卷

楊雄為郎給事黃門撰蜀王本記一卷

後漢班彪為司徒掾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

間武帝時司馬遷著作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

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

書 好事者謂楊雄劉歆陽城衡稽少孫史孝山之徒 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

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班彪卒子固歸鄉里固以彪

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

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繫京兆獄

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郎偽言圖讖事下獄死

固弟超恐固為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

得名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

之名詣校書郎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

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
 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
 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謂自古
 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斷唐
 堯下訖秦穆唐虞以前雖遺文其語不經非經典故
 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
 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是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
 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
 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
 國策漢興代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

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
 大漢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
 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
 後闕而不錄故採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元
 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
 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治道為春秋考紀春秋考紀謂帝紀也
 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
 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
 焉又固記諸國風土人俗皆已詳備前書撰建武以
 後其事異於先者以為西域傳皆安帝命班勇所記

云

蔡邕靈帝時爲議郎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及徙朔方居五原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曰朔方髡鉗徒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邕被受陛下尤懇異大恩初繇宰府備數典域以叔父故衛尉質時爲尙書召拜郎中受詔詣東觀著作遂與群儒竝拜議郎沐浴恩澤承答聖問前後六年質奉機密趨走目下遂竟端右出相好藩還尹輦轂旬日之間登躡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輸寫心力以効絲髮之功一旦被章陷沒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鋸裁臣首領得就于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能復陳臣初決罪洛陽詔獄生出宇戶顧念元初中故尙書郎張俊坐漏泄事當伏重刑已出穀門復聽讀鞫詔書馳救一等輸作左校俊上書謝恩以轉徙郡縣促遣徧於吏手不得頓息舍辭抱悲無由上達旣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章致草闕庭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嘗以爲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世

祖以來唯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事師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史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分受之所使元順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歷以籌筭爲本天文爲驗請太師舊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須增損乃有施行爲無窮法道至深微不敢獨議郎中劉洪密於用筭故臣表上與洪共參思圖牒尋繹適有頭角會臣被罪遂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爲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

思中道廢絕不得究竟悽悽之情猶以結心不能違望臣初欲須刑竟乃因縣道具以狀聞今年七月九日匈奴始攻郡監馳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絕不言四夷相與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爲變不知所濟郡縣咸懼不守朝旦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湮滅灰燼呼吸無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下設施謹先斃踏刪科條諸志臣所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三及經典群書所宜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自并書章左臣初被考妻子迸竄亡失文書無所按請加惶

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能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
 觸冒死罪披散愚情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璽書
 以補綴遺闕昭國體章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剖
 破無所復恨唯陛下省察謹因臨戎長霍園封上臣
 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

列傳又載邕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適作零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催之亂湮滅多不存十意有律曆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車服意第五車書意第六六臣欽若曰餘四意史不載名

荀悅為黃門侍郎獻帝好典籍嘗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

劉艾為侍中撰漢靈獻二帝紀三卷

蔡質為衛尉撰典職式

侯瑾公車徵不至案漢書紀撰中興以後行事為皇

德傳三十篇行於世

劉珍為謁者安帝永平元年詔珍與校書劉駒駱作

建武已來名臣傳遷侍中越騎校尉

李尤為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

記

應奉官至司隸校尉著漢書後述多所述載

袁崧書曰事天

刪史記漢書及漢記三百六十餘年自漢後至其時凡七十卷名曰漢書述

趙畢會稽人舉有道不就著吳越春秋十卷

趙岐爲太嘗著吳越春秋

郭憲爲光祿勳撰漢武洞冥記一卷

楊孚爲議郎撰交州異物志一卷

魏張璠撰後漢紀雖似未成辭藻可觀

孫該字公達彊志好學著魏書

王粲爲侍中撰漢末英雄記八卷

魚蒙爲郎中撰典略十九卷

袁曄撰獻帝春秋一卷

陰澹爲左將軍撰魏紀十二卷

毛范撰呂布本事一卷

孫舒元撰漢魏春秋九卷

蜀譙周入魏封陽城亭侯撰三巴記一卷

吳謝承字偉平權謝夫人弟爲武陵太守撰後漢書

百餘卷會稽先賢傳伍卷

韋曜爲黃門侍郎孫亮卽位諸葛恪輔政表曜爲太

史今撰吳書華覈薛瑩等皆與同後爲侍中領左國

史孫皓忿怒收付獄曜因獄吏上辭曰囚昔見世間

有古歷注其所紀載旣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

囚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

庖犧至于秦漢凡爲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卷事
尙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
雖得詳究故特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
官爵今之急不宐乖誤因自志至微又作官職訓又
辨釋名各一卷欲上之繕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
命泯沒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乞上言秘府
於外科取呈內以聞追懼淺蔽不合天聽抱怖省息
乞垂哀省矐冀以此求免而皓更怪其書之紕謬竟
身死於囹圄

周昭字恭遠與韋曜薛瑩華覈竝述吳書

萬震爲丹陽太守撰荊州異物志一卷

陸凱爲左丞相撰雜傳十九卷

胡冲撰吳朝人士品秩狀八卷吳曆六卷

虞禹撰吳士人行狀名品三卷

吳人撰曹瞞傳一卷

晉華嶠遷尙書以博聞多識屬書典實有良史之志
轉秘書監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爲內臺中書散
騎著作及治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
皆典統之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爲
臺郎典官制事繇是得徧觀秘籍遂就其緒起于光

武終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爲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譜及三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未編非其義也故易爲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爲典以有堯典故也而改名後漢書奏之詔朝臣會議時中書監荀勗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藏之秘府後太尉汝南王亮司空衛瓘爲東宮傳列上通講事獲施行又撰紫陽真人周君傳一卷

張華撰列異傳三卷

東晉爲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并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並行於世

皇甫謐累徵不起撰帝王世紀年曆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於世

又撰韋氏傳三卷

王接爲臨汾公相國撰列女後傳七十二人

周處爲御史中丞撰集吳書

袁崧爲吳郡太守博學有文章著後漢書百篇

祖台之字元辰爲侍中光祿大夫撰志怪書行於世陳術字申伯著益部耆舊傳及志

楊方爲高梁太守撰吳越春秋

司馬彪泰始中為秘書郎轉丞作九州春秋以為先
 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為沮勸最教世之要
 也是以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雖既亂則師摯修
 之前哲豈好煩哉蓋不得已故也漢氏中興訖于建
 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
 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
 衆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
 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為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
 續漢書

陳壽為御史治書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
 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
 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
 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
 重如此元康七年卒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頽等上
 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
 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
 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誠明乎得失有益風
 化雖文豔不及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於是詔
 下河南尹雒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
 篇益部耆舊傳十篇又壽國志云從荆楊來者得陸

凱所諫孫皓二十事博問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表又按其文殊甚切直恐非皓之所能容忍也或以爲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困皓遣重朝省問欲言因以付之虛實難明故不著于篇然愛其指擿皓事足爲後戒故鈔列于凱傳左云

虞溥爲鄱陽內史撰江表傳卒于洛子渤過江上江表傳於元帝詔藏于秘書

虞預爲散騎嘗侍領著作著晉書七十餘卷會稽日錄二十篇諸虞傳十二篇皆行於世

王隱字處叔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音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諸究建典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奕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能立君少長王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於世便爲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繇無所述作也

故君子疾沒世而無聞易稱自強不息况國史明乎
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後忘憂哉納喟然歎曰非不
悅子之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薦隱元帝以革創務殷
未遑史官遂寢不報大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
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
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所著書竊寫之
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於言色預旣豪族交結權
貴共爲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于家貧無資用書
不成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
得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
其書次第可觀者皆人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
隱之作也

孫盛爲秘書監給事中著魏氏春秋晉陽秋詞直而
理正咸稱良史焉旣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
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
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因請刪改之時盛年老還家
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斑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
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切計盛大怒諸子遂爾改
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雋太元中孝武帝傳求異
開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焉

于寶爲著作郎始領國史累遷散騎常侍著晉紀自
宣帝起至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畧
直而能婉咸稱良史性好陰陽術數留思京房夏侯
勝等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
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
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
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
中亦不覺爲惡旣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氣絕積
日不冷後遂寤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
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
神記凡三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寶
旣博採異同遂混虛實因作序以陳其志曰雖考先
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日之所親聞
覩也亦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
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類往往有焉從此
觀之聞見之難一繇來尙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
史之方策猶尙若茲况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
綴片言於殘缺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
異塗然後爲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
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

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誣也群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畧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

謝沉除尚書度支郎何充庾冰竝稱沉有史才選為著作郎撰晉書三十餘卷後漢書百卷及漢書外傳習鑿齒為桓溫荊州別駕出為滎陽太守是時溫覬覬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為禪授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彊也凡五十四卷

又撰襄陽耆舊傳五卷

韋謏集為石季龍太子太傅記世事數十萬言
袁宏為吏部郎遷東陽太守撰後漢紀三十卷及竹林名士傳三卷

薛榮為散騎常侍撰漢記六十五卷

張瑩為江州從事撰後漢南紀四十五卷

王沈為司空撰魏書四十八卷

環濟為太學博士撰吳紀九卷

張勃撰吳錄三卷

朱鳳為中書郎撰晉書十卷已元帝

庾銑撰東晉書七卷

嵇康為中散大夫撰高士傳三卷

陸機為平原內史撰晉紀四卷晉惠帝百官名三卷

樂資為著作郎撰春秋後傳三十卷山陽公載言十

卷

荀綽為下邳太守撰晉後略記五卷

王羲之為右將軍會稽內史撰許先生傳一卷

王慶為北中郎將撰二石傳二卷二石偽治時事二

卷

檀預為鎮南大將軍撰女記十卷

喻歸為侍御史撰西河記 記張軌事

孔預為會稽內史撰晉咸和咸康故事四卷 一云各喻

盧緝為廷尉撰晉四王起事四卷八王故事十二卷

范瑗撰交州先賢傳三卷

潘岳為給事黃門郎撰關中記一卷

葛洪選為散騎嘗侍領大著作固辭不就撰神仙傳

十卷西京雜記一卷

凡凡六書 採撰 卷之五十五

蕭廣濟為輔國將軍撰孝子傳五卷

戴祚為西戎太守撰甄異傳三卷西征記一卷

王愆期為散騎嘗侍撰救襄陽上都督府事一卷

孔衍為廣陵太守撰魏尚書八卷春秋時國語十卷

春秋後國語十卷漢尚書十卷漢春秋十卷後漢尚

書二卷後漢春秋九卷後魏尚書十四卷後魏春秋

九卷國志曆五卷

賀循為太嘗撰會稽記一卷

鄧粲為荊州別駕以父騫有忠信言而世無知者乃

著晉元明紀十篇

顧夷撰吳郡記五卷

張氏撰晉書鴻烈六卷

左明楷為石勒記室與程機撰上黨國記

石泰為石勒參軍與石同石謙孔隆撰大單于志

和苞撰漢趙記十卷

田融撰趙石記二十卷

周融撰趙義一卷 一曰石集記云石勒事

范亨撰燕書二十卷

張詮撰南燕錄五卷 記慕容德事

游覽先生撰南燕書七卷

册府元龜 採撰 卷之五百五十五

張諮撰涼記八卷 記張 執事

王景暉撰南燕錄六卷

蓋泓撰珠崖傳一卷

王子年撰拾遺錄二卷 隱十 無官

何伸燕撰秦書八卷 記符健 等事

劉景撰燉煌實錄十卷涼書十卷 記張 執事

段龜龍為著作郎撰西河記二卷涼記十卷 記名 光事

宋徐廣為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尚書奏左史述言

右官書事乘志顯於晉鄭春秋著乎魯史自聖代有

造中興記者道風帝典煥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

三朝玄風聖迹條為疇古臣等參詳宏勅著作郎徐

廣撰成國史於是勅廣撰集焉累遷正員嘗侍大司

農仍領著作如故十二年勅成晉紀凡四十六卷表

上之因乞解史任不許 又撰孝子 傳三卷

荀伯子少好學博覽經傳為員外散騎侍郎著作郎

徐廣重其才學舉伯子及王韶之並為佐郎助撰晉

史乃著桓玄等傳又撰薛嘗侍傳二卷

王儉為秘書丞元徽初儉表上所撰七志三十卷

王韶之好史籍博涉多聞父偉之少有志泰元隆安

時事小大悉撰錄之韶之因此私撰晉安帝陽秋既

成時人謂宏居史職卽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記義
熙九年善敘事辭論可觀爲後代佳史又撰孝子傳
十卷

續咸著遠遊志異物志皆十卷行於世

范曄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爲一
家之作曄所撰十志一皆託謝儼搜撰垂畢遇曄敗
悉蠟以覆車宋文帝令丹陽尹徐湛之就儼尋求已
不復得一代以爲恨其志今闕

謝靈運爲秘書監太祖以晉氏一代自始至終竟無
一家之史令靈運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
裴景仁爲殿中員外將軍時沈曇慶爲徐州刺史景
仁助戍彭城本僮人多悉戎荒事曇慶使撰秦記十
卷敘符氏僭僞本末其書傳於世

劉謙之好學撰晉紀二十卷

袁炳字叔明有文學爲袁粲所知著晉書未成卒

何法盛爲湘東太守初郗紹作晉中興書數以示法
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
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如袁宏于寶之徒賴有著述流
聲於後宐以爲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厨子法盛
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遂

行何書

徐爰為中散大夫撰宋書六十五卷

臨川王義慶撰續漢書五十八卷宣驗記十三卷幽

明錄二十卷江右名士傳一卷

檀道鸞為永嘉太守撰續晉陽秋二十卷

郭季彥為新興太守撰續晉紀五卷

何承天為廷尉撰春秋前傳十卷春秋前雜傳九卷

段國為新亭侯撰吐谷渾記二卷

劉通會為北徐州主簿撰先朝故事二十卷

郭緣生為天門太守撰武昌先賢志二卷述征記二

卷

鄭緝之為員外郎撰孝子傳五卷東陽記一卷

范晏撰陰德傳二卷

袁生壽撰古異傳三卷

劉敬叔為給事撰異苑十卷

陶潛為彭澤令撰搜神後記十卷

東陽無疑為散騎堂侍為齊諧記七卷

劉損為太常卿撰京口記二卷

盛弘之為臨川王侍郎撰荊州記三卷

袁淑為太子左率撰真隱二卷

雷次宗以散騎侍郎徵詣宋邑撰豫章記一卷

南齊臧榮緒爲徐州主簿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爲一

書記錄志傳一百一十卷又撰續洞記四卷

陸澄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撰雜傳

檀超爲司徒右長史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驃

騎記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

年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立十志律歷禮樂天文

五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馬彪

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曄合州郡班固五星載天文

日蝕載五行改日蝕入天文志以建元爲始帝女自

皇宋立傳以備甥舅之重又立處士列女傳詔內外

詳議左僕射王儉議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貨通則

國富民實宐加編錄以崇務本朝會志前史不書蔡

邕稱先師胡廣說漢舊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

小儀無煩錄宐立食貨省朝會洪範九疇一曰五行

五行之本先乎水水之精是爲日月五行之宗也今

宐憲章前軌無所改革又立帝女傳亦非淺識所安

若有高德異行自當載在列女若止於常美則仍舊

不書詔曰月災隸天文餘如條議超史功未就卒官

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時豫章熊襄著齊典上超十

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故通爲齊名爲河洛金匱者

王智深遷太學博士豫章王大司馬參軍兼記室世祖勅智深撰宋紀召見芙蓉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須卿書成當相訓以祿書成三十卷世祖後召見智深於濬明殿令拜表奏上

劉涉撰齊紀十卷

孔稚珪爲散騎嘗侍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撰陸先生傳一卷

祖冲之爲長水校尉撰述異記十卷

王巾撰法師傳十卷

梁沈約爲尚書令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太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爲啓明帝有勅賜許二十餘年所撰之書凡一百三十卷條流雖舉而採綴未周永明初遇亂失第五卷齊建元四年被勅撰國史永明二年又領著作撰次起居注五年春又被勅撰宋書百卷齊紀高祖記十一卷任昉爲新安太守著雜傳二百四十七卷江淹爲金紫光祿大夫撰齊史十志行於世李膺爲益州從事著益州記三卷行於世

裴子野為鴻臚卿初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嘗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既行子野更刪撰為宋畧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約見而歎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北地傳昭汝南周捨咸稱重之子野又撰衆僧傳二十卷一云撰名僧錄二十卷又欲撰齊梁春秋始草就而卒

顧協為荊州記室撰晉仙傳五篇瑣語十卷陸昭學涉有思理歷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撰晉書未就又著陸史十五卷陸氏驪泉志一卷並行於世王僧孺為南康王諮議參軍撰東宮新記

蕭子顯為吳興太守好學屬文採衆家後漢考正同異為一家之書又啓撰齊史書成表奏之詔付秘閣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卷

蕭子雲為侍中幼有文彩既長勤學以晉代竟無全書弱冠便留心撰著至年二十六書成表奏之詔付秘閣及為太子舍人撰東宮新記奏之勅賜束帛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宮新記二十卷

吳均為奉朝請著齊春秋三十卷吳郡錢塘先賢傳

五卷續齊諧記一卷

鍾岍字長丘官至建康令著良史傳十卷

劉沓累官至尚書左丞自少至長多所著述撰高士

傳二卷東宮新舊記四十卷竝行於世

庾詵詔徵中書侍郎不起撰帝歷二十卷

丘仲孚為左丞撰皇典二十卷南宮故事百卷

江奮為光祿大夫好學尤悉朝儀故事撰江左遺典

三十卷未就卒

劉之遴為南郡太守撰神錄五卷

劉昭為中軍臨川王記室撰幼童傳十卷

臧儼為鎮南諮議撰棲鳳春秋五卷

陶弘景為諸王侍讀後辭祿自號華陽隱居撰帝代

年曆五卷周氏冥通記一卷草法師傳一卷

梁暲撰梁武帝大捨三卷

鄭忠撰晉書七卷

謝吳為中書郎撰梁書四十九卷梁皇帝錄五卷

王琰為吳令撰春秋二十卷冥祥記十卷

蕭韶為長沙王撰梁太清紀十卷

蕭世怡一云大園封樂浪王仕隋位內史侍郎撰淮

海亂離志四卷 敘梁末侯景之亂

謝綽為少府卿撰宋拾遺十卷

採撰

王逸撰齊典五卷

周興嗣為散騎員外侍郎給事中撰梁皇帝實錄三

卷并皇德紀

記武帝故事又云謝旻撰五卷

劉仲撰梁帝聖中興畧十卷

後梁安成王欣博學善屬文著梁史百卷遭亂失其

本

陸雲公為黃門郎兼掌著作奏武帝勅撰嘉瑞記環述其旨而續焉自永定訖于至德勒成一家之言

陳顧野王為光祿卿撰續洞冥記一卷國史傳三百

卷

何之元為始興王叔陵諮議參軍及叔陵之誅元乃

屏絕人事銳精著述以為梁氏肇自武皇終于敬帝

其興亡之運盛衰之跡足以垂鑒戒定褒貶究其始

終起齊永元元年逮于王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草

創為三十卷號曰梁典其序日記之與史其流不一

編年之作無若春秋則魯史之書非帝皇之籍也三

皇之簡為三墳五帝之策為五典此典義所繇生也

至乃尚書述唐帝為堯典虞帝為舜典斯又經文明

據是以典之為義久矣哉若夫馬史班漢述帝稱紀

自茲厥後因相祖習及陳壽所撰名之曰志總其三國分路揚鑣唯何法盛晉書變帝紀爲帝典旣云師古在理爲優故今之所作稱爲梁典梁有天下自大同以前區寓寧晏太清已後寇盜交侵首尾而言未爲盡美故開此一書分爲六意以高祖創基因乎齊未尋宗討本起自永元今以前若干卷爲追述高祖生自布衣長於弊俗知風教之臧否識民黎之情僞爰逮君臨弘斯政術四紀之內寔云殷阜今以若干卷爲太平世不嘗夷時無常治非自我後仍屬橫流今以若干卷爲敘亂泊高祖晏駕之年太宗幽辱之歲謳歌獄訟唯向西陝而不向東都不庭之民流逸之士征伐禮樂歸世祖而不歸太宗撥亂反正厥庸斯在治定功成其勳有屬今以若干卷爲世祖至於四海困窮五德舛替則敬皇紹立仍以禪讓今以若干卷爲敬帝驃騎王琳崇立後嗣雖不達天命是其忠節今以若干卷爲後嗣主至在太宗雖加美謚而大寶之號世所不遵蓋以扼於賊景故也承聖紀歷自接太清神筆詔書非宐輒改詳之後論茲有理焉夫事有始終人有業行本末之間頗宐敘述案臧榮緒稱史無裁斷猶起居注繇此而言實資詳悉又編

年而舉其歲次者蓋取分明而易尋也若夫獫狁孔熾鯁我中原始自一君終爲二主事有相涉言成混漫今以未分之前爲北魏旣分之後高氏所輔爲東魏宇文所挾爲西魏所以相分別也重以蓋彰殊體繁省異文其關損益頗有凡例

許亨爲衛尉卿撰齊書并志五十卷遇亂之後撰梁史成者五十八卷

陸從典入隋爲給事郎兼東宮學士又除著作佐郎右僕射楊素奏從典續司馬遷史記迄于隋其書未就值隋末喪亂

姚察入隋授秘書丞別勅成陳梁二代史所撰雖未畢功文帝開皇之時遣中書舍人虞世基索本具進今在內殿梁陳二史多是察之所撰其中序論及紀傳有所闕者臨亡之時仍以體例誠幼子思廉博訪撰續思廉流涕奏行思廉初補漢王府行參軍掌記室尋除河間郡司法大業初中書侍郎虞世基奏思廉踵梁陳二代史自是以來稍就補續

又撰傳國志十卷

許懋爲著作郎著述行記四卷撰齊記二十卷

趙齊旦爲中郎將撰陳王業曆一卷

冊府元龜 採撰

卷之五百五十五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國史部

採撰

後魏東阿縣公順任城王澄之子撰帝錄二十卷

崔暹初為慕容燕著作郎撰燕記

封懿仕慕容燕為中書令撰燕書頗行於世

崔浩為太常卿初道武詔尚書郎鄧淵注國記十餘

冊府元龜 國史部

卷之五百五十五

乙

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逮子明元不廢著述神麈二
年詔集諸文人撰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謙鄧穎晁繼
范亭黃輔等共參著作叙成國書三十卷

高允領著作郎與崔浩述成國記允表曰往年被勅
令臣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近約而可觀臣聞箕子
陳謨而洪範作宣尼述史而春秋著皆所以章明列
辟景測皇天者也故先其善惡而驗以災異隨其得
失而効以禍福天人誠遠而報速如響甚可懼也自
古帝王莫不尊崇其道而稽其法數以自脩勅厥後
史官竝載其事以爲鑒誠漢成帝時光祿大夫劉向
見漢祚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眚而不見納遂因洪
範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爲其傳覲以感悟人主而終
不聽察卒以危亡豈不哀哉伏惟陛下神武則天獻
鑒自遠欽若稽古率繇舊章前言往行靡不究鑒前
皇所不逮也臣學不洽聞見寡薄懼無以裨廣聖聽
仰酬明旨今謹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文辭凡爲八
篇大武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城崔浩乎
又允爲中書令遷中書監雖久典史事然而專勤屬
述時與校書郎劉模有所緝綴太較依續崔浩故事
准春秋之體而時有利正允所引劉模者頗涉經籍

微有注籍之用允為秘書典著作選為校書郎允修
撰國記與俱輯著嘗令模持管籥每日同入史閣接
膝對進屬述時事允年已九十目手稍衰多遣模執
筆而授裁斷之意如此者五六歲允成篇卷考論上
下模豫有功焉

劉昫為樂平王從事中郎以三史文繁著畧記百三
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燉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

卷

劉芳為員外散騎嘗侍儀兼通直嘗侍從駕南巡撰
述行事尋而除正

韓始均為著作郎改陳壽魏志為編年之體廣益異
聞為三十卷又著冠帶錄

崔鴻為散騎嘗侍齊州大中正弱冠便有著述之志
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淵石勒慕容

雋符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子張軌李權呂
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馬跋等竝因

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為十六
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子子

元秘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曰臣以亡考故散
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鴻不殞

家風式績世業古學克明在新必鏡多識前載博極羣書才史富洽號稱籍甚年止壯立便斐然懷著述之意正始末任屬記言撰輯餘暇乃刊著趙燕秦夏涼乞伏西蜀等遺載爲之贊序褒貶評論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有李權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始購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各爲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爲備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一本敢以仰呈儻或淺陋不廻睿賞乞藏秘閣以廣異家

韓顯宗爲著作郎撰馮氏燕志孝友傳各十卷

高謙之爲國子博士以舅氏沮渠蒙遜曾據涼土國書漏闕謙之乃修涼書十卷行於世

嘗景爲秘書監撰儒林烈士傳各數十篇

梁祚爲秘書令撰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

裴伯茂爲中書郎曾撰晉書竟未能成

溫子昇爲中書郎撰永安記三卷

宋繪好撰述中朝士傳十卷

李公緒爲衛州司馬屬疾去官潛居自待雅好著書

撰古今異記二十卷趙語十三卷

高閭爲侍中撰燕志十卷

記馮跋事

姚和都爲左人尚書撰奏記十卷

記姚
甚事

楊銜之撰雒陽伽藍記五卷廟記一卷

北齊魏收天保元年除中書令兼著作郎二年詔撰
史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務
帝令羣臣各言爾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成魏
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署
名而已帝勅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
始魏初鄧彥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允程
駿李彪崔光李琰之徒知世修其業浩爲編年體彪
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
文起居注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王尊業補續馬下
訖孝明事甚委悉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三十卷
收於是部通直嘗侍房延祐司馬空辛元植國子博
士以柔裴之尚博總斟酌以成魏書辨定名稱隨條
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聞
之勅成一代大典凡十一紀九十二列傳合一百一
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
奏請終業許之十一月復奏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
卷律曆二卷禮樂四卷食貨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
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十卷續於記傳合一百

三十卷分爲十二帙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
四論前後二表一啓焉皇建中詔收更加研審收奉
詔頗有改正及詔行魏史收以爲在秘閣外人無繇
得見於是命送一本付外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
陽休之爲中書監撰幽州人物志行於世

劉晝冀州舉秀中不第撰高才不遇傳四卷

顏之推爲黃門侍郎撰集靈記二十卷冤魄志三卷

李槩撰國春秋二十卷左史六卷

盧思道爲黃門侍郎侍詔文林館撰知己傳一卷

後周蕭大圓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性好學務於

著述人之舊事三十卷寓記三卷

榮建緒性寬直兼有學業爲載師下大夫儀同三司

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記三十卷

姚最字士會爲太子門大夫遷蜀王秀司馬博通經

史尤好著述撰梁後畧十卷行於世又撰序行記十卷

劉璠爲內史中大夫撰梁典三十卷

隋魏澹爲著作郎仍爲太子學士別成魏史爲例一

卷其一日臣聞天子者繼天立極終始絕名故穀梁

傳曰太上不名曲禮曰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

侯尚不生名况天子乎若爲太子必須書名良繇子

孝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是以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傳曰舉以太子禮杜預注云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即位之日尊成君而不名春秋之義聖人之微旨也至如司馬遷周之太子竝皆言名漢之儲兩俱設其諱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志恐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爲優劣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儲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史諱皇帝名書太子字欲以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也其二曰五帝之聖三代之英積德累功乃文乃武聖賢相承莫過周室名器不及后稷追謚止於三王即前代之茂實後人之龜鏡也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竝極崇高遠堯舜憲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未師典誥尚須南董有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言是觀過所謂决渤澌之水復去堤防襄陵之災未可免也侯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絕世尊爲始祖得禮之宜乎文昭武成雄據塞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

孫斤之亂也兵交御座太子受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緡方娠宗廟復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實在獻明此之三世稱謚可也自茲以外未之敢聞其三日臣以爲南巢桀亡牧野紂滅斬以黃鉞懸首白旗幽王死於驪山厲王出奔於彘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以勸善懲惡詔誡將來者也而大武獻文竝皆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間頗露首尾殺主害君莫知名姓逆臣賊子何所懼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圓首方足孰不瞻仰况復兵交御座矢及主屋而可隱沒者乎今始撰史分明直書不敢迴避且隱桓之死閔昭殺逐丘明據實叙於經下况復懸隔異代而致依違哉其四曰周道陵遲不勝其弊楚子親問九鼎吳人來徵百牢無君之心實彰行路夫子刊經皆書曰卒自晉德不競宇宙分離或帝或王各自署置當其生日聘使往來畧如敵國及其終也書之曰死便同庶人存沒頓殊能無懷愧今所撰史諸國凡處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吳楚其五日壺遂祭問馬遷答之義已盡矣後之述者仍未領悟董仲舒司馬遷之意本云尚書者隆平之典春秋者撥亂之法興衰理異制作亦殊治定則直叙欽明世亂則辭

兼顯晦分路命家不相依放故云周道廢春秋作焉
堯舜之盛尚書載之是也漢興以來改正朔易服色
臣下百官力誦聖德仍不能盡余所謂述故事而君
比之春秋謬矣然則紀傳之體出自尚書不學春秋
明矣而范曄云春秋者文既總畧好失事形今之擬
作所爲短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
悉適之後學此焉爲優故繼而述之觀曄此言豈直
非聖人之無法又失馬遷之意旨彼蓋自謂贊仰其
體而放之魏收云魯史既脩達者貽則子長自拘紀
傳不存師表蓋泉源所繇地非企及雖復遜辭畏聖
亦未思紀傳所繇來也澹又以爲司馬遷創立紀傳
以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爲立論計在身行跡具
在正書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再述乍同銘頌重叙唯
覺繁文按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者無非
甚泰其間尋嘗直書而已今所撰史竊有慕焉可爲
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損益者所不論也

王邵爲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
私撰史爲內史侍郎李元操所奏帝怒遣使收其書
覽而悅之於是起爲員外散騎侍郎遷秘書少監卒
邵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初撰

丹元錄 採撰 卷之五十五

齊誌為編年體二十卷復為齊書紀傳一百卷平賊

記三卷爾朱氏家傳二卷

劉善經博物洽聞尤善詞筆歷著作佐郎太子舍人

著酬德傳三十卷

牛弘為吏部尚書撰周史十八卷

虞綽字士裕大業初為秘書學士奉詔與秘書郎虞

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

綽所筆削煬帝未嘗不稱善而官竟不遷

許善心大業四年為給事郎撰六物志奏之九年煬

帝嘗言及高祖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勅善心與

崔祖澹撰靈異記十卷初善心父亨仕陳領大著作

撰梁史未就而歿善心述成父志脩輯家書葺畧成

七十卷

宇文愷為左庶子撰東宮典記七十卷

明克讓為通直散騎嘗侍著古今代記一卷續名僧

記一卷

柳誓為秘書監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

侯白為儒林郎著旌異記十五卷行於世

崔頤為起居舍人大業中秦詔作東征記

唐王通字仲淹勃之祖也絳州龍門人仕隋為蜀郡

守

丹元錄 國史部 卷之五十五 十

司戶書佐大業末棄官歸以著書講學為業依春秋體例自獲麟後歷秦漢至於後魏著紀年之書謂之元經

令狐德棻為起居舍人高祖武德四年十一月德棻從容言於帝曰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於周隋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

如是十數年後恐事跡湮沒無可紀錄至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詔曰司典序言史官記事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爰自有魏至於陳

隋莫不自命正朔縣歷歲祀各殊徽號刪定禮儀然而簡牘未編紀傳咸闕炎涼已積証俗遷訛餘烈遺風泯焉將墜朕顧彼湮落深用軫悼有懷撰次實資

至直中書舍人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殷聞禮可修魏史侍中陳叔達秘書丞令狐德棻大史令唐儉可修周史中書令封德彝中書舍人顏師古可修隋

史大理卿崔善與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可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孫前秘書丞魏徵可修齊史秘書監竇璉給事中歐陽詢秦

王文學姚思廉可修陳史繇歷數載竟不就而罷修之源自撰至貞觀三年於中書置秘書內省以修五代

史十年正月二十日尚書左僕射房玄齡侍中魏徵

散騎嘗侍姚思廉太子右庶子李百藥孔穎達禮部

侍郎令狐德棻中書侍郎岑文本中書舍人許敬宗

等撰成周隋梁陳齊五代史上之進階頒賜有差顯

慶元年五月四日史官修梁隋齊周陳五代志三十

卷太尉長孫無忌表進之魏徵為侍中初有詔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

穎達許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陳史李百藥撰齊史徵受詔惣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隋史序論

皆徵所作梁齊各為惣論時稱良史史成加左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賜物二十段姚思廉受詔與書監

魏徵同撰梁陳二史思廉又採諸家梁史續成父書并推寃陳事刪益傳綜顧野王所修舊史撰成梁書

五十卷陳書三十卷魏徵惟裁其惣論其編次筆削皆思廉之功也

裴矩為吏部尚書撰開皇平陳記十二卷

房玄齡為司空貞觀十七年七月玄齡及給事中許

敬宗著作郎敬播上所撰高祖今上即太宗也實錄各二

十卷二十年閏三月詔曰朕拯溺師旋省方禮畢四

海無事百揆多閑遂因暇日詳觀典府考龜文於蓂

載辨鳥冊於軒年不出巖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旋

纘臨既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繇斯不昧左官詮

事歷茲縣遠祭揮文字之道導達書契之源大矣哉

蓋史籍之為用也自沮誦攝官之後伯陽載筆之前

易代史臣皆有刪著仲尼修而採擣抗倚相誦而闡

冊府元龜 國史部 卷之五百五十六 十二

丘墳降自西京班馬騰其茂實逮於東漢范謝振其芳聲叢爾當塗陳壽敷其國志眇哉有宋沈約裁其帝籍至若梁陳高氏朕命勒成惟周及隋亦同甄錄莫不彰善癉惡振一代之清芬褒德懲凶備百王之令典惟晉氏膺運制有中原上帝啓玄石之圖下武代黃星之德及中朝鼎謝江右嗣興竝宅寮區忽垂徽號足以飛英麗筆將美方書但十有八家雖存記注而才非良史書虧實錄榮緒煩而寡要行思勞而少功叔寧課虛滋味同於畫餅子雲學海涓滴埋於涸流處叔不預於中興法盛莫通於創業洎乎於陸曹鄧畧紀帝王鸞盛廣松纔編載祀其文既野其事罕傳遂使典午清塵韞遺芳於簡冊金行曩誌闕繼羨於驪駟遐想寂寥深爲歎息宜令修國史所更撰晉書詮次舊文裁成義類俾夫湮落之誥咸使發明其所須可依修五代史故事若少學士亦量事追取於是司空房玄齡中書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許敬宗掌其事又詔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守主客郎中盧承基太史李淳風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辛玄馭著作佐郎劉喬之光祿主簿楊仁卿御史主簿李延壽較書郎張文恭竝當時

屬文士分功撰錄莫不博考前文旁求遺逸芟夷蕪蔓舉其精要又令前雅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司儀郎敬播主客員外郎李懷安屯田員外郎李懷儼詳其條例重加考正以臧榮緒晉書爲摺本據諸家傳記而附益之爰及晉代文集罔不畢記爲十帝紀十志七十列傳三十載記其太宗所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稱制旨焉房玄齡以下爲論皆稱史臣後數載而書就藏之秘府頒賜皆洽各有差以其書賜皇太子及新羅使者各一部焉

又載李淳風爲史丞預撰晉書

及五代史書其天文與曆志皆淳風所作

溫大雅爲禮部尚書撰今上王業記六卷

褚無量爲散騎嘗侍兼國子祭酒撰帝王記錄三卷

長孫無忌以高宗朝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永徽元

年閏五月二十三日修貞觀實錄畢上之起貞觀十

五年至二十三年五月勒成二十卷顯慶元年七月

無忌又與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

書令兼太子詹事崔敦禮禮官國子祭酒崇文館學

士令狐德棻中書侍郎兼簡較右庶子弘文館學士

李義府著作郎崇賢學士劉裔之著作郎楊仁卿起

居郎弘文館直學士張文恭等撰國史史成起義寧

盡貞觀末依紀傳之例凡八十一卷成詣闕上之詔無忌已下加爵賜布有差藏其書於內府

許敬宗為中書令高宗顯慶四年二月敬宗與中書

侍郎許圜師太史令李淳風著作佐郎楊仁卿著作

郎顧裔受詔撰貞觀二十三年已後至顯慶三年實

錄成二十卷添成一百卷

帝以敬宗所紀多非實錄謂劉仁軌等曰先朝身履

甲冑親履兵鋒戎衣霜馬汗靴鏊生蟻虱削平區宇康濟生靈數年之間四海清晏方始歸功上帝臨馭下人昨觀國史所書多不周悉卿等必須窮微索隱原始要終盛業鴻勳咸使詳備至如先朝作威鳳賦意屬阿舅及士庶敬宗乃移向尉遲敬德傳內又嘗幸溫湯教習長圍四合萬隊俱前忽然雲霧晝昏部伍錯亂先聖既觀斯事恐其枉法者多遂潛隱不出待其整理然後臨觀顧謂朕曰振旅訓兵國之大典

此之錯失於法不輕我若見之必須行法一方軍政得罪人多我今不出良為於此今乃移向魏徵傳內稱是徵之諫語此既垂於實錄何以垂之後世朕嘗從幸未央宮辟仗已過忽於軍中見一人身帶橫刀其人云聞辟仗至怕不敢出仗家搜索不覺遂伏不敢動先聖斂轡即還顧謂朕曰此事若發數人合苑汝可於後伺看早放出之史家唯此一事差似不失其真郝處俊奏曰先聖仁恩觸類皆是臣命係往年宿衛之日被差腰舉供奉見有三衛誤拂御衣此人怕懼五情無主先聖謂之曰此間無御衣我不為汝作罪過不須怕懼上謂處俊曰此亦須入史至三月詔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吏部侍郎同三品李敬玄中書侍郎郝處俊黃門侍郎周智等並修史於是左史李仁實專掌其事將加刊改會仁實率官敬宗又撰文館詞林文人傳一百卷

呂才為太子司更大夫顯慶四年著隋紀二十卷

孟利貞撰封禪錄十卷入為著作郎

李延壽爲符璽郎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東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爲南北史帝自製

序

延壽又撰太宗文皇帝政典三十卷

張昌宗爲太子舍人修文館學士撰古文紀年新傳三十卷

唐臨爲禮部侍郎貶潮州刺史撰冥報記二卷

李義府爲右相流振州著宦遊記二卷

武三思爲特進梁王則天長安三年正月勅三思及納言李嶠正諫大夫敬則司農少卿徐彥伯鳳閣舍人魏知古崔融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直史館

吳兢修唐史採四方之志成一家之言長懸指則以貽勸誡

劉仁軌爲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著行年紀十卷行於代

杜儒童爲大州刺史撰隋季革命記十二卷傳於代何彥先爲地官侍郎撰三國戰策十二卷行於代

劉允濟爲著作佐郎嘗採摭魯哀公後十二代至於戰國遺事撰後春秋二十卷表上之盛傳於代遷左史兼直弘文館

魏元忠爲中書令中宗神龍二年五月與左散騎嘗

侍武三思禮部尚書祝欽明史官太嘗少卿徐彥伯
秘書少監柳冲國子司業崔融中書舍人岑羲徐堅
等以則天實錄二十卷上之

元行冲爲太嘗少卿景龍三年十二月行冲以本族
出於後魏未有編年之史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詳文
簡爲學者所稱

宗秦客爲內史撰聖母神皇實錄十八卷

丘悅爲岐王傳撰三國典畧三十卷

劉子玄爲著作郎修史玄宗開元四年十一月與吳
兢撰修睿宗實錄二十卷則天實錄三十卷中宗實

錄二十卷以聞

吳兢爲太子左庶子開元十四年七月十六日兢上
奏曰臣往者長安景龍之歲以左拾遺起居郎兼修
國史時有武三思張易之昌宗紀處納宗楚客常溫
等相次監領其職三思等立性邪佞不脩憲章苟飾
虛詞殊非直筆臣愚以爲國史之作在乎善惡必書
遂潛心積思別撰唐書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用
藏於私室雖綿歷二十餘年尚刊削未就但後臣私
門凶釁頃歲以丁憂去官自此便停知史事竊惟帝
載王言所書至重儻有廢絕實深憂懼於是彌綸舊

紀重加刪輯雖文則不工而事皆從實斷自隋大業十三年迄乎開元十四年春三月即皇家一代之典盡在於斯矣既撰將成此書於私家不敢不奏又卷軸稍廣繕寫甚難特望給臣楷書手三數人并紙墨等至絕筆之日當送上史館於是勅就集賢院修成其書俄又令就史館及魏遷荊州司馬其書竟未能就所修草本就亦自將帝令中使往荊州取得五十餘卷其記事疎畧不堪行用

魏又撰中宗皇帝實錄二十卷

裴光庭爲侍中開元二十年三月丁卯奏曰臣聞聖人述作先宅天人心次紀皇王之跡垂謨訓於萬代示褒貶於一方湯武道衰斯文將墜周公補其絕細仲尼振其頽綱然後樂正雅頌懲惡勸善自獲麟已來代歷千祀班馬以紀傳黜凡例魏晉以纂殺爲揖讓旣撓亂前軌又聳替後代春秋之義非聖人誰能修之伏惟陛下闢四門修六典高視風雅發揮經術徵臣末學待罪阿衡職兼弘文懼不勝任昔晉書文詞繁冗穿鑿多門太宗特紆宸衷親爲刊削兼命儒學以成贊論書稱御製臣等不勝大願上自周敬下至有隋約周公舊規依仲尼新例修續春秋經具有褒貶伏望進御裁定指歸如先朝故事其傳請與

館內直學士張琪李融等如左丘明受經敷暢聖意
屬詞比事原始要終審逆順之端定君臣之叙繼周
孔之絕跡闡文武之鴻休傳之無窮永爲程式帝手
詔報曰太上立德其次立言所以稽象緯而垂訓誠
也卿博古知今通才達識處弼諧之任則忠謹日聞
綜墳籍之司則文儒道長今欲正人倫而美教化因
舊史而作春秋斥班馬之紕繆繼經傳之褒貶著述
之美當如斯焉將以先朝取朕裁定雖憲章前烈而
事業相懸卿且就功隨了續進

韋述開元時爲工部侍郎居史職二十年國史自令
狐德棻至於吳兢雖累有修撰未成一家之言至述
始定類例續遺闕勒成國史一百一十二卷并史例
一卷事簡而語詳雅有良史之才

劉隗爲左拾遺依劉向說苑撰續說苑十卷以獻玄
宗嘉之蘭陵蕭穎士以爲譙周陳壽之流

于休烈肅宗時爲太常少卿兼修國史至德二年十
一月二十七日奏曰國史一百六卷開元實錄四十
七卷起居注并餘書三千六百八十二卷並在興慶
宮史館京城陷賊後皆被焚燒且國史實錄聖朝大
典修撰多時今茲無本伏望下御史臺推勘史館所

繇令府縣招訪有人別收得國史實錄如送官司重
 加購賞若是官書仍赦其罪得一部超授官得一卷
 賞絹十疋數月之內唯得一兩卷前修史官工部侍
 郎韋述陷賊入東京至是以其家藏國史一百一十
 三卷送於官 又撰五代帝論
 元載代宗朝為相廣德二年四月詔集賢院撰歷代
 書志從載所請也

令狐峘為起居郎舍人兼修國史大曆三年峘修玄
 宗實錄一百卷成峘著述雖精屬喪亂之後起居注
 亡失纂開元天寶間事唯得諸家文集編其詔冊名
 臣傳十無三四後人以漏畧譏之

韓潭為夏綏銀節度使德宗貞元十三年潭進統載
 三十卷其書採虞夏以來至於周隋錄其事跡善於
 始終者六百六十八人為立傳

沈既濟為左拾遺史館修撰撰建中實錄十卷
 令狐丕為太僕寺丞憲宗元和二年七月丕進亡故
 史官令狐峘所撰代宗實錄四十卷詔付史官初峘
 為右庶子史館修撰坐貶吉州別駕實錄於貶所畢
 功至是方奏以功贈工部尚書

裴均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元和五年十月

均與史官蔣武等修成德宗實錄表奏之曰臣聞格
天周物之功繼統事難之績屬當興運則事顯一時
貽之後來則名示百代是以舜謂盡善禹稱無間典
謨斯在芳烈可徵雖垂訓必資於濟哲顧不朽亦賴
之紀述伏以德宗皇帝臨御天下殆三十年躬勤庶
政戡難羣慝消復厄運大拯橫流貞元之後天下無
事亭障寢析梯航獻珍納蒸入於壽域兼前王之能
事加以聖政多暇睿文間作篆請金石播於管絃扶
持翼武之勲死節納忠之士亦猶星拱辰極雲從飛
龍君臣協期事業光大宜當刊錄以垂無窮陛下掃

清衆區恢復祖業執契求理思覲前鑒爰詔臣等俾
加撰錄臣與修撰官秘書少監蔣武以去年八月論
著絕筆勒成德宗實錄五十卷繕寫整飭今已就功
臣等學愧前脩職叨東觀雖談天測海未究其高深
而褒善貶惡靡慚其良直徒極搜採尚懼闕遺臣屬
有大馬之疾未任躬自獻上伏以國之大典夙奉德
音編簡既終稽慢爲罪其實錄五帙五十卷并目錄
一卷謹隨表獻上帝覽而稱善詔答之曰朕獲纘丕
緒憲章成式永維皇祖之訓巍乎一代之典爰俾撰
錄垂之無窮以卿台輔元臣清直正氣博貫程制該

通古今載筆之司遂命監領果諸朕志克就厥功縑
緗永存風烈盡在祗若遺範感慰良深眷乃勤勞增
用嘉歎所進知乃賜埴繒錦三百疋及銀器修史官
蔣武林寶韋處厚樊紳等既頒寵賜又皆命進秩蔣
武後改名又再居史職前後二十年著大唐宰臣錄
七十卷凌煙閣功臣秦府十八學士史臣傳共四十
餘卷宰相記三卷

劉竦爲右補闕集賢殿學士著傳記三卷
張薦爲工部侍郎初在史館二十餘年著宰輔傳畧
寓居錄令怪集等

馬宇爲秘書少監史館修撰有史學撰鳳池錄五十
卷

范傳正爲宣歙觀察使著西隱畧三卷
路隋爲翰林侍講學士諫議大夫穆宗長慶二年十
月勅隋及中書舍人韋處厚充史館修撰修憲宗實
錄仍分日入史館修實錄未畢之間且許不入內署
仍放朝參其實錄雖未絕筆統例取捨皆處厚創起
文宗朝隋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太和四年
三月隋表上憲宗實錄曰臣聞古者左史記言右史
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遠自軒皇近惟列聖其間

睿哲文明之德格天濟物之功實賴記述傳諸不朽
伏以憲宗皇帝承十一葉之基運盪六十年之妖氛
神功燁於無外玄化光於有截語儉德則漸澣濯以
番訓言憂勤則躬日昃而忘倦廣聰明則惟恐其不
聞納忠諫則咸許其自達羣臣荷寬裕之德黔首飽
慈惠之仁今之舉盛烈者貞觀開元元和而已誠宜
垂諸簡牒煥被縑緗長慶二年詔監修宰臣杜元穎
命翰林侍講學士臣處厚臣趙暨史官沈傳師鄭澣
宇文籍等分年編次實錄屬中外多故筆削未遑或
職秩遽移刊綴莫就陛下丕承鴻緒思弘祖德前詔
處厚繼命臣隋比因奏對促令纂勒臣今採處厚等
所錄又與見在史官蘇景裔等傳訪遺逸精加研覈
以畢其功建茲周歲錯綜方就謹撰憲宗皇帝實錄
爲四十卷目錄一卷謹隨表奉獻雖刳精極思徒効
其勤勞而測海窺天豈知其萬一無任悚惕兢慙之
至謹詣光順門奉進以聞詔報曰卿學貫六經究春
秋之微旨業精五典得簡冊之菁華編年紀述於皇
猷記事備陳於王業番堯言而可法彰禹績而有光
極思盡誠宣我祖德閱覽之際虔感彌深賜監修國
史路隋及見在史官司封郎中蘇景胤起居舍人陳

夷行屯田員外郎李漢右拾遺蔣係各綿綵銀器有
差隋又進穆宗實錄二十卷文宗時隋爲門下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太和五年奏曰伏奉
七月十七日勅以順宗實錄頗非詳實委臣等重加
刊正畢日聞奏者臣奉宣尋以拜恩亦取史本欲加
筆削近伏見衛尉卿周居巢諫議大夫王彥威給事
中李固言及史官蘇景胤等各上章疏具陳刊改非
宜又聞班行以此論議頗衆臣伏以史策之作勸誠
所存事有當書理宜歸實匹夫美惡尚不可誣人君
得失無容虛載聖恩以前實錄記貞元末數事稍非
摭實蓋出傳聞審知差舛便使刊正頃因坐口屢形
聖言通計前後至於數四臣及宗閔僧孺亦以永貞
已來歲月至近禁中行事在外固難詳知陛下所言
皆是接於耳目既聞乖謬因述古今引前史之直不
疑盜嫂之言及第五倫搥婦公之說固多此比難盡
信書所與睿鑒詳於聽言深慎於行事特此比類上
開聰明特蒙降察稍恕前謬繇是近番宣命令有改
修臣等伏以貞觀已來累朝實錄有經重撰不敢固
辭但欲粗刪深誤亦固盡存諸說宗閔僧孺相與商
量緣此書成於韓愈今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子婿

若遣參撰或致私嫌以臣職既監修盍令詳正及經
奏請事遂施行今者寮庶兢言不如本起表章交奏
似有他疑臣雖至昧容非自請既迫羣議輒冒上聞
縱臣果獲修成必懼終爲時累且韓愈所書亦非出
已元和之後已是相循縱其密親豈害公理使歸本
職實謂正名其實錄狀伏望修示舊紀最錯者宣付
史官委之修定則真聖祖垂休永無慙於傳信下臣
非據獲減戾於侵官彰清朝立政之方表公器不私
之義流言自弭時論攸宜詔曰其錄中所書德宗順
宗朝禁中事尋訪根抵蓋起謬傳諒非信史宜令史
官詳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其餘依奏

李德裕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太和八年九月己未進

柳芳舊聞三卷又撰異域歸忠傳二卷

王彥威爲戶部侍郎判度支開成二年二月進所傳

撰唐典七十卷其表曰臣去太和元年伏蒙聖恩擢

授諫官又叨史職注記之暇嘗覽國史臣輒畧其繁

文舉其機要起自武德終於永貞撰成唐典一部凡

七十卷謹詣右銀臺門奉進文宗頗嘉之賜以錦綵

銀器仍宣付史館集賢院繕寫

李紳爲宰臣監修國史武宗會昌元年四月奉勅憲

冊府元龜採摭

宗實錄宜令史館再修撰進入其先撰成本不得注

破并與新撰本同進來至三年十月紳與修撰官鄭

亞等修畢進至大中二年十一月又降勅曰憲宗實

錄宜施行舊本委天下諸州府察訪如有寫得者並

送館不得藏隱先是李德裕秉政以其父元和初為宰相前史官或書其不善之事故德

裕先請不遷憲宗廟為議者沮之復請改撰實錄朝野非之

崔龜從為相大中五年七月上新撰唐曆三十卷

李讓夷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撰敬宗實錄

十卷

魏暮為相監修國史大中八年三月暮修成文宗實

錄四十二卷上之史官給事中盧耽太嘗少卿將偕

司勳員外郎王渢右補闕盧告頒賜銀器錦綵有差

崔玄暉以著述為業所撰義士傳十五卷友義傳十

卷

柳玘為吏部侍郎大順二年二月勅玘等修宣宗懿

宗僖宗實錄始丞相監修國史杜讓能以三朝實錄

未修乃奏吏部侍郎柳玘右補闕裴廷裕左拾遺孫

泰駕部員外郎李喬太嘗博士鄭光庭等十五人分

修之踰年竟不能編錄一字惟廷裕採宣宗朝耳目

聞覩撰成三卷目曰東觀奏紀納於史館

冊府元龜 採撰

卷之五十五

沙仲穆昭宗龍紀中纂野史十卷起自太和終於龍紀因曰太和野史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國史部

採撰

唐路隋為翰林侍講學士與中書舍人韋處厚同撰
憲宗實錄內永貞元年九月書河陽三城節度使元
韶卒不載其事跡隋等立議曰凡功臣不足以垂後
而善惡不足以為誠者雖富貴人第書其卒而已陶

冊府元龜

國史部

此修及下李吉甫一修石在此卷內
查此二條在卷五百五十九李嗣修前亦別列補入

青劉舍許昌薛澤莊青翟趙周皆爲漢相爵列通侯而良史以爲齷齪廉謹備員而已無能發明功名者皆不立傳伯夷莊周墨翟魯連王符徐稚郭泰皆終身匹夫或讓國立節或養德著書或出奇排難或守道避禍而傳與周邵管晏同列故富貴者有所屈貧賤者有所伸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人到於今稱之然則志士之欲以光耀於後者何待於爵位哉富貴之人排肩而立卒不能自垂於後者德不修而輕義重利故也自古及今可勝數乎

李吉甫爲相監修國史元和八年十月宰臣以伏下候對於延英殿帝以時政記問於宰臣吉甫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左史記言今起居卽是也右史記動今起居舍人是也永徽中宰相姚璩監修國史慮與造膝之言或不下問因請隨奏對而記伏下以授史官今時政記是也帝曰其間或修或不修者何也吉甫對曰凡而奏德音未及施行總謂機密固不可書以送史官其間謀議有發自臣下者又不可自書以付史官及事已行者制旨昭天下皆得聞之卽史官不記不待書以授也且臣

觀時政記者姚璿修長壽及璿罷而事廢賈耽齊沅修貞元及耽罷而事廢然則關於政化者不虛美不隱惡謂之良史

梁李琪貞明中歷兵禮吏侍郎與張袞郝殷象馮錫嘉奉詔脩撰太祖實錄三十卷叙述非工事多漏畧復詔宰臣敬翔別纂成三十卷目之曰大梁編遺與實錄偕行

後唐趙熙明宗時爲起居郎史館脩撰天成二年八月熙上言曰伏以皇帝陛下應天御宇纘聖承乾咸從睿哲之功克致文明之運始自乾坤蕩定京輦廓

清箴規委諫諍之臣輔弼任賢良之士莫不盡編竹帛已播遐陬其有聖德憂勤睿謀沉密至理每叶於神化格言皆契於天時或拱極侍衛之臣或秉政樞機之地或陛下有籌畫之妙或大臣得應對之儀外班旣不聞知直史憑何紀錄實慮歲月深久永作遺文自此凡是內中公事及詔書奏對應不到中書者伏乞委內臣一人旋具抄錄月終關送史館庶使簡編畢備言動無遺垂萬古之美談顯一時之盛事九月史館奏伏奉九月八日勅國祚中興已逾五載皇基統嗣爰及兩朝其有紀年之書行事之紀未聞編

錄實謂曠遺所司既不舉明史官又無起請因循斯
久闕漏轉多宜令史臣先修太祖武皇帝莊宗兩朝
實錄速具奏呈新朝日曆行事亦可精專纂錄無使
廢墜者伏以簡編事重久闕鑒修須循廣記之規以
備必書之要館司或有闕漏公事盡令提舉施行伏
自陛下赴難維京以副人望宰臣百辟諸道藩侯各
貢歲章請臨寶位羣情尤切三讓彌堅且行教令之
規先進代王之號既從俞允尋就繼承皇澤播於萬
方聖功超於千古伏自大駕臨至德宮宰臣百官諸
道侯伯各上勸進牋表及聖旨謙讓批答兼宣諭諸
道教令詔書及寶冊文并自天成元年四月後至今
年九月以前內降詔書陛下日親時政金口所宣去
弊除姦及近日敷奏省費從寬之事竝請下所司各
簡抄錄送館所異編修總無漏畧從之十二月同州
節度使盧質准勅錄太祖莊宗兩朝功臣書詔白進
之是月都官郎中庾傳美訪圖書於三川孟知祥處
得九朝實錄及雜書傳千餘卷竝付史館同光已後
館中煨燼無幾九朝實錄甚濟其闕

趙鳳監修國史天成四年七月鳳奏當館奉勅修懿
祖獻祖太祖莊宗四帝實錄自今年六月初一日起

手旋具進呈次伏以凡關纂述務合品題承乾御宇之君行事方云實錄追尊冊號之帝約文只可紀年所修前件史書今欲自莊宗一朝名爲實錄其太祖已上竝目爲紀年從之至其年十一月史館上新修懿祖獻祖太祖紀年錄共二十卷莊宗實錄三十卷鳳及修撰張昭遠呂咸休各賜繒綵銀器等

崔悅爲都官郎中知制誥長興二年五月悅上言臣聞高祖神堯皇帝初定天下起居舍人令狐德棻上言以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恐十數年後事跡蔑聞因命儒學大臣分撰南北諸史且言異代猶恐棄遺况在本朝豈以湮滅臣嘗聞宣宗纘承大業思致時雍旰食宵衣憂勤庶務十餘年之內可謂治平於時史官雖有注記尋屬多故輦輅省方未暇刊修皆至淪墜統臨之盛寂寞無聞伏思年代未遙耳目相接豈無野史散在人間伏乞特命購求十獲五六亦可備編修興成一代之信書永祚千年之盛觀從之

三年五月史館奏當館職備編修理無曠失將美惡而具載庶古今以同風垂訓將來傳範不朽實有國之重事乃設教之本根伏自寇盜寢興皇唐中否四朝之聖君令命寂寞無聞數世之忠臣楮模湮淪罔

紀至於后妃貴主帝子皇孫禮樂廢興制度沿革不偶文明之運難崇祖述之規既遇昇平須謀纂集勅旨史館奏陳事件皆叶規程顯驗公勤竝宜依允

十一月壬午史館奏自宣宗朝以來時歷四朝未有實錄年代深遠簡牘散亡更歷歲時轉失根本自中興已來累於諸道購纂四朝日歷報狀百司關報亦恐已曾撰到實錄值亂亡失乞下兩浙湖南巡屬購募四朝野史及除自報狀關報等庶成撰集之功從之

十三

四年十一月史館奏先奉勅旨纂修太祖武皇帝並

宗光聖神閔孝皇帝兩朝實錄呈進者臣學虧富贍功愧裁成職司獲奉於簡書祖述濫承於綸旨國家神符運祚代出忠賢始祖自太宗朝初鎮墨離爰崇官族帶礪之紛華不絕鼎彝之盛美可尋懿祖昭烈皇帝立功元和翊戴章武東平淮蔡西闢河湟獻祖文皇帝既紹家聲愈遵堂構破晁夷而還貴主誅潞孽而定徐方仗鉞分憂振雄名於聞服維城作固濬靈派於天潢太祖武皇帝投袂勤工誓心報主拯三朝之患難邁五霸之英威經綸既叶於上玄捲祐乃延於下武莊宗神閔皇帝謀猷特立睿哲遐宣訓卒

練兵櫛風沐雨纘崇鳳曆恢三百載之世功平盪梟
巢刷四十年之讐耻一登大寶四換周星其間天地
慘舒君臣善惡旋自宮闈變動簡牘散亡遂徧訪於
見聞庶備詳於本末修撰朝議郎左補闕張昭遠傳
於記覽早預編排自今年六月一日與同職官員等
共議纂修獲成紀錄臣叨司筆削比乏史才如其英
妄測於河源裨竈強論於天道殺青斯竟代斲增慙
又以三祖追尊有殊受命約之舊史必在正名謹叙
懿祖書一卷獻祖書二卷太祖書一十七卷並題日
紀年錄先帝自龍飛晉陽君臨天下以日繫月一十
九年謹修成實錄三十卷誠多紕繆仰瀆休明顧鈇
素以驚心塵冕旒而洽皆是日賜門下侍郎兼工部
尚書平章事監修國史趙鳳雜絲五十疋蓋椀一副
李愚爲門下侍郎監修國史與諸儒修成創業功臣
傳三十卷愍帝應順元年閏正月愚與修撰判館事
張昭遠等詣閣門進新修唐功臣列傳三十卷
韓昭裔爲端明殿學士末帝清泰元年史館上言凡
書詔及處分公事臣下奏議望命近臣以時繫日錄
下史館編修詔昭裔及樞密直學士李專美錄送有
司行明宗時舊事也

劉昫自唐末帝時爲丞相監修國史清泰元年七月
昫奏曰史官奏天成二年九月詔纂修太祖至莊宗
實錄及功臣列傳四年十一月修懿祖獻祖太祖紀
年實錄二十卷莊宗實錄三十卷呈進其功臣列傳
委元修史官張昭遠與史館修撰相次編纂列傳計
三十卷今年閏月七日進呈未下所司臣以立功立
事須標於竹帛記言記事靡漏於簡編貴資褒貶之
文備述艱難之業伏惟陛下大明御宇至道臨人定
寰區以武功守宗祧以文德輝耀三古超越百王莫
不萬國來庭千官舉職臣叨居鈞軸已愧庸虛曾無
筆削之勞謬處監修之任輒茲舉奏冒瀆宸嚴詔所
修列傳付史館先是今春史館進之鄂王省視次便
屬起兵因是亡失故重繕寫奏故也二年六月制曰
恭惟先皇帝夷凶靜亂開國承家社稷危而再安乾
坤否而復泰弘宣一德寵惠兆民八年之間家給人
足然而致理之績雖已播於頌聲紀事之書尚未編
於史氏緬維續奉之道良增愧惕之懷其實錄宜令
史館疾速修撰呈進唯務周詳勿令闕漏

姚顛爲相兼監修國史清泰三年顛上表奉詔臣等
同修先皇帝實錄進呈自承天旨尋戒百官同申太

史之舊章徧訪茂陵之遺牒莫不囊螢汗簡寢筆懷
鉛粗成典冊之大綱詎副宸旒之重委臣聞刻木結
繩之代泥金簡玉之朝傳茂實於無窮播英聲於不
朽良以絃歌誦美竹帛書勲然則序皇猷而有質有
文論帝道而或疎或密疎則見譏於良史密則利澤
於洪源故禹穴藏書作法永垂於千古橋山刻木化
民徇止於百年恭惟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務實
去華本仁祖義鄙漢家之霸道薄用刑名遵老氏之
玄言克敦慈儉爰自仗義旂於參野總戎鉞於渠門
三紀訓兵奉列聖而重安鼎祚八年御宇育黎元而
別創蘿圖臣歷覽前經詳觀哲后無如先聖居宗室
而扶持景運作維城而屏翰皇家鷹揚豹變之奇曩
屈龍伸之智年總總角位已建牙輔獻祖太祖之經
綸解僖宗昭宗之禍難東平巢蔡北靜蕃渾披榛棘
而立朝廷斬豺狼而興社稷及莊宗失馭寰海橫流
方哀義帝之喪堅守唐侯之位而謳歌遽迫曆數爰
歸於是革秦皇漢武之澆風修貞觀開元之仁政以
臣幽淺何以發揮自捧絲綸如挾冰炭但緣職分難
避擬掄臣即與判館事修撰官中書舍人張昭遠中
書舍人李詳左拾遺吳承範等依約典謨考詳記注

按編年之舊體各次第以分功起龍潛受命四十年成鳳冊新書三十卷雖研精覃思備振於綱條而事重才輕仍憂於漏畧加以裝褫鹵莽繕寫生疎旋命直館右拾遺楊昭儉虔切指蹤專司較勘尚虞舛悞未盡周詳將冒犯於進呈實倍增於憂負翌日詔獎飾其書付史館中書門下率百官上章慰賀

九

晉賈緯爲起居郎史館修撰緯謂監修趙瑩曰唐史一百三十卷止於代宗已下十餘朝未有正史請與同職修之瑩異其言具奏晉祖然之謂李崧曰賈緯欲修唐史何如對曰臣每見史官輩言唐朝近百年來無實錄旣無根本安能編紀緯聞崧言頗怒而責崧沮已崧曰與公鄉人理須相惜此事非細安敢輕言緯見宰相論說不已明年春勅修唐史天福六年二月己酉緯奏曰伏覩國史館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紀傳德宗至文宗亦存實錄武宗至濟陰廢帝凡六代唯有武宗實錄一卷餘皆闕落臣今采訪遺文及耆舊傳說編成五十五卷目爲唐年補遺錄以備將來史官修述臣聞裴子野之修宋畧爰在梁時姚思廉之纂陳書乃於唐世咸因喪墜是有研尋皇帝陛下與日齊明固天縱聖華山歸馬宗文之道已行虎

殿延儒質疑之論斯啓一昨幸宣綸誥精擇史官以
 李氏父終想唐年遺事雖追名上號其制相公而創
 法定儀於文或異恐謬俗之訛變致信實以湮沉將
 輯亡書以修墜典臣父居職分深耻闕遺今錄淺聞
 別陳短序伏冀特廻睿鑒俯念愚衷芸閣蓬山誠莫
 裨於良直蹄涉掬土願少効於高深請下有司用資
 取證上覽之嘉歎賜器皿幣帛

十四

晉高祖天福六年二月己亥詔曰百王大典千古元
 龜償不編修永成漏畧有唐氏遠自高祖下自明宗
 紀傳未分書志咸闕今耳目相接尚可詢求若歲月
 更深何繇尋訪眷言筆削宜屬英髦戶部侍郎張昭
 遠起居即賈緯秘書少監趙鼎庶吏部郎中鄭受益左
 司員外郎李爲光等學竝該通文皆微婉俾成信史
 足展長才宜令張昭等修撰唐史仍令宰臣趙瑩監
 修昭又以唐朝數帝編簡殘缺詔遣修唐朝一代正
 史昭長於筆述銳於採求不三歲取天寶前舊史至
 濟陰少主實錄野史共纂成二百卷以聞有制稱美
 尋加戶封書付史館

晉少帝開運二年史官上新修
 李氏書紀志列傳共二百一十

三卷并目錄一卷都計二十帙賜監修
 前朝劉昫及修史官等緡絲銀器有差

趙瑩爲相監修國史天福六年四月瑩奏曰伏以唐

室君臨歷年長遠至若王言帝載國史朝經治平之時充溢臺閣自李朝喪亂迨五十年四海沸騰兩都淪覆竹簡漆書之部帙多已散亡石渠金馬之文章遂成殘缺今之書府百無二三臣等虔奉綸言俾令撰述褒貶或從於新意纂修須按於舊書旣闕簡編先憂漏落臣今據史館所闕唐書實錄請下勅購求昔咸通中宰臣韋保衡與蔣伸皇甫煥撰武宗宣宗兩朝實錄又光化初宰臣裴贄撰懿宗僖宗兩朝實錄皆遇國朝多事或值皇輿播越雖聞撰述未見流傳其韋衡裴贄合有子孫見居職任或門生故吏會託纂修或秘藏於士族之家或韜隱於鉅儒之室聖代方編於舊史者年有事於故朝聞此謬論諒多快愜况行恩獎以重購求請下三京諸道及中外臣僚凡有將此數朝實錄詣闕進納請量其文武才能不拘資地與除一官如卷帙不足據數進納亦請不次獎讐以勸來者目會昌至天復垂六十年其初李德裕平上黨著武宗伐叛之書其後康承訓定徐方有武寧本末之傳如此色類記述頗多復有世積典墳家傳史筆或收纂當時除目藏在私居或採摭近代制書以爲文集未逢昌運無以發明今屬搜揚誠爲

際會旣伸志業佇見旌讐請下中外臣僚及明儒宿學有於此六十年內撰述得傳記及中書銀臺事史館日曆制詔冊書等不限年月多少竝許詣闕進納如年月稍多記錄詳備請特行簡拔不限資序臣與張昭等共議所撰唐史抵叙本紀列傳十志本紀以綱帝業列傳以述功臣十志以書刑政本紀以綱帝業者本紀之法始於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刑政無遺綱條必舉須憑長曆以編甲子請下司天臺自唐高祖武德元年戊寅至天祐元年爲甲子轉年長曆一道以憑編述諸帝本紀列傳以述功臣者古者衣冠之家書於國籍中正清議以定品流故有家傳族譜族圖江左百家軒裳繼軌山東四姓簪組盈朝隋唐已來勲書王府故士族子弟多自紀世功備載簡編以光祖考今宸恩渙洽屬意謨論卿士大夫咸多世族聞茲汗簡孰不慰心請下文武兩班及藩侯郡牧各叙累代官婚名諱行業功勲狀一本如有家譜家牒亦仰送官以憑纂叙列傳十志以書刑政者五禮之書代有沿革至開元刊定方始備儀自寶應已來典章漸缺其祗見郊廟冊拜公王攝事相禮之文車輅服章之數勢移權倖禮

或僭差故軍容釋奠於儒宮舉朝議諸巷伯扈鑿而法服博士抗論年代既深禮文斯或請下太嘗禮院自天寶已後至明宗朝已來五禮儀注朝廷行事或異舊章竝據增損節文一一備錄以憑撰述禮志四懸之樂不異前文八佾之容或殊往代隋唐已來樂兼夷夏乃有文舞武舞之制坐部立部之名天寶之初雲韶大備寶應之後音律漸衰郊廟殿庭舊章斯缺自咸秦盪覆鐘石淪亡龍紀返正之年有司特鑄懸樂旋宮之義空有其文請下太嘗寺其四懸二舞增損始自何朝及諸廟樂章舞各開元十部用廢本末一一按錄以憑撰述樂志刑名之制代有重輕隋唐已來疏爲律令然累朝雖有制勅相次增益舊條以此格律之文未能盡一後勅不編於實錄諸制多在於法書請下大理寺自著律令已來後勅入格條者及會昌已來所經疑獄一一關報以憑撰述刑法志律曆五行天文災異中書實錄前代具書自唐季亂離簡編淪落太史所奏竝不載於冊書謫見之文時或存於星曆請下司天臺自會昌已來天文變異五行休咎曆法改更據朝代年月一一條錄以憑撰述天文律曆五行等志唐初定官品令三公三師爲

第一品尚書令僕爲第二品兩省御史臺寺監長官
六尚書爲第三品自定令已後官品錯舛比諸令文
前後同異又有兼攝簡較之例資授冊拜之文軍容
或盛於朝儀使務漸侵於省局以此官無定令位以
賞功臺府之權隨時輕重求諸官志前代無聞請下
御史臺自定令已後文武兩班品秩或升或降及府
名使額寺署廢置官名更改一一具析以憑撰述職
官志畫野離疆實均九貢帶河礪嶽爰命諸侯唐初
守邊則有都督總管之號開元命將即有節度按察
之名故刺史多帶於使衙郡閣更兼於軍額其後四
安之地因亂多設於戎夷九牧之中乘寵遂邀於旄
鉞故山河易制名類實繁請下兵部職方自開元已
來山河地理使各軍額州縣廢置一一條列以憑撰
述郡國志漢述藝文隋編經籍蓋以總括典墳之部
牢籠流畧之書唐初以迄開元圖書大備歷朝纂述
卷軸彌繁若不統而論之何彰文雅之盛請下秘書
省自唐初已來古今典籍經史子集元撰人姓氏四
部大數報館以憑撰述經籍志臣名叨輔弼學愧裁
成獲奉制書俾專信史伏以有唐纘曆累葉承平文
德武功已紛綸於圖諜記言載筆尚闕漏於簡書皇

帝陛下永念淪胥深思揖讓周武謂成湯之廟不忘故朝漢皇封王叔之孫蓋悲亡國今則已單優渥爰勤纂修凡在臣僚孰不知感所懼史才短淺識局荒唐實慮庸虛有孤宸委所陳條例如可施行請下所司庶幾集事從之

六

漢竇貞固隱帝時爲相乾祐二年貞固上言臣伏觀上自軒昊下及隋唐歷代帝王享國年月莫不裁成信史載在明文或編修只自於本朝或追補亦從於來者曾無漏畧咸有排聯蹤迹相尋源流可別五運生成之道於是乎彰明一跡或貶之書因茲而昭著

古旣若此今乃且然輒敢上言庶裨有作伏以晉高祖洎少帝兩朝臨御一紀光陰雖金德告哀蓋歸曆數而炎靈復盛固有階緣先皇帝昔在初潛曾經所事舜有歷試之迹禹陳俾乂之功載尋發漸之繇實謂開基之本近見史臣修高祖實錄神功聖德靡不詳明述漢之興繇晉而起安可遺落朝代廢闕編修更若日月滋深耳目不接恐成湮沒莫究端繇伏惟皇帝陛下德洽守文功宣下武化家爲國備觀王業之源續聖繼明益表帝圖之美舊章畢舉墜典聿修伏乞睿慈勅史官纂集晉朝實錄勅五運相承歷代

而猶傳鳳紀百王垂訓繼明而具載鴻猷况今司契御乾握圖纂極事每循於師古政必究於化源迨自金行成茲火德所請編錄庶補闕文其晉朝實錄宜令監修國史蘇逢吉與史官賈緯竇儼王仲等修撰呈進至太祖廣順元年七月竇貞固上言臣監修國史時奉詔修晉朝實錄伏以皇帝陛下武功定業文德化民河圖雜書將薦聖明之瑞商俗夏諺無輕典誥之資厚言貽誠以弘心彰往考來而在念臣等任叨南董才愧班荀屬辭虧朗暢之功總論寡精微之識秩無文於昭代浪塞闕如收遺韻於傳文與開來者奉茲銛槩賞以油緗同傾獻扶之心上副成書之命所撰晉高祖實錄三十卷少帝實錄二十卷謹詣東山閣門呈進勅貞固等羣書覩與直筆記言成一代之明文繼百王之盛典豈特洪纖靡漏抑亦褒貶有彰將播無窮永傳不朽歎重褒美傾刻不忘

五

周世宗顯德三年十二月詔曰伏以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削平多難開啓洪圖用干戈而清域中修禮樂而治天下克勤克儉乃武乃文入絃方混於車書三載忽遺於弓劍英謀睿畧旣高冠於前王聖德神功尚未編於信史詢於典禮闕孰甚焉宜垂不

則之文以永無疆之美其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
帝實錄宜差兵部尚書張昭修纂其同修纂官員委
張昭定名奏請又詔日書契已來史冊相繼明君暗
主罔或遺之所以紀一時之興亡爲千古之鑒誠梁
均帝唐清泰二主皆居大寶奄宅中區雖負宸當陽
不享延洪之數而編年紀事宜存纂錄之規用備闕
文永傳來裔其梁均帝唐清泰二主實錄宜差兵部
尚書張昭修纂其同修纂官員亦委張昭定名奏請
四年正月兵部尚書張昭奏奉勅編修太祖實錄及
唐梁二主主實錄今請國子祭酒尹拙太子詹事劉
溫叟同編修又奏撰漢書者先爲項傳編蜀記者首
序劉璋所貴神器之傳授有因曆數之推遷得序伏
緣漢隱帝君臨在太祖之前其歷試之績並在漢隱
帝朝內請先修隱帝實錄以全太祖之事功又梁末
主之上有郢王友珪纂弒君位未有記錄請依宋書
劉劭例書爲元兇友珪其末主請依古義書爲梁廢
帝其書曰後梁實錄唐末主之前有應順帝在位四
月出奔亦未編紀請書爲前廢帝清泰主爲後廢帝
其書並爲實錄兼請於諸道搜索圖記並從之五年
六月兵部尚書張昭等修太祖實錄三十卷上之

顯德六年十二月壬申朔史館奏請差官撰修世宗實錄從之

冊府元龜

文其未

文其未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國史部 五

論議

自左丘明授經於仲尼而為之傳其後太史公易編年之舊式明述作之微旨揚摧而論文辭炳焉班氏父子專心載籍亦復斟酌前史譏正得失爾後當筆削之任者蓋不乏其人焉至於考正先民之異同論

次一時之類例斷以年紀裁以體範深述懲勸之本
極談書法之事或列於封疏或形於奏記至乃立言
以垂制移書以布懷罕不磅礴今古講求與蹟緒言
佳話藹乎前聞足以見作者之志矣

漢司馬談為太史公談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
不達其意而師諄諄或也各習師法惑於初見諄布內切乃論六家之

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大傳謂易

繫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

之異路有省不省耳言發跡雖殊同歸於治但學者不能省察昧其端緒耳直猶但

也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

陰陽之術月令星官是其枝葉也拘曲礙也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

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事難盡從然其叙

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易變也墨

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言難盡用然其疆本節

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

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身劉向別錄云名家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

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澹古瞻字其為術

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撮摠取也干治

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

易操事小而功多操執持也千高切 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

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

臣佚佚樂也與逸同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美黜聰明黜聰棄明倚依

太素反本歸貞則理得而海內均也黜廢也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

形大勞則故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蚤古

早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位八

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謂月令者日順之者昌逆之

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

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經嘗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

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

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

究其理究盡也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

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

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

翦採椽不斲屋蓋曰茨以茅覆屋也採斲木也茨疾茲切採音采飯土簋歃土

刑簋所以盛飯也刑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為糲梁之

食糲粗米也一斛粟七斗米為糲音賴藜藿之羹藜草似蓬也藿豆葉也夏日葛

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

禮必以此為萬民率故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

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疆

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給亦足也人人此墨子

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

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

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

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分扶問切名家苛察繳繞

繳繞猶纏繞也繳功鳥切使人不得反其意剗決於名時失人情

剗讀與專同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

不失引名責實參錯交伍明知事情者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

曰無不為無為者守靜一也無不為者功利大也其實易行其辭難知

言指趣幽遠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任自然也無成勢

無嘗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後故能為萬物

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興起也舍廢也

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虛者道之嘗

也因者君之綱也言因百姓之心以為教但執其綱而已羣臣竝至使

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

之欵欵空也空則明也中當也充也中竹仲切欵言不聽姦迺不生賢不

肖自分白黑迺形形見也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迺合

大道混混冥冥元氣之貌也混故本切光耀天下復反無名返還

也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太用則竭形太

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

也

也

故聖人重之繇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
 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繇哉又謂其子
 遷曰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哀孔子修舊起廢論詩
 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
 歲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
 忠臣義士子為太史而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
 爾其念哉又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
 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
 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
 子何敢讓焉

言當已述成先人之業何敢自謙當五百歲而讓之也

上大大夫壺

遂曰昔孔子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

仲舒

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

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

中

是非謂本其得失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

事而已矣

以諸侯僭侈大夫擅權故貶討之也貶退也討治也

子曰我欲載之

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

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

與讀

日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

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

化

以變化之道為長也長讀如本字一日長謂崇長之也竹兩切

禮綱紀人倫故長

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
 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詠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
 秋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
 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道言撥亂世
 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
 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
 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
 失其本已已語中之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今之易經及象
象繫辭正無此語所稱易緯者則有之斯蓋易象之別記者也故臣弑君子弑父
 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易坤卦爻之辭有國者不可以

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

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

知其權經嘗也為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

蒙首惡之名蒙猶被也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

陷篡弑誅處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其

雖善以不知義理之故則陷於惡也被之空言不敢辭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弑君

之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

不子夫君不君則犯為臣下所干犯也臣不臣則誅

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

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

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禁者易見而禮之所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斷决也决之於禮義也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

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

史公曰唯唯否否

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也唯唯祭切

不然余聞之先

人曰慮義至純厚作易八卦

慮讀與伏同

堯舜之盛尚書

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

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

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

於歎

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政化清也於讀曰烏

澤流罔極

罔無也極止也

海外殊

俗重譯款塞

款叩也

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也

道言臣

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

力勤也

且士賢能

矣而不用有國者耻也主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

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

業不述墮先人所言

墮毀也謂不修之也音火規切

罪莫大焉余所

謂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

矣

後漢班彪為徐令以病免彪既才高而好著述遂專

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太初已後闕而

不錄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假傳數十篇

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畧論曰唐虞三代詩書

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見於史籍昔夏太史終古殷太史勢周太史儋也

暨於諸侯國自有史魯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衛史華龍骨者我太史也楚有左史倚

相故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乘者與於

田賦乘馬之事檮杌者囂凶之類典於記惡之誠春

秋以二始四時以記萬事遂各以爲名其記事一也

見趙岐孟子述定哀之間魯定公哀公也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

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繇是

乘檮杌之事遂闕不行於是爲闕也其書今亡而左氏國語獨童

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

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竝爭秦并諸侯則

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大中大夫陸賈記

錄時政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

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

黃帝下訖獲麟武帝大始三年登龍虎首獲白麟遷作史記絕筆於此年也作本

記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十篇謂文景紀

武紀禮書樂書兵書稽年表日者傳三王世家龜策傳傳斬列傳遷之所記從漢元

至武則絕其功也至於採經據傳分散百家之事甚

多疎畧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議淺而

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黃帝老子道家也五經儒學也

遷序傳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所形足萬物之謂崇黃老也又曰儒者傳而寡要勞而少功此謂

薄五經也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子寡

弱歲時無以祭祀飯食被服不足以自適如此不慙耻則無所比矣無崇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稽仁義亦足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史記游俠傳序曰季次原憲行君子

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疎食不饜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仁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器必成不愛其軀赴士之見盖有足多者今拘學成範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榮取名哉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刑極

謂遷被腐刑也遷與任安書曰最下腐刑極矣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盖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夫

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繇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

世家卿士特起則曰本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

衡山謂遷著項羽本紀又陳涉起於隴畝數月被殺無子孫相繼者為世家淮南衡山漢室之裔當世家而不之列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言進退之失也

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有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刊落者謂削落繁蕪所有

不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竝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盖不

暇也

史記衛青平陽人也張釋之之緒陽人並不顯郡之類也

今此後篇慎覈其

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張衡字平子爲太史令安帝永初中謂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駒駱等著作東觀撰集漢紀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病卒而衡嘗歎息欲終成之及爲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表曰臣仰幹史職敢徼官守竊貪成訓息志頑愚顧得專於東觀畢力於紀記竭思於補闕俾有漢休烈比長久於天地竝光明於日月照示萬嗣永永不朽也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其畧曰易稱虞戲氏王天下虞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并錄又一集事曰帝系黃帝產青陽昌意周書曰乃命少皞清清即清陽也今宜實定之又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又更始君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之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劉千秋爲越騎校尉校書東觀好事樊長孫與書曰

漢家禮儀叔孫通等所草創皆隨律令在理官藏於
几閣無紀錄者久令二代之業闇而不彰誠宜撰次
依擬周禮定位分職各有條序今人無愚智入朝不
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劉君甚然其
言與邑子通人郎中張平子參議未定而劉君遷爲
宗正衛尉平子爲尚書郎太史令各務其職未暇恤
也至順帝時平子爲侍中典校書方作周官解說乃
欲次述漢事會復遷河間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
猶不易矣旣感和言顧見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學爲
漢官篇畧道公卿內外之職旁及四夷博物條暢多
所發明足知舊制儀品

晉賈謐爲秘書監掌國史朝廷議立晉書限斷中書
監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謨欲引嘉平
已下朝臣盡入晉史於時依違未有所決惠帝立便
使議之謐上議請從泰始爲斷於是事下三府司徒
王戎司空張華領軍將軍王衍侍中樂廣黃門侍郎
稽紹國子博士謝衡皆從謐議騎都尉濟北侯荀駿
侍中荀藩黃門侍郎華混以爲宜用正始開元博士
荀熙乃協謂宜嘉平起年謐重執奏戎華之議事遂
施行

宋徐爰爲太常丞初元嘉中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孝武初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成之六年又以爰領著作即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而傳爲一家之書上表曰臣聞虞史炳圖原光被之美夏載昭策先隨山之勤天飛雖王德所至終陟固有資田躍神宗始於俾乂上日兆於納揆其在殷頌長發玄王受命作周寔維雍伯考仁之盛則振古之弘軌降逮二漢亦同茲義基帝業乎豐郊紹祚本於昆邑魏以武命國志晉以宣啓陽秋明黃初非更姓之本秦始爲造物之末又近代之令遠史鴻規典謨

緬邈紀傳成準善惡具書成敗畢記伏惟皇宋承金行之澆季鍾經綸之屯極擁玄光以鳳翔秉神符而龍舉剿定鯨鯢天人佇屬晉祿數終上帝臨宋便應奄膺統寓對越神工而恭服勤於三分讓德邁於不嗣其爲巍巍蕩蕩赫赫明明歷觀逖聞莫或期等宜依御書改文登冊變號起元義熙爲王業之始載序宣力爲功臣之斷其僞玄篡竊同於新莽雖靈武克殄自詳之晉錄及犯命於紀受戮霸朝雖揖禪之前皆著之宋策國典體大方垂不朽請外詳議於是外內博議太宰夏江王義恭等三十五人同爰宜以義

熙元年爲斷散騎嘗侍巴陵王休若尚書全部郎檀道鸞二人謂宜以元興三年爲始太學博士虞翻謂宜以開國爲宋公元年詔曰項籍聖公編錄二漢前史已有成例桓玄傳宜在宋典餘如爰議范曄爲太子詹事撰後漢書以爲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若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疊疊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議論嘗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爲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仁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日昃也南齊袁彖爲秘書丞議駁國史檀超以天文志紀緯序位度五行志載當時祥滯二篇所謂事用相懸日蝕爲災宜居五行超欲立處士傳夫事關策用方得列其名行今栖遁之士排斥皇王陵轢將相此偏介之行不可長風移俗故遷書未傳班史莫編一介之善無緣頓畧宜列其性業附出他篇後魏高祐孝文時爲秘書令後與丞李彪等奏曰臣

等聞典謨垂文話言所以光著載籍作戒行事所以昭揚然則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者錄事之辭尋覽前志斯皆司勳之實錄也夏殷以前其文弗具自周以降典章備舉史官之體文質不同立書之旨隨時有異至若左氏屬詞比事兩至竝書可謂存史意而非史體逮司馬遷班固皆博識大才論叙古今曲有條章雖周達未兼斯寔前史之可言者也至於後漢魏晉咸以放之爲推聖朝朔制上古開基長發自始均以後至於成帝其間世數久遠是以史弗能傳臣等疎陋忝當史職披覽國史竊有志焉愚謂自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遷固大體用事類相從紀傳區別表志殊貫如此修綴事可備盡伏惟陛下先天開物洪宣帝命太皇后淳曜二儀惠和王度聲教之所洽風譯之所覃固已義振前王矣加以太和已降年未一紀然嘉符禎瑞備臻於往時洪功茂德事萃於曩世會稽佇王牒之章岱宗想石記之列而秘府策勳述美未盡將令皇風大猷或闕而不載功臣懿績或遺而弗傳著作郎已下請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其人三年有成矣然後大明之功德光於帝篇聖后之勲業顯於皇策佐命忠

貞之倫納言司直之士咸以備著載籍矣孝文從之時李彪專統著作祐爲令時相關預而已

李彪爲度支尚書除名及宣武踐祚彪求復舊職修史官之事乃上表曰臣聞龍圖出而皇道明龜書見而帝德昶斯冥冥中之書契也自瑞宮立而卑高陳氏師建而貴賤序此乃人間之繩式也是以唐典篆欽明之策虞書銘慎徽之篇傳者夏氏之箴詩錄商家之頌斯皆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也逮於周姬鑒於二代文王開之以兩經公旦申之以六聯郁乎其文典章大畧也故觀雅頌識文武之丕烈察歌音辯周公之至孝是以季札聽風而知始基聽頌而識盛德至若尼父之刪魯籍丘明之辨孔志可謂婉而成章盡而不朽者矣自餘乘志之比其亦有趣焉暨史班之錄乃文窮於秦漢事盡於哀平懲勸兩書華實兼載文質彬彬富哉言也令大漢之風美類三代降及華馬陳干咸有放焉而敷贊弗遠不力致豈虛也哉其餘卒見而書觀事而作者多矣尋其本末亦可往來焉惟我皇魏之奄有中華也歲越百餘年幾十紀

太祖以弗違開基武皇以奉時創業虎嘯域中龍飛宇外小往大來品物咸亨自茲以降世濟其光史官

叙錄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圯冊勲有關美隨日落善因月稀故諺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至於太和之十一年先帝先后遠惟景業縣縣休烈若不恢史闡錄懼上業茂功殆有缺矣於是召名儒博達之士充麟閣之選於時忘臣衆短采臣片志令臣出納授臣丞職猥屬斯事無所與讓高祖時詔臣曰平爾雅志正爾筆端書而不法後世何觀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與著作等鳩集遺文并取前記撰爲國書假有新進時賢製作於此者恐閨門旣異出入生疑絃柱旣易善音或謬自十五年以來臣使國遷頻有南轅之事故載筆遂寢簡牘弗張其於書功錄美不其闕歟伏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寶崇祖宗之業景功未就奄焉殂落凡百黎瓘若無天地賴遇陛下體明獻之貞應保合之量恢大明以燭物履靜恭以和邦天清其氣地樂其靜不愆不忘率繇舊章可謂重明疊聖元首康哉惟先皇之開造物經綸浩曠加以魏典流製藻績垂篇窮理於有象盡性於衆變可謂日月出矣無幽不燭也記曰善迹者欲人繼其行善武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又曰無周公之才不得行周公之事今之親王可謂當之矣然

先皇之茂猷聖遠今王之懿美洞鑒准之前代其德
靡悔也時哉時哉可不光炤哉合德二儀者先皇之
陶鈞也齊明日月者先皇之洞炤也慮周四時者先
皇之茂功也合契鬼神者先皇之玄燭也遷都改邑
者先皇之鑒也思同書軌者先皇之遠也守在四夷
者先皇之畧也海外有截者先皇之威也禮繇岐陽
者先皇之義也張藻岱郊者先皇之仁也鑾幸函漢
者先皇之智也變代南遷者先皇之禮也外中告成
者先皇之肅也親度宗社者先皇之敬也袞實無闕
者先皇之充也開物成務者先皇之貞也觀乎人文
者先皇之蘊也革弊創新者先皇之志也孝慈道洽
者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二十加以謙尊而光爲
而弗有者可謂四三皇而六五帝矣誠宜功書於竹
素聲播於金石臣竊謂史官之達者大則與日月齊
明小則與四時並茂其大者孔子左丘是也小者史
遷班固是也故能聲流於無窮義昭於來裔是以金
石可滅而風流不泯者其唯載籍乎諺曰相門有相
將門有將斯不唯其性蓋言習之所得也竊謂天文
之官太史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故尚書稱羲和
世掌天地之官張衡賦曰學乎史氏斯蓋世傳之義

也若夫良冶之子善知爲裘良弓之子善知爲箕物
豈有定習串則知耳所以言及此者一職不修事多
淪曠天人之際不可須臾闕載也是以談遷世而功
立彪固世而事成此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著龜也
然前代史官之不終業者有之皆陵遲之世不能容
善是以平子去史而成賦伯喈通閣而就志近替晉
之世有佐郎王隱爲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晝則
樵薪供爨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
馬紹勅尚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於私家末
世之弊乃至如此此史官之不遇時也今大魏之史

職則身貴祿則親榮優哉游哉式穀休矣而典謨弗
恢者皆有以也而故著作漁陽傅北平陽尼河間
邢產廣平宋弁昌黎韓顯宗等竝以文才見舉著述
是同皆登年不永弗終茂績前著作程靈虬同時應
舉共掌此務今從他職官非所司唯崔光一人雖不
移任然得官兩兼故載述致闕臣聞載籍之興繇於
大業雅頌番薦起於德美雖時有文質史有備畧然
歷世相仍不改此度也昔史談誠其子遷曰當世有
美而不書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見美孔明在蜀不以
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譏取之深哀史談之志賢亮

遠矣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臣雖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草茅自疎敢言及於此語日患爲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爲臣誠不知強欲爲知耳竊尋先朝賜臣名彪者遠則擬漢史之叔皮近則准晉史之紹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佩荷恩澤死而後已今所求者乞一靜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官給事力以充所須雖不能光啓大錄庶不爲飽食終日耳近則期月不就遠也三年有成正本蘊之麟閣副貳藏之名山時司徒北海王祥尚書令王肅以其無祿頗相賑餉遂在秘書省同王隱故事白衣修史歲餘史業竟未及就然區分書體皆彪之功

張彞宣武時爲光祿大夫表曰竊惟皇王統天必以窮幽爲美盡理作聖亦假廣採成明故詢於芻蕘著之國什與人獻箴流於夏典不然則美刺無以得彰善惡有時不達逮於兩漢魏晉雖道有污隆而被繡傳檄未始闕也及惠帝失御中夏分離劉符專據秦西燕趙迭制關左姚夏繼起五涼競立致使九服搖搖民無定主禮儀典制此焉堙滅暨大魏應曆撥亂登皇翦彼鯨鯢龕靖神縣數紀之間天下寧一傳輝七帝積聖如神高祖遷鼎成周永茲八百偃武修文

憲章斯改實所謂加五帝登三王民無德而名焉猶且慮獨見之不明欲廣訪於得失乃命四史觀察風謠臣時忝嘗伯充一使之列遂得仗節輝金宣恩東夏周歷於齊魯之間徧馳於梁宋之域詢採詩頌研檢獄情庶片言之不遺與美刺之俱顯而才輕任重多不遂心所採之詩竝始申白而值鑿輿南討問罪宛鄧臣復忝行軍樞機是務及輦駕之返膳御未和續以大諱奄臻四海摧慕遂爾推遷不及聞徹未幾叨收秦藩違離闕下繼以譴疾相纏寧丁八歲嘗恐所採之詩永淪丘壑是臣夙夜所懷以爲深憂者也

陛下垂日月之明行雲雨之施察臣徃罪之濫矜臣貧病之切旣蒙崇以祿養復得拜掃丘墳明白友朋無所負愧且臣一二年來所患劇尋省本書粗有髣髴凡有七卷令寫上呈伏願昭覽勅付有司使魏代所採之詩不湮於丘井臣之願也

陽尼爲著作卽好學博通羣籍奏佛道宜在史錄後

冊府元龜 論議

卷之五百五十八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正訂正

知歐寧縣事臣孫以敬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國史部 六

論議

北齊陽休之為通直散騎侍郎與魏收等修國史魏收立高祖本紀取平四胡之歲為齊元收在齊州恐史官改奪其意上表論之武平中收還朝勅集朝賢議其事休之立議從天保為限斷魏收存日猶兩議

冊府元龜 國史部

卷之五百五十八

未决收死後便動諷內外發詔從其議

李德林爲通直散騎侍郎魏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勅集百司會議收與德林書曰前者議文總諸事意小如混漫難可領解今便去隨事條列幸爲留懷細加推逐凡言或者皆是敵人之議旣聞人說因而探論耳德林復書曰即位之元春秋嘗義謹按魯君息姑不稱卽位亦有元年非獨卽位得稱元年也議云受終之元尚書之古典謹按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伐殷三年踐奄四年逮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論者或以舜禹受終爲天子然則周公以臣禮而死此亦稱元非獨終爲帝也蒙示儀文扶病省覽荒情迷識暫得發蒙當世君子必無橫議唯應閣筆贊成而已輒謂前二條有益高議仰見議中不錄謹以寫呈收重遺書曰惠示二事感佩殊深以魯公諸侯之事非小爲疑息姑不書卽位舜禹亦不言卽位息姑雖攝當得書元舜禹之攝元理也周公居攝乃云一年救亂似不稱元自無大傳不得尋討一之與元其事何別更有所見幸可論之德林答曰攝之與相其義一也故周公攝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漢曹植曰如虞翼唐

或云高祖身未居攝灼然非理攝者專賞罰之名古
今事殊不可以禮爲斷陸機見舜肆類上帝班瑞羣
后便云舜有天下不須格於文祖也欲使晉之三王
異於舜攝竊以爲舜若堯死獄訟不歸便是夏朝之
益何得不須格於文祖也若使用王者禮便曰卽真
則周公負扆朝諸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帝乎斯不
然必知高祖與舜不殊不微從士衡之謬或以爲書
元年者當時實錄非追書也大齊之興實繇武帝謙
匪受命豈直史也比觀論者聞追舉受命之元多有
河漢但言追數受命之歲情或安之似所怖懼者元

字耳事類朝三是許其一年不許其元年也按易黃
裳元吉鄭玄注云如舜試天子周公攝不殊傳雖無
元字一之與元無異義矣春秋不言一年一月者欲
使人君體元以居正此蓋史之婉辭非一與元別也
漢獻帝苑圖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爲賊寧肯蜀
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衡自尊本國誠如高議欲
使三方鼎峙同爲霸名習氏漢晉春秋意在是也正
司馬炎兼并許其帝號魏之君臣吳人竝以爲賊寧
肯當塗之世云晉有受命之徵史者編年也故魯號
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史又無有事而書年

者是重年驗也若欲高祖事謙冲即須號令皆惟魏氏便是編魏年紀魏事此卽魏末功臣之傳豈復皇朝帝紀者也陸機稱紀元立斷或以正始或以嘉平來哲議云赤雀白魚之事恐晉朝之議是并論受命之元非上代終之斷也公議云陸機不議元者是所未喻願更思之陸機以刊本著於虞書龕黎見於商典以蔽晉朝正始嘉平之議斯又謬矣唯可二代相涉兩史竝書必不得以後朝創業之迹斷入前史若然則世宗高祖皆天保已前入魏氏列傳不作齊朝帝紀可乎此旣不可彼復何證

後周檮虬爲太祖丞相府記室亂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爲鑒誠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直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以還密爲記註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規救其惡者也且著述之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伏惟陛下則天稽

古勞心庶政開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事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敢以愚管輕冒上聞乞以瞽言訪之衆議事遂施行

唐劉允濟則天長安中爲鳳閣舍人修國史允濟嘗云史官善惡必書言成軌範使驕主賊臣有所知懼此亦權重理合貧而樂道也昔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視之如浮雲爾但百寮善惡必書足爲千載不朽之美談豈不勝哉

朱敬則長安中爲正諫大夫平章事兼修國史敬則請擇史官上表曰國之要者在乎記事之官是以五帝玄風資其筆削三王盛事藉以垂名此才之難其難甚矣何以知其然昔平王東遷歷年數百齊桓之九合天下晉文之一戰諸侯秦穆遠霸西戎楚莊利盡南海禮樂人物間爾無聞今之所存獨載魯史向者魯無君子記傳則遺雄霸遠圖必墜於地可不惜哉只如齊周小國之主尚能留意於史冊齊神武嘗謂著作卽魏收曰卿勿見陳元康楊遵彥等在吾目前趨走謂吾以爲勤勞我後代聲名在於卿乎最是要事勿謂我不知及文宣卽位又嘗勅收曰好直筆

勿謂懼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又周文帝之爲相也納桀虬之說特命書法不隱其志在懲勸如此伏以陛下聖德鴻業誠可垂範將來儻不遇良史之才則大典無繇而就也且董狐南史豈知生於往代而獨無於此時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爾今若訪得其善者伏願勗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更超加美職使得行其道則天下幸甚

劉知幾字子玄爲太子中允修史中宗景龍中侍中韋巨源紀處納中書令楊再思兵部尚書宗楚客中書侍郎蕭至忠竝監修國史知幾以監修者多甚爲國史之弊蕭至忠又嘗責知幾著述無課知幾於是求罷史任奏記於至忠曰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氏之言尤所耽悅尋夫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尚書素王素臣斯稱徵婉志晦兩京三國班謝陳習闡其纂六朝江左王陸千孫紀其曆劉石僭號方策委於和張宋齊膺籙博史歸於蕭沈亦有汲塚古篆蟲穴殘編孟堅所亡葛洪傳其雜記休文所缺荀綽裁其拾遺凡此諸家其流蓋廣莫不曠彼泉藪尋其枝葉原始要終備知之矣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於論才范曄爲書盛言務其贊體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

哲者焉然自策名士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
觀終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
不可有伍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
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垂之不朽
藏之名山未聞藉以衆功方云絕筆惟後漢東觀大
集群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繇是伯度譏其不實公
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嗤之
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
自稱爲政駿每欲書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
不斷故白首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
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
府乃上蘭臺繇是史書所修載書爲博爰自近古此
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
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訪泐
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
况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
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
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
繇杜彼顏面訪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
林皆願長喙無聞齟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

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栖毫而縉紳咸誦夫孫盛實錄取嫉權豪于寶直言受譏朝士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奸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竝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命難行一國三公適從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監者

蓋總領之義如創紀編年則有斷限草傳叙事則有豐約或可畧而不畧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槩勤惰須等狀帙某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竝宜明立科條審言區域儻人思自免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徒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消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烏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於課責或云籍墳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

何時輟手竊以綱維不正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則止僕所以比者布心知已瀝懇群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爾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遼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竒接武僕旣功虧刻鵠筆未絕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惟明公足下哀而許之至忠惜其才不許解史任宗楚客嫉其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於何地也後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子玄曰自古已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籬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榱桷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爲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

李元紘爲中書侍郎開元中詔右丞相張說在家修史元紘奏曰國史者記人君善惡國政損益一字貶

褒千載稱之今張說在家修史吳兢又在集賢撰錄今國之大典散在數處且太宗別置史館在於禁中所以重其職而秘其事望勒說等就史館參詳撰錄則典冊舊章不墜矣從之

沈既濟爲左拾遺史館修撰既濟以吳兢撰國史以則天事爲本紀奏議非之日史氏之作本乎懲勸以正君臣以維邦家前端千古後法萬代使其生不敢差死不忘懼緯人倫而經世道爲百王準的不止屬辭比事以日繫月而已故善惡之道在乎勸誠勸誠之柄存乎褒貶是以春秋之義尊卑輕重昇降幾微鬻鬻雖一字二字必有微旨存焉况鴻名大統其可

以貸乎伏以則天皇后初以聰明睿哲內輔時政厥功茂矣及弘道之際孝和以長君嗣位而太后以專制臨朝俄又廢帝或幽或徙既而握圖稱錄移運革名北司鸞喙之蹤難乎備述其後五王建策皇運復興議名之際得無降損必將義以親隱禮從國諱苟不及損當如其嘗安可橫絕彝典超居帝籍昔仲尼有言必也正名故夏殷二代爲帝者三十世矣而周人通名之日王吳楚越之君爲王者百餘年而春秋書之爲子蓋高下自乎彼而是非稽乎我過者抑之

不及者援之不以弭滅不爲僭奪握中持平不振不
傾使其求不可得而蓋不可掩斯古君子所以損其
名也夫則天體自坤順位居乾極以柔乘剛天紀倒
張進以強有退非德讓今史臣追書當稱之爲太后
不宜曰上孝和雖追母后之命降居藩邸而體元繼
代本吾君也史追書宜稱曰皇帝不宜曰廬陵睿宗
在景龍已前天命未集徒稟何制假臨大寶於倫非
次於義無名史臣書之宜曰相王未宜曰帝若以得
失旣往遂而不舉則是非褒貶安所辨正載筆執簡
謂之何哉則天廢國家曆數用周正朔廢國家太廟
立周七廟鼎命革矣徽號易矣旂裳服色旣以殊矣
今安得以周氏年曆而列爲唐書帝紀徵諸禮經是
謂亂名且孝和繼天踐祚在太后之前而叙年製紀
居太后之下方之躋僖是謂不智詳今考古竝未爲
可或曰班馬良史也編述漢事立高后以續帝載豈
有非之者乎答曰昔高后稱制因其曠嗣獨有分王
諸呂負於漢約無遷鼎革命之甚况其時孝惠帝已
歿孝文在下宮中二子非劉氏種不紀呂后將紀誰
焉雖云其然議者猶爲不可况遷鼎革命者乎或曰
若天后不紀帝緒缺矣則二十二年行事何所繫乎

曰孝和以始年登大位以季年復舊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何所拘閔裂爲二紀昔魯昭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且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併天后紀今孝和紀每於歲首必書孝和所在以統之書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其制云云則紀稱孝和而事述太后俾名不失正而禮不違嘗名禮兩得人無間矣其姓氏名諱入宮之繇歷位之資才藝智畧別纂錄入皇后傳列於廢后王庶人之下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事雖不行而史氏稱之

李翱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翱以史記事不實奏曰臣謬得秉史館以記錄爲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奸臣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之事跡非大善大惡則衆無繇知之舊例皆訪問於人又取行狀益議以爲一據今之作行狀者非其門生卽其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此不惟其心不實苟欲虛美於所受恩者而已也蓋亦爲文者旣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其實溺於詞而棄其理故爲文則失六經之古風紀事則非史遷之實錄不如此則詞句鄙陋不

能自成其文章矣繇是事失其本文害於理而行狀
不足以取信若使指事書實不飾虛言則必有人知
其真僞不然者縱使門生故吏爲之亦不可謬作德
善之事而加之矣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說實直
載其詞則善惡功跡皆據事實足以自見矣假令傳
魏徵但記其諫事之詞自足以爲正直如傳段秀實
但記其倒用司農寺印以追逆兵又以象笏擊朱泚
自足以爲忠烈矣若考功視行狀之不依此者不得
受視依此乃下太嘗及牒史館太嘗定謚後亦以謚
議牒送史館則行狀之言縱未可以一一皆信與其
虛加妄言都無事實者猶山澤高下不同也史氏記
錄須得本末苟憑往例皆是虛言則使史官何所為
據伏乞下臣此奏使考功守行臣等要加事實輒敢
陳論制可

李德裕為司空平章事奏時政記起居注記修史體
例等伏以時政記長壽二年宰臣姚璹以為帝王謨
訓不可闕於紀述史官踈遠無因得書請自今以後
所論軍國政要宰臣一人撰錄號為時政記厥後因
循多闕紀述臣等商量爾後坐日每聞聖言如有慮
及生靈事關興替可昭示百代貽謀後昆者及宰臣

獻替謀猷有益風教竝請依國朝故事其曰知印宰
臣撰錄連署名封印至歲末送付史館起居注記比
者不逐季撰錄至有去官三五年後猶未送納者伏
以每度延英奏事後向外傳說三事猶兩事虛謬豈
有起居注記皆三數年後採拾得傳聞耳目已隔固
非實事向後起居注記望每季初即送納自前一季
文書與史館納訖具狀申中書門下史館受訖亦申
報中書門下其起居改轉便望以注記遲速為殿最
如有軍國大政傳聞疑誤仍許政事堂都見宰相等
臨時酌量如事已施行非閑機密者竝一向說所

與書存信實免有疑誤修史體例臣等伏見近日實
錄多云禁中言者伏以君上與宰臣及公卿言事皆
須衆所聞見方合書於史策禁中之語向外何繇得
之或得於傳聞多出邪佞便載史筆實累鴻猷向後
實錄中有如此類竝請刊削更不得以此紀述又宰
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議允愜必
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固有懲責在藩鎮獻表者有答
詔居要官啓事者亦合著明竝當昭然在衆人耳目
或取捨在於堂案或與奪形於詔勅前代史書載名
自奏議無不繇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其明

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實難取信向後所載群臣章奏其可否得失須朝廷共知者方可紀述密疏竝請不載如此則書之可法人皆守公愛惜之志不得褒貶之言必信伏見近日實錄事多紕繆若詳求撫實須舉舊章從之

韋籌爲左拾遺開成三年八月進書史解表共五通勅令史館商量進來者史館奏曰臣等謹按春秋尚書最爲前史事言異貫義體兩存今韋籌所著意實卽師古欲使本朝大典與千古同風然漢氏已還更立史法稽其指要事歸詳盡伏以聖唐馭宇向三百年聲教遠垂文物大備祖功宗德傳諸不朽本紀實錄之外復有注記典曆蓋史氏職司大懼簡畧久已著定遽難變更臣等參酌古今須歸的當况歷代編紀名號寔繁雖統制各殊悉傳示於後伏請以籌所進之書藏於史館待其著述功畢令與舊史兼行則國朝典法今古咸備從之

晉曹國珍爲左諫議大夫高祖天福四年國珍上章請於內外臣寮之中擇選才畧之士聚唐六典前後會要禮閣新儀大中統類律令格式等精詳纂集別爲一部商議今古俾無漏畧目之爲大晉政統用作

成規報詔曰國珍職居諫諍志在恢弘當其鼎社開
基乃欲象魏懸法請詳前代之編簡別創新朝之楷
模以示將來甚爲允當其詳議官宜差太子少師梁
文矩左騎嘗侍張允大理卿張澄國子祭酒唐洎大
理少卿高鴻漸國子司業田敏禮部郎中呂咸休司
勳員外郎劉濤刑部員外郎李知損監察御史郭延
升等一十人允洎等咸曰改前代禮樂刑憲爲大晉
政統則堯典舜典當以晉典革名列狀駁之曰作者
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苟非聖明焉能述作若運因革
故則事乃惟新或改正朔而變犧牲或易服色而殊

徽號是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易世不相襲禮
止於近代率繇舊章比及前朝是滋其日多因行事
之失改爲立制之初或臣奏條君行可否皆表其年
紀以姓名聚類分門成文作則莫不悉稽前典垂範
後昆述自聖賢歷於朝代得金科玉條之號設亂言
破律之防守而行之其來尚矣皇帝陛下運齊七政
曆契千年爰從創業開基莫不積功累德所宜直筆
具載鴻猷若備錄前代之編年目作聖朝之政統此
則是名不正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而身不美非
其實矣若翦截其詞此則是文不備也夫文不備則

啓事端而禮樂刑政於斯亂矣若改舊條而爲新制則未審何門可以刊削何事可以編聯旣當革故從新又須廢彼行此則未知國朝能守而不失乎臣等同共參詳未見其可况臣等學慙該古識昧折中當君上順道師古之時無臣下亂名改作之犯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疏奏其事遂寢

冊府元龜

路隨為翰林侍讀學士與中書舍人韋處厚同撰憲

宗實錄內永貞元年九月書河陽三城節度使元韶

卒不載其事迹隨等立議曰凡功臣不足以垂後而

善惡不足以為誠者雖富貴人弟書其卒而已陶青

劉舍許昌薛澤莊青翟趙周皆為漢相爵列通侯而

良史以為齷齪廉謹備員而已無能發明功名者皆

不立傳伯夷莊周墨翟魯建王符徐雅郭太皆終身

匹夫或讓國立節或養著書或出奇排難或守道避

禍而傳與周郡管晏同列故富貴者有所屈貧難者

有所伸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

啓事端而禮樂刑政於斯亂矣若改舊條而爲新
則未審何門可以刊削何事可以編聯旣當革故
新又須廢彼行此則未知國朝能守而不失乎臣等
同共參詳未見其可况臣等學慙該古識昧折中當
君上順道師古之時無臣下亂名改作之犯則天下
幸甚天下幸甚疏奏其事遂寢

册府元龜

路隨為翰林侍讀學士與中書舍人韋處厚同撰憲
宗實錄內永貞元年九月書河陽三城節度使元韶
卒不載其事迹隨等立議曰凡功臣不足以垂後而
善惡不足以為誠者雖富貴人弟書其卒而已陶青
劉舍許昌薛澤莊青翟趙周皆為漢相爵列通侯而
良史以為齷齪廉謹備員而已無能發明功名者皆
不立傳伯夷莊周墨翟魯建王符徐雅郭太皆終身
匹夫或讓國立節或養著書或出奇排難或守道避
禍而傳與周郡管晏同列故富貴者有所屈貧難者
有所伸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

稱焉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之下人到于今稱之然則志士之歆以光耀于後者何待于爵位哉富貴之人排肩之立卒不能自垂于後者德不修而輕義重利故也自古及今可勝數乎

李吉甫為相監修國史元和八年十一月宰臣伏以下候對于延英殿帝以時政記問于宰臣吉甫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左史記言今起居郎是也右史記動今起居舍人是也永徽中宰相姚璿監修國史慮興造滕之言或不下問因請隨奏對而記伏下以授史官今時政既是也帝曰其間或修或不修者何也吉甫對曰凡面奉德音未及施行總為機密固不可書以送史官其間謀議有發自臣下者又不可自書以付史官及事已行者制旨昭然天下皆得聞知即史官不記不待書以授也且臣觀時政記者姚壽長壽壽及壽罷而廢賈杭齊杭修身元及軌罷而事廢然則于政化者不虛美不隱惡謂之良史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訂正

新建縣舉人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國史部七

記注 譜牒 地理

記注

古者有左右史之職以記人君之言動蓋君舉必書善惡無隱所以申儆戒防佚豫斯注記之所繇作也非獨臨法坐按卿士而獨有載言書策之典至於歸

宴寢對誓御亦著夫簡牘之記焉周漢而下篇籍可
舉第其歲祀多所闕如或但紀編帙而遂忘姓氏隨
時隆廢與運休息至或慎簡方正之士典司筆削之
任參侍軒城備預應對故其流風嘉話在於前聽乃
有蘊良直之志膺記述之選克謹官守聿遵典訓俾
職業之修舉而國書之信實茲可謂匪懈而無諂者
矣

周穆王時內史作穆天子傳

體制與今起居注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

之副也得於汲冢書

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

至後漢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時起居似在宮

中為女史之職矣

後漢劉毅為平望侯時和熹鄧太后臨朝元初五年

毅以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記上書安帝曰臣聞

易載羲農而皇德著書述唐虞而帝道崇故雖明聖

必書功於竹帛流音於管絃伏惟皇太后膺大聖之

姿體乾坤之德齊蹤虞紀比跡任姒孝悌慈仁允恭

節約杜絕奢盈之源防抑逸欲之兆正位內朝流化

四海及元興延平之際國無儲副仰觀乾象參之人

譽援立陛下為天下主永安漢室綏靜四海又遭水

潦東州饑荒垂恩元元冠蓋交路菲薄衣食躬率群

臣

下損膳解驂以贍黎苗惻隱之恩猶視赤子克已引
 愆顯揚仄陋崇晏晏之政敷在寬之教興滅國繼絕
 世錄功臣復宗室追還從又蠲除禁錮政非惠和不
 圖於心制非舊典不訪於朝弘德洋溢充塞宇宙洪
 澤豐沛漫衍八方華夏樂化戎狄混并丕功著於大
 漢碩惠加於生人巍巍之業可聞而不可及蕩蕩之
 勲可誦而不可名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漢之舊典世
 有注記夫道有夷崇治有進退若善政不述細異輒
 書是為堯湯負洪水大旱之責而無咸熙假天之美
 高宗成王有雉雒迅風之變而無中興康寧之功也

上考詩書有虞二妃周室三母修行佐德思不踰國
 未有內遭家難外遇災害寬總大麓經營天物功德
 巍巍若茲者也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聖德頌以敷
 宣景耀勒勲金石懸之日月攄之罔極以崇陛下蒸
 蒸之孝帝從之

獻帝起居注五卷

史失所撰人
各氏後皆同

晉李軌撰秦始皇起居注二十卷

咸寧起居注十卷一
云二十卷泰康起居

注二十一卷元康起居注三十一卷咸和起居注十

六卷元康起居注一卷梁有永平元康永寧起居注

六卷又有惠帝起居注二卷永嘉建興起居注十三

卷已下本志失所撰人姓氏建武大興永昌起居注

九卷咸康起居注五卷隆和興寧起居注五卷咸安

起居注三卷泰和起居注六卷寧康起居注六卷泰

元起居注二十五卷隆安起居注十卷元興起居注九卷義熙起居注十七卷元熙起居注二卷

趙石勒時傳彪為大中大夫與賈滿江軌撰大將軍

起居注南燕起居注一卷

隋志失所撰人姓氏

宋劉道會撰晉起居注三百一十七卷

又永初起居注十卷已下

本志失所撰姓氏景平起居注五十五卷孝建起居注十二卷大明起居注十五卷又有景和起居注四卷明帝在藩注三卷泰始起居注十九卷泰豫起居注四卷梁有永元起居注二十卷昇明起居注六卷

南齊蘇侃初自太祖為太尉侃以諮議領錄事除黃

門郎後為上太尉諮議侃事上既久侃悉起居乃與

丘巨源撰蕭太尉記載上征伐之功

王恂之為國子博士兼著作撰永明起居注二十五

卷梁又有建元起居注十二卷隆昌延興建武起居注四卷中興起居注四卷

周顥為太子僕射兼著作撰起居注遷中書郎兼著

作如故

梁王僧孺為中書郎領著作撰起居注遷尚書左丞

領著作如故

又有大同起居注十卷隋書志失所撰人姓氏

周興嗣撰起居注職儀等百餘卷

徐勉為侍中嘗以起居注煩雜乃加刪為別起居注

六百卷

陳劉師知為中書舍人世祖勅師知撰起居注自永

定二年秋至天嘉元年冬為十卷

一云八卷天嘉起居注二十三卷本

志失所撰人姓氏天康光大起居注十卷
太建起居注五十六卷至德起居注四卷

後魏李伯尚高祖時為通直散騎侍郎勅撰太和起居注

房景先撰世宗起居注

陰道方李莊為尚書左士郎中修起居注

崔鴻為員外郎兼尚書虞曹郎中勅撰起居注

裴伯茂文藻富贍為散騎嘗侍典起居注

邢昕好學為太尉記室參軍吏部尚書李神雋奏昕

修起居注

封肅博涉經史位太學博士修起居注

韋讚為侍御中散高祖每與德沙門諮論往復纘掌

綴錄無所遺漏頗見知賞轉散騎侍郎

溫子昇孝莊時為主客郎中修起居注

北齊魏收後魏節閔時為散騎侍郎尋勅典起居注

陳元康為威烈將軍天保元年修起居注

後周薛寔仕後魏為中書侍郎修起居注

李彥魏孝武入關著作佐郎修起居注

柳虬西魏大統十六年遷中書侍郎修起居注仍領

丞事

盧柔遷中書侍郎兼著作撰起居注

王巖孫述襲封扶風郡公除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改封龍門郡公

隋開皇起居注六十卷

本志不書撰人姓氏

王劭爲散騎侍郎修起居注

唐溫大雅貞觀初爲禮部尚書著創業起居注三卷杜正倫爲給事兼知起居注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不所以不敢多言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史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有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太

宗大悅賜絲絹二百段

朱子奢爲諫議大夫貞觀九年十月子奢上表曰今月十六日陛下出聖旨發德音以起居紀錄書帝王臧否前代但藏之史官人主不見今欲親自觀覽用知得失愚以爲聖德在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有未喻大唐雖七百之祚天命無改至於曾玄之後或非上智但中主庸君飾非護短見時史直辭極陳善惡必不省躬罪已唯當致怨史官但君上尊崇臣下卑賤有一於此何地逃刑旣不能效朱雲庭折

董狐無隱排霜觸電無顧死亡唯應希風順旨全身
遠害悠悠千載何所聞乎所以前代不觀蓋爲此也
褚遂良爲諫議大夫貞觀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太
宗謂遂良曰卿知起居記錄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
否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
必書庶幾人主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
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
職當載筆君舉必書黃門侍郎劉洎曰設令遂良不
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太宗謂房玄齡曰國史何因
不令帝王觀見對曰國史旣善惡必書恐有忤旨故
不得見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今欲自看國史若有
善事固不須論若有惡事亦欲以爲鑒誠卿可撰錄
進來房玄齡遂刪畧國史表上太宗見六月四日事
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
友鳩叔牙而魯國寧朕知所以安社稷利萬代耳史
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卽改削直書其事至七月八日
又謂遂良曰爾知起居記何事善惡朕今勤行三事
望爾史官不書吾惡一則遠鑒前代敗事以爲元龜
二則進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則斥棄群小不聽讒言
吾能守之終不轉也鷹犬平生所好今亦罷之雖有

順時冬狩不踰旬而返亦不曾絕域訪奇異遠方求
 珍羞比日已來食無兼饌自非膏雨有年師行尅捷
 未嘗與公等舉杯酒奏管絃朕雖每日兢懼終藉公
 等輔翊各宜勉之二十二年二月七日太宗以鐵勒
 諸蕃歸國謂群臣曰吾知勞逸不同者有二鐵勒解
 辦歸國去危就安邊夷無事豈不逸樂而寤髮之地
 盡為齊人古昔已來書史不載今日起居記朕功業
 亦為勤勞

蘇冕曰貞觀中每日朝退後太宗與宰臣
 參議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繇
 是貞觀注記政事稱為畢備及高宗朝會端拱無言
 有司唯奏辭見二事其後許敬宗李義府用權多妄
 論奏恐史官直書其短遂奏令隨
 文便出不得備聞機務因為故事

姚璿則天長壽初為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舊制左右史唯得對仗承旨仗下已後謀議皆不預
 聞以為帝王謨訓不可遂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史
 官無從得書遂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即宰相一
 人專知撰錄號為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
 時政記自璿始也

趙退翁與賈耽盧邁為相貞元十二年正月耽邁皆
 假故退翁獨對於延英德宗問曰近日起居注所記
 何事退翁奏曰古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人君動止有
 事言隨即記錄今起居之職也國朝自永徽已後起

居唯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得聞其事注記
但出於已制勅內採錄更無他事所以長壽中姚璿
知政事以爲親承德音謀訓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
繇得書遂請仗下後所言軍國政要宰相專知撰錄
號爲時政記每送史館無何此事又廢帝曰君舉必
書義存勸誡既有時政記宰臣宜依故事爲之
庾敬休元和十二年爲起居舍人上疏求復故事勅
記事記言史官是職昭其法誠著在典嘗如聞近者
難得詳實思有釐改用存舊章舉而必書朕所深望
自今以後每坐日宰臣及諸司對後如有事可備勸

誠合紀述者委其日承旨宰相宣示左右起居令其
綴錄仍准舊例每季送史館以爲嘗例自隋氏因前
代史官起居注故置起居舍人以紀君舉國朝因之
貞觀初置即而省舍人顯慶中始兩立分侍左右伏
下秉筆隨宰相入禁殿命令謨猷皆得詳錄若伏在
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
翰皆即螭首之均處繇是諺傳謂螭頭有水官旣密
侍號爲清美永徽之後始與百官仗下俱退長壽年
中姚璿爲相以史官不聞獻替表請宰臣一人撰錄
軍國政要號爲時政記隨月移之史官館及起居旣

錄自宰臣事同銘述於是推美讓善之義行而信史直書之義闕旣而歲月稍久樞務復繁注記漸簡未幾皆廢其後執事者時或修綴百無一二而左史所守猶因於制勅時存筆削至於右史以職在記言但編集詔書繕寫而已至是敬休上疏累請於時宰臣皆樂復焉旣陳奏而制行故事漸復公議稱美周輝開成二年二月爲考功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兼權知起居舍人事文宗每御紫宸殿與宰臣決事多召左右史問所宜施行輝屢承顧問旣改尚書郎復兼左史其後左右史故有當轉官必令兼領自輝始也

裴素爲起居郎與起居舍人張次宗閣內召對時文宗復故事每入閣左右執筆立於螭頭下宰臣奏事得以備錄或宰臣奏事罷召左右史顧問以決所疑故開成中帝與宰臣之言詳於史氏

楊嗣復開成三年爲宰相上言陛下躬勤庶政超邁百王每對宰臣日旰忘倦正衙決事二史在前便殿坐日全無紀錄長壽初宰臣姚璿奏置時政記旋卽不行貞元中宰臣趙退翁請行故事無何又廢恭惟聖政必在發明今請每致延英坐日對宰臣徃復之

詞闕德化刑政之事委中書門下直日紀錄月終送付史館所冀帝猷不墜國史有倫時同列多不便之事竟不行

魏謩爲起居舍人開成四年十月乙卯文宗於紫宸殿對百寮遣閤門使就謩取注記謩奏曰臣以自古置此以爲聖王鑒誠陛下但爲善事勿謂臣不書如陛下所行錯誤臣不書之天下之人皆得書之臣以陛下爲太宗文皇帝乞陛下許臣比職褚遂良帝曰我向前亦曾取看謩曰自是向前起居不詳故事臣今豈得陷陛下爲非若陛下覽之後自此文字須有迴避如此則善惡不直如何遺後取信帝遂止

鄭朗開成中爲起居郎初太和末風俗稍奢文宗恭勤節約興革其風宰臣等言曰陛下躬儉節用風俗已移長裾大袂漸以減損若更令戚屬絕其侈靡不慮下不從教帝曰此事亦難戶曉但去其泰甚自以儉德化之朕聞前時內庫唯二錦袍飾以金烏一袍玄宗幸溫湯時御之一與貴妃當時貴重如此今奢靡豈復貴之料今富家徃徃皆有左街副使張元昌便用金唾壺昨因李訓已誅之矣時朗執筆螭頭下宰臣退帝謂朗曰適所議論卿記錄未吾試觀之朗

對曰臣執筆所記便為名史伏准故事帝王不可取
 觀昔太宗欲覽國史諫議大夫朱子奢云史官所述
 不隱善惡或主非上智飾非護失見則致怨所以義
 不可觀又褚遂良曰今之起居即古之左右史也記
 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
 觀史帝曰適來所記無下否臧見亦何爽乃宣謂宰
 臣曰鄭朗引故事不欲朕見起居注夫人君之言善
 惡必書朕恐有平嘗閑說不關理體垂諸將來竊以
 為耻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以誠醜言朗遂
 進之

後唐趙熙為起居郎明宗天成二年八月熙奏今後
 凡內中公事及詔書奉對應不到中書者伏乞委內
 臣一人旋具抄錄月終闕送史館勅宜令樞密院學

士闕至錄送

長興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史館奏當館應諸處及諸司闕送到合編錄公事外

伏准舊制國朝有時政記并起居注並合送館以備
 纂修近代已來闕行此事只以每遇入閣兼內殿起
 居朝臣侍制轉對公事逐人抄送當館如有顯有類
 行逐司闕報到者旋據逐件一一於日曆收記其有
 直下所司并行之事當館無繇得知若只憑本官供
 到所奏狀本未免簡編不備本末難窮已後待制轉
 對公事等除顯具頒行闕送到館外應有直下所司
 及不行未行之事伏乞宣付當館旋依次第編錄其
 時政記起居注并內庭逐日合書日曆亦乞相次逐
 旋奉勅朝臣起居入閣奏對公事奏覆後宜付史館
 宜依其時政記起居注續候勅處分

李崧為端明殿學士清泰二年史館上言自明宗朝每見宰臣節度使為軍民政事有所敷陳或宸旨宣揚此闕道理唯近臣聞聽外面不知先朝時詔樞密直學士聞至於奏對時記錄逐季下史館以備纂修自今年四月後詔李專美記錄今以改官其記錄望別差官乃詔崧記錄

晉趙瑩為相監修國史瑩奏請循近例依唐明宗朝凡有內庭公事及言動之間委端明殿學士或樞密院學士侍立冕旒繫日編錄逐季送當館其百司公事亦望逐季送館旋要編修日曆從之

天福四年十一月史館奏

案唐長壽二年右丞姚璩奏帝王謨訓不可闕文然伏下所言軍國政事請令宰臣一人撰錄號時政事至唐明宗朝又委端明殿學士撰錄逐季付史館伏乞遵行者勅宜令宰臣一員撰述

周李穀為宰臣監修國史顯德元年十月奏日竊以自古王者咸建史官君臣獻替之謀皆須備載家國安危之道得以直書歷代已來其名不一人君言動則起居注劄自累朝輔相經綸時政記興於前代然後采其事實編作史書蓋緣聞見之間須有來處記錄之際得以審詳今之左右起居即古之左右史也唐文宗朝命其官執筆立於殿階螭頭之下以紀政事後則明宗朝命端明殿及樞密直學士皆輪修日

曆旋送史館以備纂修降及近朝此事皆廢今後欲
望以諮詢之事裁制之規別命近臣旋具抄錄每當
修撰日曆即令封送史臣從之因命樞密院直學士
起今後於樞密使處逐月抄錄事件送付史館先是
太祖
黜王峻為商州司馬既出之後慮其史筆不直因宣
取開國已來日曆讀之史臣以不知禁密機事恐成
漏畧相與為憂及世宗嗣位亦畱
意於史傳因共起請為編修之備

譜牒

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而後之命氏其義有
九蓋號謚爵國官字君事職之謂也以至姓系蕃衍
譜牒散逸繇是博雅君子圖而籍之紀其閥閱辨其

流品使宗派之不紊而人物之惟叙參於部錄垂之
軌範自世本起於漢氏昭穆著於晉家宋齊以還迄
於唐室作者相繼寔繁有徒皆能沿波而討源因枝
而振葉別生分類於是乎在若夫錫士之制著於夏
書司商所掌表於周典斯乃稽古之大訓非可以忽
焉

漢劉向撰世本二卷

晉摯虞為尚書即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
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為
足以備物致用廣多聞之益

賈弼為員外散騎嘗侍好簿狀大披群族所撰十八

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二十卷士庶畧無遺闕其

子孫代傳業

又云宋王弘劉湛竝好其書弘日對千客不犯一人諱

郭須為襄陽令撰魏晉世譜十卷

宋劉湛為選曹撰百家譜

隋書有劉湛百家譜二卷

何承天撰姓苑一卷

南齊王儉撰百家譜十卷

又云劉湛撰百家譜以助銓序傷於寡畧儉復加之

得繁簡之衷

賈淵撰氏族要狀及人名竝行於世

王逡之續王儉百家譜四卷南族譜二卷百家譜拾

遺一卷

賈希鏡昇明中高帝嘉希鏡世學取為驃騎將軍武

陵王國郎中令歷大司馬司徒府參軍竟陵王子良

使希鏡撰見容譜出為句容令先是譜學未有名家

希鏡祖弼之廣百氏譜記專心習業晉太元中朝廷

給弼之令史書史撰定譜寫藏秘閣及左戶曹希鏡

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

精悉皆如貫珠當時莫比永明中衛將軍王儉抄次

百家譜與希鏡恭懷撰定建元初希鏡遷長水較尉

儉人王秦寶買襲琅瑯譜尚書令王晏以啓明帝希

鏡被收當極法子樓長謝罪稽顙流血朝廷哀之免
希鏡罪後爲北中郎參軍卒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
竝行於時

梁顧協撰異姓苑五卷

王僧孺爲北中郎南康王諮議參軍入直西省知撰
譜事先是尚書令沈約以爲晉咸和初蘇峻作亂文
籍無遺後起咸和二年以至於宋所書竝皆詳定竝
在省下左戶曹前廂謂之晉籍有東西二庫此籍旣
竝精詳定可寶惜位官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一十
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旣立此科人奸互起僞狀巧籍

歲月滋廣以至於齊患其不實於是東堂較籍置郎
令史以掌之競行奸貨以新換故昨日卑細今日便
成士流凡此奸巧竝出愚下不辯年號不識官階或
注隆安在元興之後或以義熙在寧康之前此時無
此府此時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五詔書
甲子不與長曆相應較籍諸郎亦所不覺不才令史
固自忘言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咸闕職繇
於此竊以晉籍所餘宜加寶愛武帝以是留意譜籍
州郡多罹其罪因詔僧孺改定百家譜始晉太元中
員外散騎嘗侍郎平陽賈弼篤好簿狀乃廣集衆家

大搜群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

二卷凡諸大品畧無遺闕藏在秘閣副在左右又云僧孺

為譜八十卷東南一族別為一部不在百家之數

傳昭為散騎嘗侍博洽古今尤善人物魏晉官宦簿

伐姻通內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隋書有傳昭撰百家譜十五卷

陳顧野王撰顧氏譜傳十卷

後魏高諒為驍騎將軍造親表譜錄四十許卷自五

世已下內外曲盡覽者服其傳記

封偉伯撰封氏本錄六卷

宋會撰姓系譜錄五十篇

盧懷仁撰中表錄二十卷

元暉業撰後魏辯宗錄二卷

後周明帝集公卿已下摺採衆書目自義農以來訖

於魏末叙為世譜凡五百卷

隋劉善修撰諸劉譜三十卷

宋嘉撰世本四卷已下隋志不書朝代

賈執撰百家譜二十卷又撰姓氏英賢譜一百卷按

有王宣新集諸州譜十二卷又別有諸姓譜一百一十六卷益譜四十卷關東關北譜三卷梁武帝總管

境內十八州譜六百九十卷

漢氏帝王譜三卷已下本志不書撰人姓氏

州府元覽譜牒一

齊帝譜十卷

百家世譜十卷

百家譜鈔五卷

後魏皇帝宗族譜四卷

魏孝文劉姓族牒一卷

後齊宗譜一卷

益州譜三十卷

冀州姓族譜二卷

洪州諸姓譜十一卷

吉州諸姓譜八卷

江州諸姓譜十一卷

諸州雜譜八卷

袁州諸姓譜八卷

揚州譜鈔五卷

京兆韋氏譜二卷

謝氏譜一十卷

楊氏血脉譜一卷

楊氏家譜狀并墓記一卷

楊氏枝分譜一卷

楊氏譜一卷

北地傳氏譜一卷

蘇氏譜一卷

氏族要狀十五卷

復姓苑一卷

齊永元中表簿五卷

唐高士廉為禮部尚書貞觀十二年正月士廉與行

黃門侍郎韋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兼中書侍郎岑

文本撰氏族志百卷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

一家分為九等以甄士庶太宗稱善頒賞進級各有

差時議以山東人士好自矜夸雖復累業陵遲猶恃其舊地女適佗族必多求聘財太宗惡之以為甚

傷教義乃詔士廉與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於是譜牒仍憑

據史傳考其真偽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撰為氏族志士廉乃類其等第以進太宗曰我與山東崔盧

李鄭舊既無嫌為其世代衰微全無冠蓋猶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間則多邀錢幣才識既下而偃仰自高

販鬻松楨依託富貴我不解人間何為重之只緣齊家唯據北梁陳僻在江南當時雖有人物偏僻小國

不足可貴至今猶以崔盧王謝為重我平定天下四海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顯著或忠孝可稱或學藝

通博所以擢用見居三品以上欲共寒代舊門為親縱多輸錢帛猶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譜者欲重崇

今朝冠冕何因崔幹猶為第一等昔漢高祖是山東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貴卿等讀書見其行

迹至今以為美談心懷尊重卿等不貴我官爵耶不須論敷土已前止取今日官職高下作等級遂以崔

幹為第三等及書成凡一百卷詔頒於天下賜士庶物千段

李守素為天策府倉曹尤善譜學妙識人物自宋晉

以降四海士流及周魏已來諸勳貴等華戎闕闕靡不詳究人有問者應若撞鐘繇是當時號爲肉譜嘗與虞世南等六人同直學館其夜七夕內出珍饌有教賦詩因共談人物初言江左東南猶相酬對及言北臺諸姓次第如流顯其歷葉皆有據證世南但撫掌而笑不復能答旣而言曰肉譜定可畏許敬宗因謂世南曰李倉曹以善人物乃得此名雖爲美事然非雅目君旣言成準的宜當有以改之答曰卿言是也昔任彥昇善談經籍前代稱爲五經筭今日倉曹爲人物志可乎杜如晦等咸以爲佳焉

呂才爲太嘗丞高宗永徽初修姓氏錄

許敬宗撰姓氏譜二百卷

路敬淳爲太子司議郎兼知弘文館直學士自魏晉已來官品姓氏敬淳無不究其始末撰著姓畧二卷傳於代又撰衣冠系錄六十卷

柳冲爲左散騎嘗侍中宗神龍三年五月冲上表曰臣聞乾元資始而庶物形焉人倫旣肇而族類詳焉姓氏之初代本著其義昭穆之序周譜列其風漢晉之年應摯明宗系之說齊梁之際王賈述衣冠之源使夫士庶區分懲勸攸寄昭之後代寔爲盛典自魏

太和已降作者彌繁或以八族品人倫或以九等量地胃爰洎今日年祀以淹冠冕之家興衰不一胥原爨卻有降夷品許史袁楊一時各盛豈可以曩時之褒貶爲當今之軌模原始要終有所未允伏惟應天皇帝陛下誕膺靈命大庇蒼生道冠義軒風踰韶夏損益前載垂範後昆帝緒皇源與天冲而比大良才人物掩姬漢而飛聲理當自我作古牢籠古昔豈可闕於著紀無示將來臣願得叙大唐之隆修氏族之譜使九圍仰止百代承風豈不大哉豈不盛哉帝從之遂命尚書左僕射魏元忠及修史官工部尚書張錫禮部侍郎蕭志忠岑義兵部侍郎崔湜刑部侍郎徐堅工部侍郎劉憲左補闕吳兢等與柳冲依據氏族志重加修撰仍令取其高名盛德素業門風國籍相傳士林標準次復勲庸克懋榮絕當朝中外相輝譽兼時望者各爲等列其諸蕃酋長曉襲冠帶者亦別爲一品目爲唐姓族系錄二百卷

竇懷貞玄宗先天中爲左僕射與侍中魏知古中書令蕭志忠崔湜中書侍郎陸象先左散騎賞侍柳冲太子詹事徐堅左庶子劉子玄等奏上所修姓族系錄二百卷

劉知幾為太子中允修國史自負史才嘗慨時無知
 已乃委國史於著作郎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十五卷
 譜考三卷推漢氏為陸終苗裔非堯之後彭城叢城
 里諸劉出自宣帝子楚孝王囂曾孫司徒居巢侯劉
 愷之後不承楚元王交皆案據明白正前代所誤雖
 為流俗所譏學者服其該博

賈至為著作郎肅宗乾元元年撰百家類例十卷

柳芳為右金吾衛騎曹參軍史館修撰代宗命芳撰

皇室系圖譜

又云永泰二年太常博士柳芳撰皇室永泰譜二十卷上之

王涯為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憲宗元和七年七月撰

姓纂十卷成上之

李衢為屯田郎中文宗開成三年四月與沔王府長

史林贊進所撰皇唐玉錄一百五十卷四年為大理

少卿又奉勅撰皇后譜謀

柳璟為翰林學士開成四年閏正月奏今月十二日

面奉進止以臣先祖所撰皇室永泰新譜事頗精詳

令臣自德宗皇帝至陛下御極已來依舊樣修續伏

請宣付宰臣詔宜令宗正寺與柳璟計會修撰仍令

戶部量供紙筆

地理

周官大司徒掌邦之土地之圖以周知九州地域廣
 輪之數辯其五土之名物邦國都鄙畿疆之制又有
 土訓誦訓之職以詔地事以道方志備夾車之間焉
 自黃軒之世疆理方國唐虞所記頗為簡畧三代之
 後方策斯著遷固以來載籍彌廣蓋夫史氏之所職
 司典之攸記或承制以論譔或守官而采綴或繼世
 善述乃至名家或驅傳經塗樂於稽古形之油素參
 於部錄制作之美燦然可觀昔蕭相入秦獨收圖書
 以知天下阨塞戶口疆弱而成大業信有旨哉
 堯以伯禹為司空作禹貢一篇

周孔子為魯大司寇述職方以除九丘

漢東方朔為大中大夫撰十洲記一卷

張騫為即使月氏撰出關志一卷

司馬遷為太史令作河渠書其序曰維禹浚川九州

攸寧爰及宣陽決瀆通溝

後漢班固為郎典較秘書撰漢書述地理志兩卷其

序曰坤作墜勢高下九則墜古地字九則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也自黃

唐經畧方國燮定東西疆理南北三代損益降及秦

漢革劃五等制立郡縣劃音初限切畧表山川彰其剖判

又述溝洫志一卷其叙曰夏乘四載百川是導唯河

為難災為後代商竭州移奏决南涯河竭而商亡秦始皇决河移灌

大梁遂自茲岨漢北亡八支本有九河今文陘棗野

武作瓠歌陘音因文帝塞河於酸棗也河决瓠子武帝親臨埤功不成而作歌成有平

年後遂滂沱成帝治河已平爰及溝渠利我國家

趙岐為衛尉多所述作著三輔史錄傳於時序曰三

輔者本雍州之地世世從公卿大夫吏二千石及高

貴皆以陪諸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風不但繫於

詩之秦幽也其為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

趨勢進權唯利是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耳能聽而

聞故老之言日能視而見衣冠之疇心能識而觀其

賢愚嘗以玄冬夢黃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真與余

寤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

近從建武已來暨於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書玉石

朱紫繇此定矣故謂之史錄岐恐時人不盡其意故

隱其書唯以示同郡嚴象

蜀譙周為光祿大夫撰三巴記一卷

吳顧啓期撰婁地記一卷

晉裴秀為司空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

易後世說者或疆牽引漸以闇昧於是甄摘舊文疑

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

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

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秘府其序曰圖書繇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秘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名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鹿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深入其岨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近遠山川險易征路迂直較驗圖記用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阡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爲地圖十八面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謂也三曰道理所以定所繇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日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較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則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理則施之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較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

者參而考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筭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廻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秀又撰春秋土地名三卷一云裴秀容撰

周處義與陽羨人著風土記三卷

陸機為著作即撰雒陽記一卷

賀循為吳國內史撰會稽記一卷

戴祚撰西征記一卷

張渤撰吳地記一卷

顧席撰吳郡記一卷

蓋泓撰朱崖傳一卷

宋盛弘之為臨川王侍即撰荊州記三卷

沈懷遠為武康令撰南越志

謝靈運為御史中丞免官東還永嘉撰遊名山志一卷

居名山志一卷

雷次宗豫章南昌人撰豫章記一卷

范曄為宣城太守撰後漢書郡國志五卷其序曰漢書地理志記天下郡縣本末及山川奇異風俗所至矣今但錄中興已來郡縣改易及春秋三史會同征

伐地名以爲郡國志凡前志有縣名今所不載者皆世祖所并省也前無今有者後置也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

南齊宗測不就徵辟嘗遊衡山七領著衡廬山記
乳道爲衛軍掾著三吳史錄

劉澄之爲郎官尚書撰永初山川古今記二十卷
梁沈約爲尚書令撰宋書一百卷內郡州志四卷
任昉爲秘書監著地記二百五十二卷

蕭子顯爲太尉錄事著齊書州郡志一卷

裴子野爲著作郎掌國史撰方國使圖一卷廣述懷
來之盛自要服至於海表凡二十國

吳均爲奉朝請撰廟記一十二州記十六卷
庾仲容爲尚書左丞抄衆家地理書一十卷

陶弘景丹陽秣陵人除奉朝請尤明山川地理方圖
產物撰古今州郡記

陳顧野王爲大著作掌國史撰分野樞要一卷輿地
志三十卷

江德藻爲散騎嘗侍爲中書郎劉師知使北齊德藻
撰聘北道里記三卷師知撰聘遊記三卷

姚察爲吏部尚書使隋著西聘道里一卷

後魏闕駟撰十三州志

劉芳爲通直散騎常侍撰徐地錄一卷

楊銜之撰雒陽伽藍記五卷廟記一卷

北齊魏收爲中書令兼著作卽撰後魏書地形志三卷

後周薛寔爲御正大夫撰西京記三卷引據該洽世稱其博聞焉

姚最案十會撰孝行記十卷

隋庾季才高祖開皇初爲通直散騎常侍詔季才與其子賢撰地形志八十七卷

崔熙爲起居舍人煬帝大業五年受詔與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之善更令虞世基許善心衍爲六百卷

裴矩大業中爲吏部侍郎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畧諸裔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又撰高麗風俗一卷

卽茂大業中爲尚書左丞撰隋州郡圖經一百卷許善心大業中爲給事卽撰方物志二十卷

諸葛穎大業中爲著作卽撰鑾駕北巡記三卷幸江

都道里記一卷雒陽古今記一卷

唐姚思廉初仕隋爲河間郡司法書佐煬帝令與崔祖濬修區宇圖志

房玄齡太宗貞觀中爲司空與中書令褚遂良等撰晉書地理志兩卷

漢王泰初封魏王太宗時令泰府中別置文學館任自引召學士官給酒饌泰於是奏引著作郎蕭德言

秘書郎顧喬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就府撰括地志五百五十卷奏上之

顏師古高宗時爲禮部侍郎監修國史永徽元年撰隋書地理志三卷

許敬宗爲中書令顯慶三年五月帝以西域盡平遣使分往康國及吐火羅等國訪其風俗物產及古今

廢置畫圖以進因命史官撰西域圖志六十卷敬宗監領之書成學者稱其該博焉

賈耽德宗時爲左僕射平章事貞元十四年十月進九州圖并別錄六卷通錄四卷表十卷表日臣聞楚

左史倚相能讀九丘晉司空裴秀創制六體則爲圖之新意臣雖愚昧夙所師範累蒙拔擢遂忝台司雖

歷踐職任誠多曠闕而率土山川不忘寤寐其大圖

外簿四海內別九州必藉精詳乃可摹寫見更續集
續輿畢功然而隴右一隅久淪蕃寇職方失其圖記
境土難以區分輒和課虛徵採綴輿議畫關中隴右
及山南九等圖一軸伏以洮湟舊墟連接監牧甘涼
右地控帶朔陞峽路之偵候交通軍鎮之守備衝要
莫不近意就實依稀像真如聖恩遣將護邊新書授
律則靈慶之設險在目原會之封畧可知其諸州諸
軍須論里數人額諸山諸水須言首尾源流圖上不
可備書憑據必資記注謹撰別錄六卷又黃河爲四
瀆之宗西戎乃群羗之帥臣并研尋史課剪棄浮詞

聲所聞知編爲四卷通錄都成十卷文義鄙朴伏增
慙悚謹隨表奉進答詔褒之十七年上海內華夷圖
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表日臣聞地以傳
厚載物萬國綦布海以委輸環外百蠻繡錯中夏則
五服九州殊俗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昔母
丘出師東銘不耐其英奉使西抵條枝菴菜乃大澤
無涯蜀賓則懸度作險或道里迥遠或名號改移古
來通儒罕遍詳究臣弱冠之歲好聞方言筮仕之辰
注意地理究觀研考垂三十年絕域之比隣異蕃之
習俗梯山獻琛之路乘舶來朝之人咸窮竟其源流

訪求其居處闖闖之行賈戎舶之遺老莫不聽其言而掇其要間閭之瑣語風謠之小說亦皆收其是而芟其僞然商周以降封畧益明承曆數者八家渾區宇者五姓聲教所及惟唐爲大秦皇罷侯置守長城起於臨洮孝武却地開邊障塞限於雞鹿東漢則哀牢諸吏西晉則俾離結轍隋室列四郡於卑和海西創三州於扶南江北遼陽失律因而棄之高祖神堯皇帝誕膺天命奄有四方太宗繼明重熙柔遠能通踰大蹟通道北至仙娥於骨利幹置玄闕州高宗嗣守丕績克廣前烈遣單車齎詔西域葱山於波刺斯

丘疾陵府中宗復配天之業不失舊物睿宗含光大之量惟新永圖玄宗以大孝清內以無爲理外大宛驥騮歲充內廐與貳師之窟兵贖武豈同年哉肅宗掃平氛祲澤潤生人代宗剗除殘孽彝倫攸叙伏惟陛下以上聖之姿當太平之運敦信明義履德包元惠養黎蒸懷柔遐裔故瀘南貢麗水之金漢北獻吾吾之馬玄化洋溢率土霑濡臣幼切磋於師友長趨侍於軒墀自揣孱愚叨榮非據鴻私莫答夙夜兢惶自興元元年伏奉進止令臣修撰國圖旋即充使魏州汴州幽鎮東維東郡間以衆務不遂專門績用久

虜憂愧彌切近乃力衰朽竭思慮殫所聞見叢於丹
 青謹令工人畫海內華夷圖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
 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別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縮
 四極於纖縞分百郡於作繪宇宙雖廣舒之不盈庭
 舟車所通覽之咸在目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
 四十卷中國之禹貢為首外夷以班史發源郡縣紀
 其增減蕃落叙其衰盛前地理書以黔州屬酉陽今
 則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國為安息今則改入康
 居凡諸舛謬悉從釐正隴西北地流播於永初之中
 遼東樂浪陷屈於建安之際曹公棄陜北晉氏遷江
 南緣邊累經侵盜故墟日致堙毀舊史撰錄十得二
 三今書搜捕所獲大半周禮職方以淄青為幽州之
 浸以華山為荆河之鎮既有乖於禹貢又不出於淹
 中多聞闕疑詎敢編次其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
 以朱今古殊文執翫簡易臣學謝小成才非博物伏
 波之聚米開示眾軍鄼侯之圖書方知阨塞企慕前
 哲嘗所寄心輒罄陋庸多慙紕畧無任戰惕之至帝
 覽而善之孰好地理學四方之使及自蕃虜來者必
 與之坐問其土地山川之所終始凡三十
 年所聞既備因撰海內華夷圖人有披
 圖以問其都邑者皆書其事實事無虛詞
 袁滋貞元中為祠部郎中持節入南詔慰撫因使行

州府元覽地理

著雲南記五卷

李吉甫憲宗時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分天下諸鎮紀山川險易故事各寫其圖於篇首為五十四卷號為元和郡國圖

孔述睿宗元和中為史館修撰精於地理之學重修國史地理志時稱詳究

田牟文宗時為入吐蕃使太和八年四月進宣索入蕃行記圖一軸并圖經八卷

許康佐宣宗時為集賢學士撰九鼎記四卷周張昭仕晉為戶部侍郎與起居郎賈縡等撰唐史

地理志四卷

冊府元龜

國史部